

大代修華嶽廟碑 歲月見本文

右大代修華嶽廟碑按魏書文成帝興光二年三月已亥改元為太安故魏書興光無二年而此碑云

集本有興光二年三月甲午立者蓋立碑後六日始改元

也其曰闡皇風於五葉者自道武明元太武至於文

成纔四世爾太武之弒南安王余立不踰年亦被弒

不得成君集本無此十九字而景穆太子文成父也追尊為

帝立廟稱宗故以為世也魏自道武天興元年議定

國號羣臣欲稱代而道武不許乃仍稱魏自是之後

無改國稱代之事今魏碑數數有之碑石當時所刻

不應妄但史失其事爾由是言之史家闕繆可勝道

哉然予於史家非長故書之以待博學君子也嘉祐

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三十日書昔在南謙自號醉翁晚又更號六一居士

右真蹟

又

按魏書文成帝興光二年三月己亥改元太安而此

碑書二年三月甲午立蓋立碑後六日乃改元故碑

猶得稱二年也其曰闡皇風於五葉者自道武明元

太武至於文成纔四世爾太武之弒南安王余立不

踰年亦被弒不得成君為一世而景穆太子文成父

也追尊爲帝立廟稱恭宗故以爲世也魏自道武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羣臣欲稱代而道武不許乃稱魏自是之後無改國稱代之事今魏碑數數有之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誤但史失其事爾由是言之史家闡繆多矣 右真蹟

後魏孝文北巡碑 歲月見本文

右魏孝文北巡碑云太和二十一年修省方之典北臨舊京又云涉西河出平陽斜順唐逵指遊咸櫟路邇龍門逶紆雕軒按後魏本紀是歲正月己巳北巡二月次太原至平城四月幸龍門以太牢祭夏禹遂

幸長安汎渭浮河迺東歸與此碑所書皆合也碑無題首故依本紀爲北巡碑也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書 右真蹟

後魏定鼎碑 歲月見本文

右魏定鼎碑景明三年建在今懷州流俗謂之定鼎碑也景明魏宣武年號也碑云定鼎遷中之十年按魏孝文以太和十七年遷都洛陽至此景明三年蓋十年矣 右集本

後魏石門銘 歲月見本文

右魏石門銘云此門蓋漢永平中所穿自晉氏南遷

斯路廢矣皇魏正始元年漢中獻地襄斜遂開假節
龍驤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羊祜祠開創舊路詔遣左校
令賈三德共成其事起四年十月訖永平二年正月
畢功其餘文字尚完而其大略如此石門在漢中所
謂漢永平中所穿者乃明帝時司隸校尉楊厥所開
也厥自有碑述其事甚詳正始永平皆後魏宣武年
號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 右真蹟

後魏神龜造碑像記 歲月見本文

右神龜造碑像記魏神龜三年立余所集錄自隋以
前碑誌皆未嘗輒棄者以其時集本無有所取於其

也然患其文辭鄙淺又多言浮屠然獨其集本字

畫徃徃工妙惟後魏北齊差劣而又字法多異不知

其何從而得之遂與諸家相戾亦意其夷狄昧於學

問而所傳訛繆爾然錄之以資廣覽也此碑字畫時

時遒勁尤可佳也神龜孝明年號按魏書集本有神龜二字

三年七月辛卯改元正光而此碑是月十五日立不

知辛卯是其月何日也當俟治曆者推之嘉祐八年

七月十一日書 右集本

東魏任城王造浮圖記 歲月見本文

右任城王造浮圖記不著其名云武定四年建武定

東魏孝靜年號也按後魏書景穆皇帝子雲雲子澄集本有子相襲為任城王其後國絕不封其去孝靜集本有子時差遠不知武定四年王任城者為誰也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東魏造石像記歲月見本文

右東魏造石像記其碑云大魏武定七年歲次己巳武定孝靜年號也今世所行曆譜惟龔穎運曆圖與今亳州宋退相紀年通譜為最詳而以穎所書推之武定七年歲當己巳與此碑合而武定止於八年是歲庚午東魏滅其事與東魏北齊書亦合而通譜以

七年為戊辰八年為己巳又有九年為庚午而東魏滅按孝靜以後魏大統十六年滅是歲庚午則知宋公所記甲子不繆惟武定不當有九年而七年不得為戊辰此其失爾蓋孝靜始即位改元天平盡四年而五年正月改為元象今通譜天平止於三年以四年為元象蓋自元象以後遞差一年故以武定七年為戊辰也苟不見斯碑則運曆圖與通譜二家得失其何以決右集本

魏九級塔像銘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魏九級塔像銘不見書撰人名氏蓋北齊時人所

作也其年號見於文者三曰真君九年者後魏太武
號也又曰武定四年者東魏孝靜號也又曰天保三
年者北齊文宣號也按高洋以後周大統十六年受
東魏禪是歲庚午改元天保三年壬申此碑云歲在
涸灘是矣碑文淺陋蓋鄙俚之人所為惟其字畫多
異往往竒怪故錄之以備廣覽集本有治平元年三
云字月廿三日書

北齊常山義七級碑 歲月見本文

右不著書撰人名氏文為聲偶頗竒怪而字畫亦佳
往往有古法碑云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儀同三司

綦連公以天保九年造浮圖天保齊文宣年號也北
齊書有綦連猛而不為常山太守都督儀同等官不
知此所謂綦連公者何人也嘉祐八年九月二十日
書 右真蹟

又

右常山義七級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文辭聲偶而其
怪書字頗有古法其碑首題云慕容儀同麴常山石
氏諸邑義七級之碑其文云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
儀同三司綦連公以天保九年為國敬造七級浮圖
一區至天統中使持節都督瓜州諸軍事驃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瓜州刺史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頻陽
縣開國子樂平縣開國男慕容樂及散騎常侍郎驃
騎大將軍前給事黃門侍郎繕州大中正食新市縣
幹新除常山太守麴顯貴與功曹石子和等增成之
蓋北齊時碑也綦連公不見其名北齊有綦連猛不
爲常山太守不知此何人而慕容樂官兼刺史太守
並封兩縣不可詳也食縣幹入官銜蓋當時之制亦
不可詳也義者衆成之名猶若今謂義井之類也
集本

永樂十六角題 附出

右永樂十六角題名不著年月列名人甚多皆無顯
者莫可考究不知爲何時碑其字畫頗怪而不精似
是東魏北齊人所書十六角者庸俗所造佛塔其後
又書云造十六角鎮國大浮圖則知爲塔矣其謂之
十六角只見此碑而後魏時又有常山義七級碑蓋
當時俚俗語類皆如此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
右真蹟

魯孔子廟碑 附出 興和三年

右魯孔子廟碑後魏北齊時書多若此筆畫不甚佳
然亦不俗而往往相類疑其一時所尚集本當自有
法又其點畫多異故錄之以備廣覽右真蹟

北齊石浮圖記 歲月見本文

右齊造石浮圖記云河清二年歲在癸未河清北齊高湛年號也碑文鄙俚而鐫刻訛繆時時字有完者筆畫清婉可喜故錄之又其前列題名甚多而名特竒怪如馮戩郎馮貴買之類皆莫曉其義若名野义伽耶者蓋出於浮圖爾自胡夷亂華以來中國人名如此者多矣最後有馮黑太者予謂太亦音撻意隋未有劉黑闥吳黑闥皆以此為名者太闥轉寫不同爾然隋去北齊不遠不知黑闥為何等語也 右集本

後周大像碑 大象二年

右周大像碑宇文氏之事迹無足采者惟其字畫不俗亦有取焉翫物以忘憂者惟怪竒變態真偽相雜使覽者自擇則可以忘倦焉故余於集古所錄者博矣嘉祐八年六月二日書 右真蹟

集古錄跋尾卷第四

魏受禪碑

元第七

受禪

此下字往返一作互

魏公御上尊號表

元第七十三

鉅一作

鍾繇表元第九

小字二字上一有而字

劉熹學生家碑元第三十五

賈逵碑元第八十

鄧艾碑元第七十五 或然此下一有也字

谷府君碑元第五十二

吳國山碑元第三百四

南鄉太守頌元第九十二 後晉武帝一有陰城當魏晉時蹟

無城時二字集本有之

南鄉太守碑元附九 紀德一作之德

南鄉太守碑陰元第九 二卷一作三卷

碑陰官屬何其多邪蓋通從史而盡列之當時猶

於其間以取士人故吏亦清修其勢然耳

右莆陽蔡君謨書今十年矣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七

日一有此五十六字

陸階碑元第七百

蘭亭叙元第九十六 數家一作諸家嘉祐八年六月一作十月

日一有此八字

范文度模本蘭亭叙蔡君謨題跋附

右軍蘭亭序最著今世尚有塌本秘閣一本蘇才翁

一本周越一本猶有氣象存焉今觀撫做蓋得之

矣嘉祐壬寅五月廿六日莆陽蔡襄

同前

又唐末真蹟寂寞真蹟唐室真蹟於世真蹟此下闕

也真蹟此下有嘉祐七年五月

樂毅論元第八論石此下一

王獻之法帖元第八

又元第三

晉賢法帖元第七沆真蹟無

晉七賢帖元第七

宋文帝神道碑元第四鐫刻一作墓碑此下一宋

世此下一士人一作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書一有此

宗愨母墓誌元第一

齊鎮國大銘像碑元第一

南齊海陵王墓銘元第八

右海陵王墓銘南齊謝朓撰海陵王者齊文惠太子之次子也名昭文初明帝鸞既廢鬱林王昭業而立昭文又廢為海陵王而殺之鸞立是為明帝按朓傳朓當海陵王時為驃騎諮議領記室又掌中書郎後遷尚書吏部郎此誌題云長兼中書侍郎臣謝朓立而傳不書朓為侍郎也按齊書劉俊

為長兼侍中魏臨淮王或為長兼御史中尉南北
史多有蓋長兼似當時兼官之稱如唐檢校官也
此與前本不同故兩存之

梁智藏法師碑元第六十二余於一無可佳一作所短一無

陳張慧湛墓誌銘元第六十三

智永書千字文元第六十四

大代修華嶽廟碑元第六十五興光無一作無元也一作

於史家一作

後魏孝文北巡碑元第六十八

後魏定鼎碑元第六十九

石門銘元第七百九

神龜造碑像記元第七十四

任城王造浮圖記元第七十五

東魏造石像記元第七十九退相一作後魏此下

立在位十大統二字上一記甲子一作首尾此以決此有
七年十字有至字一記甲子首尾此以決此有
然後知余之集錄不為無益也治
平元年閏五月九日書二十二字

九級塔像銘元第七十七

常山義七級碑元第七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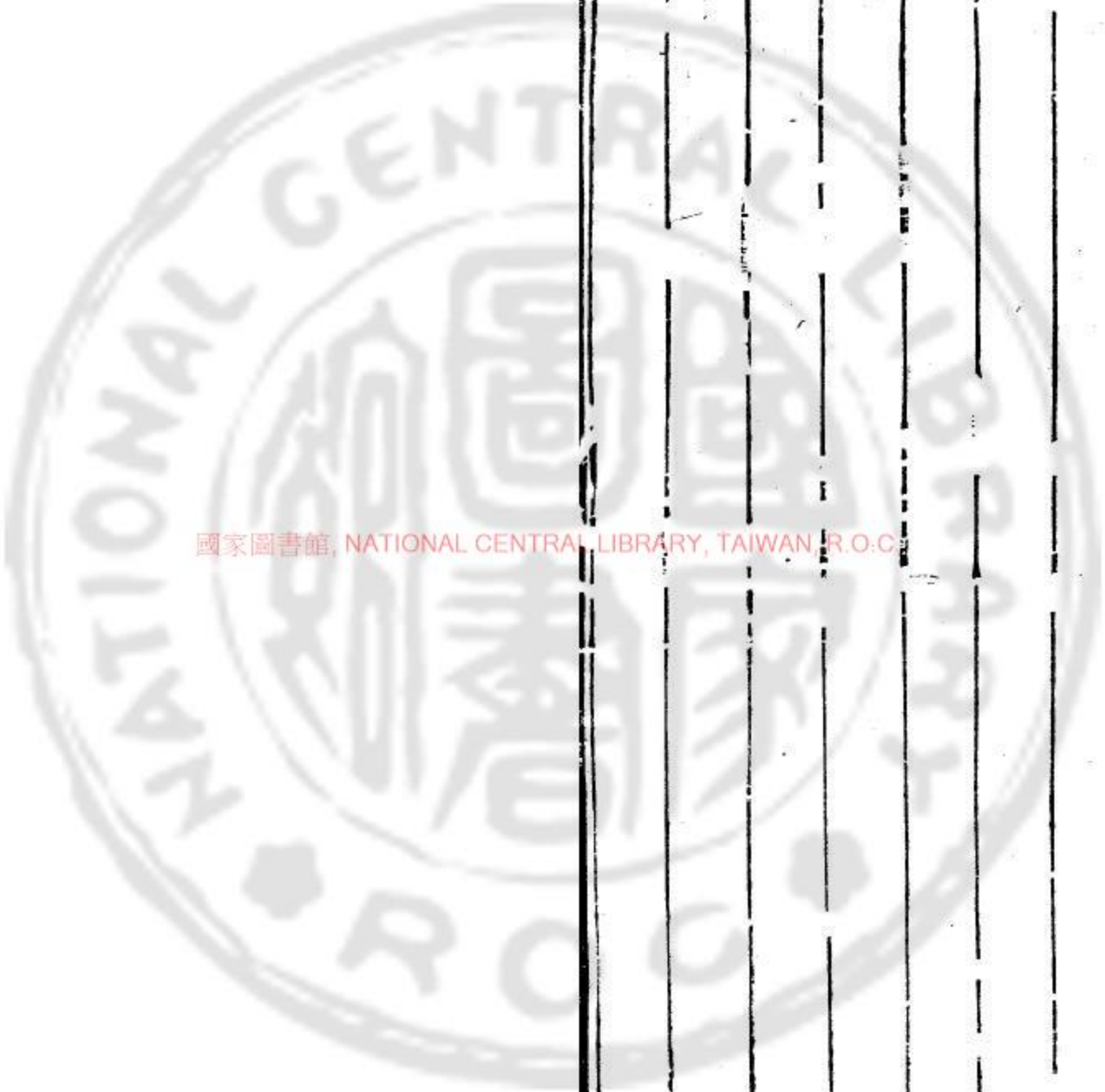
永樂十六角題元第七十五

魯孔子廟碑元第七十九

北齋石浮圖記元第九百

後周大像碑元第八百

合圖卷之百二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集古錄跋尾卷第五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三十八

隋老子廟碑

開皇二年

右老子廟碑隋薛道衡撰道衡文體卑弱然名重當

時余所取者特其字畫近古故錄之唐人二字集本

所題唐人姓名字皆不俗亦可佳也右真蹟

隋朱敞碑

開皇五年

右朱敞碑敞者榮從弟身伯之子也按敞傳云字

乾羅而此碑字天羅傳云為金州總管而碑又為徐

州總管碑文雖殘闕然斑斑尚可讀其述徐州事頗

多事為史家不取可不書其官蓋闕繆也其字不



同亦當以碑為是余於集錄正前史之闕繆者多矣
治平元年二月十六日書右真蹟

隋龍藏寺碑開皇六年

右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撰不著書人名
氏字畫道勁有歐虞之風隋開皇六年建在今鎮州
碑云太師上柱國大威公之世子左威衛將軍上開
府儀同三司使持節恒州諸軍事恒州刺史鄂國公
金城王孝僊奉勅勸造州人一萬共造此寺其述孝
僊云世業重於金張器識逾於許郭然北齊周隋諸
史不見其父子名氏不詳何人也右集本

又開皇六年

右隋龍藏寺碑齊張公禮撰龍藏集本無寺已發此
碑今在常山府署之集本無二字門書字頗佳第不見其
人姓名爾碑以隋開皇六年立後題二字集本作石張公禮
猶稱齊按周武帝建德六年虜齊幼主高常齊遂滅
後四年隋建開皇之號至六年齊滅蓋集本有十年
矣集本有不公禮尚稱齊官集本無何也嘉祐八年
九月廿九日書右真蹟

隋太平寺碑開皇九年

右太平寺碑不著書撰人石氏南北文章至於陳隋

其弊極矣以唐太宗之政治幾乎三王之盛獨於文章不能少變其體豈止積習之勢其來也遠非久而衆勝之則不可以驟革也是以羣賢奮力壅闕交除至於元和然後蕪穢蕩平嘉禾秀草爭出而葩華美實爛然在目矣此碑在隋尤爲文字淺陋者疑其俚巷庸人所爲然視其字畫又非常俗所能蓋當時流弊以爲文章止此爲佳夫文辭既爾無取而浮圖固吾儕所貶集本所以錄於此者第不忍棄其書爾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書右真蹟

隋李康清德頌開皇十一年

右李康清德頌不著書撰人名氏文爲聲偶而字畫奇古可愛康隴西狄道人也其碑首題云大隋冠軍將軍太中帥都督恒州九門縣令隴西李君清德之頌予在河北時遣人於廢九門縣城中得此碑字多訛闕其後題十一年歲在辛亥大將軍在酉二月癸丑朔十二日甲子建年上有二字訛闕不可識按隋書開皇十一年歲在辛亥其二字乃開皇也大將軍在酉之說出於陰陽家前史不載而此碑見之古集本

隋梁洋德政碑開皇十一年

右隋梁洋德政碑在今蔡州新息隋開皇十一年行

參軍事

四字集本
作參軍

裴玉與州人為息州刺史梁洋建

寶塔表德政碑按隋書志後周於新息置息州至大業中州廢也右真蹟

隋韓擒虎碑

開皇十五年

右韓擒虎碑不著書撰人名氏而以隋高祖為今上乃隋人所撰碑文屢言元字獨於名下去之若避唐諱此不可知也今以碑文考隋書列傳其家世官勲大略多同惟其在齊為河長防主大都督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白超防主轉洪超防主傳皆無之又遷和州刺史而傳為利州皆史官之闕誤當以碑

為是而傳載閻羅王事甚怪而碑無之使其實有碑

不宜

集本
作應

不書以此見史家之妄也治平元年六月

十日書

右真蹟

隋陳茂碑

開皇十八年

右陳茂碑不著書撰人名氏而字畫精勁可喜隋書列傳載茂事尤多闕繆傳云高祖為隋國公引為寮佐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在官十餘年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後數載卒而碑歷敘為高祖寮佐時官傳雖不書可也其自為黃門侍郎後又為行軍元帥長孫覽司馬又為蜀王府長史太僕卿判黃門

侍郎上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等官史氏皆不書
蓋其闕也又據碑茂為蜀王長史而傳為益州總管
司馬碑為太僕卿而傳云太府皆史家之繆也碑云
茂字延茂史亦闕治平甲辰秋社日書 右真蹟

隋蒙州普光寺碑 仁壽元年

右蒙州普光寺碑蒙州者漢南陽郡之育陽縣也應
劭曰育水出弘農盧氏南入于沔故後人於育加水
為滄陽西魏置蒙州隋仁壽中改為滄州又為滄陽
郡唐為縣屬金州碑仁壽元年建猶曰蒙州既而遂
改滄州矣碑無書撰人名氏而筆畫適美翫之亡 集

作倦蓋開皇仁壽以來碑碣字書多妙而往往不著
名氏惟丁道護所書常自著之然碑石在者尤少余
每與蔡君謨惜之自大業已後率更與虞世南書始
盛既接於唐遂大顯矣治平元年正月七日書 右真蹟

隋丁道護啓法寺碑 仁壽二年

此書兼後魏遺法與楊家本微異隋唐之交善書
者衆皆出一法道護所得最多楊本開皇六年去
此十七年書當益老亦稍縱也甲辰治平初月十

曰莆陽蔡襄記

右啓法寺碑丁道護書蔡君謨博學君子也於書尤

稱精鑒余所藏書未有不更其品目者其謂道護所書如此隋之晚年書學尤盛吾家率更與虞世南皆當時人也後顯於唐遂為絕筆余所集錄開皇仁壽大業時碑頗多其筆畫率皆精勁而徃徃不著名氏每執卷惘然為之歎息惟道護能自著之然碑刻在者尤少余家集錄千卷止有此尔有太學官揚褒者喜收書畫獨得其所書興國寺碑是梁正明中人所藏君謨所謂揚家本者是也欲求其本而不知碑所在然不難得則不足為佳物古人亦云百不為多一不為少者正謂此也治平元年立春後一日太廟齋

官書右真蹟

隋鉗耳君清德頌大業六年

右不著書撰人名氏其碑首題云大隋恒山郡九門縣令鉗耳君清德之頌大業六年建字畫有非歐虞之學不能至也碑云君名文徹華陰朝邑人也本周王子晉之後避地西戎世為君長因以地為姓曾祖靜仕魏為馮翊太守祖朗成集二州刺史父康周荆安寧鄧四州總管別駕安陸龍門二郡守而前史皆不載碑在今廢九門縣中余為河北轉運使時求得之右集本

隋廬山西林道場碑 大業十三年

右廬山西林道場碑渤海公撰公為隋太常博士時作不著書人名氏而字法老勁疑公之書也西林道場者偽趙將竺氏捨公出家名曇現始居于此晉太和二年光祿卿陶範始為現弟子慧永造寺而號西林按兩京記隋嘗更名佛寺為道場此碑大業十三年建也顏魯公寓題碑陰百餘字尤奇偉今附于碑後 右集本

又

右西林道場碑渤海公撰公在隋為太常博士時作

不著書人名氏字畫道勁世或以為公自書公時年尚少又字法與公書不同不知何人書也按 集本有兩京記隋改佛寺為道場此碑大業中建故謂之道場也 右真蹟

唐孔子廟堂碑 武德九年

右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并書余為童兒時嘗得此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後二十餘年復得斯本則殘缺如此 二字集本作矣因感夫物之終弊雖金石之堅不能以自久於是始欲集錄前世之遺文而藏之 殆集 速今蓋十有八年而得千卷可謂富哉嘉祐八年九

月二十九日書右真蹟

千文後虞世南書歲月未詳

右虞世南所書言不成文乃信筆偶然尔其字畫精妙平生所書碑刻多矣皆莫及也豈矜持與不用意便有優劣耶集本也熙寧辛亥續右真蹟

唐德州長壽寺舍利碑武德六年

右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不著書撰人名氏碑武德中建而所述乃隋事也其事迹文辭皆無取獨錄其書爾余屢歎文章至陳隋不勝其弊而怪唐家能臻致治之盛而不能遽革文弊以謂積習成俗難於驟變

及讀斯碑有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挂分叢迺知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士無賢愚以為警絕豈非其餘習乎右集本

唐幽州昭仁寺碑貞觀三年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群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為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各集本皆數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為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為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尔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

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錄也治平甲辰秋分後一日書右真蹟

唐呂州普濟寺碑

貞觀二年許敬宗撰

右呂州普濟寺碑呂州者霍邑也唐高祖義兵起太原始破宋老生於此義寧元年乃以霍邑趙城汾西靈石四縣置霍山郡武德元年更曰呂州太宗十七年遂廢也右集本

唐衛國公李靖碑

貞觀三年許敬宗撰附此

右李靖碑許敬宗撰唐初承陳隋文章衰弊之時作譽務以浮巧為工故多失其事實不若史傳為詳惟

其官封頗備史云為撫慰使而碑云安撫使其義無異而後世命官多襲古號蓋靖時未嘗有撫慰使也由是言之不可不正又靖為刑部尚書時以本官行太子左衛率其封衛國公也授濮州刺史蓋太宗以功臣為世襲刺史後雖不行皆史宜書集本有而不字其餘略之可也故聊志之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書右真蹟

唐顏師古等慈寺碑

貞觀二年

右等慈寺碑顏師古撰其寺在鄭州汜水唐太宗破王世充竇建德乃於其戰處建寺云為陣亡士薦福

唐初用兵破賊處多大抵皆造寺自古創業之君其
英豪智略有非常人可及者矣至其卓然信道而知
義則非積學誠明之士不能到也太宗英雄智識不
世之主而牽惑習俗之弊猶崇信浮圖豈以其言浩
博無窮而好盡物理為可喜邪蓋自古文姦言以惑
聽者雖聰明之主或不能免也惟其可喜乃能惑人
故余於集本有本紀譏其牽於多愛者謂此也治平
元年清明後一日書右真蹟

隋郎茂碑貞觀五年

石隋郎茂碑李百藥撰其弟穎亦有碑在今鎮府北

大墓林中余為都轉運使時得之隋書列傳言茂卒
於京師此碑云從幸江都而卒史氏之繆當以碑為
正右集本

又

碑在大墓林中余為都運使時得之殆今蓋二十年
矣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上御延和放進士許將
等及第明日歇泊假閑閱遂書隋書列傳言茂卒于
京師此碑云從幸江都而卒史氏之繆當以碑為正
焉右真蹟

唐郎穎碑貞觀五年

右唐郎穎碑李百藥撰宋才書字畫甚偉穎父名基
字世業而李百藥書穎世次但云父世業又書穎兄
茂碑亦然考其碑文有皇基締構之言則基字當時
公私無所諱避而於書世次四字集本作百藥書穎父字而不名
不詳其義也是以君子貴乎博學集本有穎事唐為
大理卿隋唐之時史定律令蓋法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書右真蹟

唐郎穎碑陰題名歲月未詳

右郎穎碑陰題名柱國府僚佐三十二人常山公府
國官一百七人合一百三十九人為一卷柱國府長
史司馬掾屬各一人諮議記室司倉司功司戶司兵

司鎧司法司田司士參軍事各一人又有參軍事五
人行參軍十人典籤三人常山國官國令大農各一
人常侍侍郎國尉各二人典衛六人舍人四人城局
廟長學官各一人食官廐牧各四人典府長一人典
府丞二人親事七十五人穎以正觀四年卒此蓋唐
制也右集本

唐九成宮醴泉銘貞觀六年

右九成宮醴泉銘唐秘書監魏徵撰歐陽率更書九
成宮即隋仁壽宮也太宗避暑於宮中而乏水以杖
琢地得水而甘因名醴泉焉右集本

唐歐陽率更臨帖

歲月未詳同是
率更書附此

右率更臨帖吾家率更蘭臺世有清德其筆法精妙
迺其餘事豈止士人模楷雖海外夷狄皆知為貴而
後裔所宜勉旃庶幾不殞其美也 右真蹟

唐岑文本三龕記 貞觀十五年

右三龕記唐兼中書侍郎岑文本撰起居郎褚遂良
書字畫尤奇偉在河南龍門山山夾伊水東西可愛
俗謂其東曰香山其西曰龍門龍門山壁間鑿石為
佛像大小數百多後魏及唐時所造惟此三龕像最
大乃魏王泰為長孫皇后造也 右集本

唐孟法師碑 貞觀十六年

右孟法師碑唐岑文本撰褚遂良書法師名靜素江
夏安陸人也少而好道誓志不嫁隋文帝居之京師
至德宮至唐太宗十二年卒年九十七 右集本

唐皇甫忠碑 貞觀十四年

右皇甫忠碑著作佐郎李儼撰忠為秦州龍門令歲
滿縣民前左勳衛裴公隱等一千三百人申省請留
八座報云公等請來遲晚縣令今已替訖好人堪用
縣國共須豈一縣士庶獨懷悌悌悌作惜所請不允忠
以唐太宗時為令當時臺省文字如此可愛秦州者

義寧元年以河中之汾陰龍門置治汾陰武德二年徙治龍門太宗十七年州廢今碑後列縣人姓名有錄事鄉長鄉老里正縣博士助教佐史等今之縣吏惟錄事里正其名在爾右集本

唐辨法師碑

顯慶三年當載是李儼撰附此可後

右辨法師碑李儼撰薛純陀書純陀唐太宗時人集本其書有筆法其道勁精悍不減吾家蘭臺意其當時必為知名士而今世人無知者然其所書亦不傳於後世余家集錄可謂博矣所得純陀書祇此而已如其所書必不止此而已也蓋其不幸埋沉泯滅

非余偶錄得之則遂不見于世矣迺知士有負絕學高世之名而不幸不傳於後者可勝數哉可勝歎哉治平元年閏五月晦日書右真蹟

唐孔穎達碑貞觀二十二年

右孔穎達碑于志寧撰其文磨滅然尚可讀今以其可見者質於唐書列傳傳所闕者不載穎達卒時年壽其與魏鄭公奉勅共修隋書亦不著又其字不同傳云字仲達碑云字冲遠碑字多殘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傳之繆不疑以冲遠為仲達以此知文字轉易失其真者何可勝數幸而因余集錄所得以正

其訛舛者亦不為少也乃知余家所藏非徒翫好而已其益豈不博哉集本無此六字治平元年端午日書右真蹟

唐薛稷書 貞觀永徽之間

薛稷書刻石者余家集錄頗多與墨蹟互有不同唐世顏柳諸家刻石者字體時時不類謂由模刻人有工拙昨日見楊褒家所藏薛稷書君謨以為不類信矣凡世人於事不可一槩有知而好者有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能知者褒於書畫好而不知者也畫之為物尤難識其精麤真偽非一言可達得者各以其意披圖所賞未必是秉筆之意也

昔梅聖俞作詩獨以吾為知音吾亦自謂舉世之人知梅詩者莫吾若也吾嘗問渠最得意處渠誦數句皆非吾賞者以此知披圖所賞未必得秉筆之人本意也 右集本

唐益州學館廟堂記 永徽元年顏育意書

高駘之名於義不安頗疑有意得於古碑之訛缺尔存之以俟博學者 右集本

唐徐王元禮碑 成亨三年

右徐王元禮碑崔行功撰趙仙客書元禮唐高祖子也以碑考傳年壽官闕悉同而碑云使持節徐譙泗

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又云贈太尉使持節大都督
冀相貝滄德 魏博等八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傳云
為徐州都督又云贈冀州八都督傳既簡略又都無
法而碑之所書亦失也蓋刺史非兼州之官都督非
一州之號碑云持節徐譙四三州諸軍而傳獨為徐
一州刺史此其失也當如前史持節秦涼州諸軍事
秦涼二州刺史乃為得尔共書贈官則如碑之書是
矣蓋為一州刺史而兼督八州軍集本有州字事尔都者
有所兼總之名也此特小故而余區區辯之者前史
失之久矣又國朝自削方鎮之權而節度使都督無

復兼州而舊名不除是節度都督自施於已此不可
不正其失也治平甲辰中元日書右真蹟

唐龍興宮碧落碑咸亨元年

右碧落碑在絳州龍興宮宮有碧落尊像篆文刻其
背故世傳為碧落碑據李璿之以為陳惟玉書李漢
以為黃公譔書莫知孰是洛中紀異云碑文成而未
刻有二道士來集本無此字請刻之閉戶三日不聞人聲
人怪而破戶有二白鵠飛去而篆刻宛然此說尤怪
世多不信也碑文言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牂乃高
宗總章三年歲在庚午也又云哀子李訓誼譔諶為

妣妃造石像按唐書韓王元嘉有子訓誼譔而無諡
又有幼子訥元嘉以則天垂拱四年見殺在總章三
年集本有立碑二字後十八年集本有史字有子訥不足怪而不
應無諡蓋史官之闕也嘉祐八年十月四日書右真蹟

唐智乘寺碑咸亨四年

右智乘寺禪院集本有碑字者唐鄭惠王所作也惠王名
元懿高祖第十三子也有子十人列于碑後而第五
子樂陵公闕其名按唐書宗室世繫表集本作譜樂陵公
名球不知集本有碑字何為獨闕也今唐書年表以嗣王
敬為璈樂平公珪為樂安公新平公遂為遂三者皆

史家之失當以碑為正世繫譜牒歲久傳失尤難考
正而碑碣皆當時所刻理不得差故集古所錄於前
人世次是正頗多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右真蹟

唐吳廣碑總章二年

右吳廣碑不著書撰人名氏而字畫精勁可喜廣字
黑闥唐初與程知節秦叔寶等俱從太宗征伐後與
殺建成有功至高宗時為洪州都督以卒然唐書不
見其名氏惟會要列陪葬昭陵人有洪州刺史吳黑
闥亦不知其名廣也其名字事蹟幸見於後世者以
有斯碑也碑字稍磨滅世亦罕見獨余集錄得之遂

以傳者以其筆畫之工也故余嘗為蔡君謨言書雖
學者之餘事而有助於金石之傳者以此也治平元
年八月八日書 右真蹟

唐九門縣西浮圖碑 上元三年

右九門縣西浮圖碑唐應詔四科舉董行思文清河
傅德節書題云九門縣合鄉城人等為國建浮圖之
碑浮圖在智矩寺中寺今亦廢碑上元三年建按唐
有兩上元此碑云歲在丙子乃高宗上元三年也爾
宗上元三年歲在壬寅爾 右集本

唐陶雲德政碑 永淳三年

右唐申州錄事張義感撰雲字大舉河南伊闕人也
高宗時為恒州刺史碑永淳三年立予為河北轉運
使至真定府見碑仆在府門外半埋地中命工掘出
立于廡下字為行書筆蹟遒麗而不著書者姓名惜
哉 右真蹟

隋汎愛寺碑 大業五年 誤真此

李伯藥 集本作藥下同字僅存其下磨滅而書字猶可辨疑

此碑伯藥自書字畫老勁可喜秋暑鬱然覽之可以
忘勸治平丙午孟饗攝事齋宮書南譙醉翁六一居
士 右真蹟

集古錄跋尾卷第五

老子廟碑 元第四百四

介休碑 元第三十五

殘闕 一作缺

龍藏寺碑 元第七

又 已廢 一作廢

太平寺碑 元第四十六

李康清德頌 元第八

梁洋德政碑 元第九

韓擒虎碑 元第九百

陳茂碑 元第八

普光寺碑 元第五十二

啓法寺碑 元第三

鉗耳岩清德頌 元第三

西林道場碑 元第五

孔子廟堂碑 元第一 童兒 一作童

虞世南書 元附四 續 此附下有字

長壽寺舍利碑 元第四百 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書

一有此致治 一作治

昭仁寺碑元第七百九十二

晉濟寺碑元第三百二十一廢也一字無也

李靖碑元第四百六十四

等慈寺碑元第四百三十一

郎茂碑元第八十七

又為都此下延和此下正焉一無焉字

郎頴碑元第九十九

郎頴碑陰題名元第二十一

九成宮醴泉銘元第七十一

率更臨帖元第五十四美也一字無也

三龕記元第三十五至三十四

孟法師碑元第三十六

皇甫忠碑元第六十五佐郎一字無縣國一作家為令一作去

治平元年五月二日書九一字有

辨法師碑元第八十二

孔穎達碑元第六十七

薛稷書元無卷第有不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能知者一作

不好而不知者有得者一作

益州學館廟堂記元第一百二十一

余王元禮碑元第九十三

碧落碑 元第三

智乘寺碑 元第四百一十七

何為此下字

吳廣碑 元第九百四十八

九門縣西海圖碑 元第七百五十五 智矩 一作矩

陶雲德政碑 元第七百五十五 真定府 一作無府字

沈愛寺碑 元第六百六十六

此碑在邢州隋大業五年立
合次啓法寺碑誤真卷末

集古錄跋尾卷第六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三十九

唐八都壇寶錄

歲月見本文

右八都壇寶錄撰人名元質不見其姓又不著書人名氏其字畫亦可愛碑首題云大唐八都壇神君之寶錄其文云都望八山之始壇也此地名山封龍之類有八因壇立廟遂爲號焉封龍山在今鎮州其餘七山不見其名又云漢光和中_有碑而今亡此碑垂拱三年立 右集本

唐魏載墓誌銘

歲月見本文

右魏載墓誌銘其序云祖徵謚曰文正父叔王光祿



卿載以弘文生對策居甲授太常寺奉禮郎以疾謝
職尋調懷州司兵參軍屬惟集本下同揚詭道不戢斯
焚譴及宗姻旋加此累以垂拱三年終於嶺外春秋
三十有二所謂惟揚詭道者乃徐敬業起兵於揚州
誅武后不克也時敬業以前整屋尉魏思溫為軍師
集本作帥所謂譴及宗姻者疑敬業敗載坐思溫竄死嶺
南耳今據新唐書宰相世繫表鄭公諸房都無思溫
及載而叔玉但著一子膺為祕書丞豈載以官卑賤
死無後而歿不見耶載死不幸而家譜不錄史官不
書八字集本作家非事載斯誌而誌錄於余其遂泯
播史官不錄

滅於無聞乎治平元年四月廿三日書右真蹟

唐乙速孤神慶碑載初元年

右乙速孤神慶碑弘文館學士苗神客撰神慶唐初
仕三衛高宗時為太子右虞候副率以卒乙速孤氏
在唐無顯人惟以其姓見於當時者神慶一人而已
元和姓纂但云代人隨魏南徙而已其叙神慶世次
又多闕繆而此碑所載頗詳云其先王氏太原人闕有
文代祖顯為後魏驃騎大將軍賜姓乙速孤氏遂為
京兆醴泉人曾祖貴隋河州刺史和仁郡公祖安隋
益州都督父晟唐驃騎將軍乙速孤氏世無可稱而

其姓出夷狄莫究其詳惟見於此碑者可以補姓纂之略以備考求故特錄之 右集本

唐薛仁貴碑 天寶二年

右薛仁貴碑苗神客撰云公諱禮字仁貴河東汾陰人也唐書列傳云仁貴絳州龍門人又不云名禮余家集錄薛氏碑尤多據仁貴子楚玉碑亦云父仁貴爾仁貴為唐名將當時甚顯著徃徃見於他書未嘗有云薛禮者仁貴本田家子奮身行陣其僅知姓名爾其曰名禮字仁貴者疑後世文士或其子孫為增之也列傳又載仁貴降九姓事云軍中為之歌曰將

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仁貴卒於永淳中

碑以天寶中建不載漢關之歌不應遺略疑時未有

此歌 五字集本作當時無此歌亦為後人所增爾治平元年端午

日書 右真蹟

唐尹氏闕文 歲月見本文

右尹氏闕文在襄州題云唐孝子尹仁恕闕萬歲通天二年旌表萬歲通天則天之年號也可謂昏亂之世矣然尹氏猶見旌表孔子以謂忠信可行於蠻貊信矣孝悌見尊於昏亂也

唐尹孝子旌表文 歲月闕

唐之致治之意深矣嗚呼不得而見矣此碑尤可惜也右集本

唐孝子張常洧旌表碣貞觀五年
誤雕在此

右唐孝子張常洧旌表碣文字磨滅僅可見其鬚髯蓋孝悌之為名人之所甚慕而旌表非為一世勸也故特錄之者惜其將遂不見於後世也其文辭筆畫亦自可佳然不專取乎此也右集本

唐渭南令李君碑聖曆元年

右鴻州渭南縣令李君清德碑馬吉甫撰按唐書則天天授二年析雍州之渭南慶山置鴻門縣遂以慶

山鴻門渭南高陵櫟陽置鴻州大足二年廢治平二年正月十四日書右真蹟

同前

右渭南令李君碑其首題云大周鴻州渭南縣按新唐書則天天授二年析雍州之渭南慶山置鴻門縣遂以渭南慶山鴻門高陵以置鴻州大足二年州廢矣右集本

唐流杯亭侍宴詩歲月見本文

右流杯亭侍宴詩者唐武后久視元年幸臨汝湯留宴羣臣應制詩也李嶠序殷仲容書開元十年汝水

壞亭碑遂沉廢至正元中刺史陸長源以爲嶠之文
仲容之書絕代之寶也乃復立碑造亭又自爲記刻
其碑陰武氏亂唐毒流天下其遺蹟宜爲唐人所棄
而長源當時號稱賢者乃獨區區於此何哉然余今
又錄之蓋亦以仲容之書可惜是以君子患乎多愛
右真蹟

同前

右流杯亭侍宴詩者唐武后久視元年幸汝州溫湯
群臣應制詩也李嶠序殷仲容書開元中汝水壞其
碑亭碑亦沉沒貞元中陸長源爲刺史以爲嶠序仲

容書絕代之寶也乃爲之造亭立碑自記其事於碑
陰武氏亂唐毒流天下其遺蹟宜爲唐人所棄而長
源當時賢者區區於此何哉然余今又錄之者特以
仲容書尔是以君子患乎多愛 右集本

唐司刑寺大脚跡勅 長安二年

右司刑寺大脚跡并碑銘二閣朝隱撰附詩曰匪手
搆之言示之事蓋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
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
古聖賢以爲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詔上者聖人
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爲中國大患非止中人

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感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間果何為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有集本無此字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思焉嘉祐八年重陽後一日書右真蹟

唐韓覃幽林思武后時

右幽林思廬山林數人韓覃撰余為西京留守推官時因遊嵩山得此詩愛其辭翰皆不俗後十餘年始集古金石之文發篋得之不勝其喜余在洛陽凡再登嵩嶽其始往也與葉本作以梅聖俞揚子聰俱其再往也與謝希深尹師魯王幾道揚子聰俱當發篋見此詩以入集時謝希深揚子聰已死其後師魯幾道聖俞相繼皆死蓋遊嵩在天聖十年是歲改元明道余時年二十六距今嘉祐八年蓋三十一年矣遊嵩六人獨余在尔感物追往不勝二字集本愴然六月旬休日書右真蹟

唐武盡禮寧照寺鍾銘 景龍三年

右武盡禮筆法精勁當時宜自名家而唐人未有稱之見於文字者豈其工書如盡禮者徃徃皆是特令人罕及尔余每得唐人書未嘗不嘆今人之廢學也

右真蹟

唐韋維善政論 先天元年

右韋維善政論著作郎楊齊哲撰維先天中為坊州刺史齊哲所撰其實德政碑也特異其名爾余嘗患文士不能有所發明以警未悟而好為新奇以自異欲以怪而取名如元結之徒是也至於樊宗師遂不

勝其弊矣如齊哲之文初無高致第易碑銘為論贊

爾 右集本

唐令長新戒 開元中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矣玄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為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為貴也玄宗自除內難遂致集本太平世徒以為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為政知本末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

其五穰其六舞陽嘉祐八年六月十日書 右真蹟

唐華陽頌 天寶九年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為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為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

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為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 右集本

唐有道先生葉公碑 開元五年

右有道先生葉公碑李邕撰并書余集古所錄李邕書頗多最後得此碑於蔡君謨君謨善論書爲余言邕之所書此爲最佳也右真蹟

唐李邕嵩嶽寺碑開元二十七年

右嵩嶽寺碑唐淄州刺史李邕撰胡英書英之書世所重也其文云寺後魏孝明帝之離宮初名閑居寺仁壽二年改爲嵩嶽寺也右集本

唐李邕端州石室記開元十五年

右端州石室記唐李邕撰不著書人名氏考其筆蹟似張庭珪書疑庭珪所書也右集本

唐獨孤府君碑歲月闕

右獨孤府君碑李邕撰蕭誠書誠書世多有而此尤佳碑在峴山亭下余自夷陵徙乾德令嘗登峴山讀此碑碑爲四面而一面字完今人家所傳祇有一面而余所得有二面故其一面頗有訛缺也府君諱冊字伯謀河南人也其文不完故不見其終始右集本

同前歲月闕

右碑在峴山亭下余自夷陵徙乾德令嘗登峴山讀此碑碑爲四面而一面字完人家多有之而余所得蓋二面也故其一面頗有訛缺也蕭誠書世數數有

之而此尤佳也 右真蹟

唐裴大智碑 開元二十九年

右裴大智碑李邕撰蕭誠書誠以書知名當時今碑刻傳於世者頗少余集錄所得纔數本爾以余之博采而得者止此故知其不多也然字畫筆法多不同疑模刻之有工拙惟此碑及獨孤冊碑字體同而最佳冊碑在襄陽而不完可惜也二碑皆李邕撰而誠書 集本有焉字 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 右真蹟

唐張嘉正碑 開元二十六年

右張嘉正碑李邕撰蔡有鄰立書 集本有按字 李絳論事

集言吐突承瓘欲於安國寺為憲宗立紀聖德碑乃先立碑建樓請學士撰文絳既論以為不可憲宗遽命以牛百頭拽碑倒蓋未撰文而先立碑建樓此碑有鄰又 三字集本作文 云立書亦應先立石矣今人立碑須鐫刻成文然後建立蓋今昔所為不同各從其便爾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 右真蹟

唐郭知運碑銘 開元十年

右郭知運碑銘蘇頲撰其書知運子四人皆有次第曰英傑英奇英協英彥而張說亦為 集本有知運撰碑其書知運子與頲碑集本有此 正同而唐書知運傳

書其子二人而無英奇英協英彥但云二子英傑英

又而已英協英彥而蘇張二碑又無英奇英奇等

三子在唐不顯史家集本作官闕略尚或有之英又嘗為

西川節度集本有使字其事甚著史官不應失集本作差其世

家而集本有蘇張二字二公作銘在郭知運卒後不遠亦不

應闕其子孫莫可究其孰失也姑志集本作誌之以俟知

者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右真蹟

唐御史臺精舍記開元十一年

右御史臺精舍記崔湜撰梁昇卿書讀其文則湜於

佛可為篤信者矣唐書列傳云桓彥範等當國畏武

三思使湜陰伺其姦而三思恩寵日盛湜反以彥範

等計告之遂勸三思速殺彥範等以絕人望因為其

外兄周利正以害彥範等又云湜貶襄州刺史以譙

王事當死賴劉幽求張說救護得免後為宰相陷幽

求嶺表諷周利正殺之不果又與太平公主逐張說

其餘傾邪險惡不可勝紀世言佛之徒能以禍福怖

小人使不為惡又為虛語矣以斯記之言驗湜所為

可知也故錄之于此其碑首題名多知名士小字頗

佳可愛也治平元年三月九日書右真蹟

唐西嶽大洞張尊師碑開元十四年

右西嶽大洞張尊師碑王延齡撰李慈書尊師名敬忠其事迹余無所取所錄者以慈書爾慈之書體兼虞褚而道麗可喜然不知為何人以其書當時未必不見稱於世蓋唐人善書者多遂不得獨擅既又無他可稱遂至泯然於後世以余集錄之博慈所書碑祇得此爾尤為可惜也治平元年七月廿日書右真蹟

唐景陽井銘開元二十一年

右景陽樓下井銘不著撰人名氏述隋滅陳叔寶與張麗華等投井事其後有銘以為集本作著戒又有唐江寧縣丞王震井記云井在興嚴寺其石檻銘有序稱

余者晉王廣也其文字皆集本無滅僅可識其十一二叔寶事前集本無史書之其集本無詳不必見於此然錄之以見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寶事又嘗自銘以為戒如此及身為淫亂則又過之集本無重所謂下愚之不移者哉今其銘文隱隱尚可讀處有云前車已傾負乘將沒者又可歎也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右真蹟

唐華嶽題名歲月見本文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集本有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集本有錄為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

集本有錄為

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

遊或子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
相携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
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
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集本有歲在二字丙午集本有歲在二字是歲天
子集本有躬字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
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集本有歲在二字乙未廢帝篡
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應
門廢帝自焚于洛陽而晉高祖入立蓋二字集本五
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
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

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
或在或亡其存者獨五集本有千仞之山石爾故持錄
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_口共臨長川而歎逝者也治平
元年清明後一日書右具蹟

唐石臺道德經歲月見本文

右老子道德經唐玄宗注開元二十三年道門威儀
司馬秀等請於兩京及天下應修官齋等州皆立石
臺刊勒其經文御書其注皆諸王所書此本在懷州
右集本

唐羣臣請立道德經臺奏答歲月見本文

右羣臣請立德經臺八答并書注諸王列名附唐
玄宗諸子三十人其一曰八為肅宗其七不及得封而
早夭唐書列傳所載二二人以注經列名于此者
十八人按集本有明皇道上尹愔奏請懷州依京
樣摹勒石臺乃開元二上五年也皇太子瑛以二十
五年廢二十六年始立忠王璿為皇太子二十七年
始更名紹則當書注時不得有皇太子紹也信王瑛
義王玘豐王珙陳王珪涼王璿汴王璿皆以二十一
年封當書注時皆年尚幼集本有未能書而集本今
經注字皆一體疑非諸正所書而後人追寓其名爾

舊唐書以信王瑛為瑄濟王環為環壽王瑁為瑁瑁
名集本有見於武惠妃碑為瑁與此同當為瑁也集本
無也字有不此碑列名既可疑則環瑄二名未知孰
疑而二字是也嘉祐八年癸卯九月十日書右真蹟

唐陝州盧奐廳事讚開元二十四年

右盧奐廳事讚唐玄宗撰并書奐為陝州刺史玄宗
行幸過陝州書其廳壁而刻之右集本

唐鶴鶴頌歲月

當皇祐至和之間余在廣陵有勅使黃元吉者以唐
明皇自書鶴鶴頌本示余把玩久之後二十年獲此

石本於國子博士楊襲又三年來守青州始知刻石
在故相沂公宅熙寧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書 右集本

唐玄宗謁玄元廟詩 歲月闕

右謁玄元廟詩唐玄宗撰并書余嘗見世有玄宗所
書鵲鷓頌與此字法正同碑在北邙山上洛陽人謂
之老君廟也 右集本

唐裴光庭碑 歲月見本文

右裴光庭碑張九齡撰玄宗御書按唐書列傳云光
庭素與蕭嵩不平及卒博士孫琬希嵩意以其用循
資格非獎勵之誼謚曰克平帝聞特賜謚曰忠憲今

碑及題額皆為忠獻傳云撰搖搖亦本山往則而碑云
往記光庭以開元二十一年薨二十四年建此碑玄
宗自書不應誤皆當以碑為是錄本有也字治平元年二
月二十日書 右真蹟

唐萬回神迹記碑 開元二十五年

右萬回集本有神迹記三字碑徐彥伯撰其事固已集本怪矣
玄宗英偉之主彥伯當時名臣也而君臣相與尊寵
稱述之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世
傳道士罵老子云佛以神怪禍福恐動世人俾皆信
嚮集本有故僧尼字而爾徒作二子集本高談清淨遂使

我曹寂寞此雖鄙語有足采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
書右真蹟

唐安公美政頌開元二十九年

右安公美政頌房璘妻高氏書安公者名庭堅其事
蹟非奇而文辭亦匪佳作惟其筆畫遒麗不類婦人

所書余所

集本無此字

集錄亦已博矣而婦人之筆

二字集本

作筆

著於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然余常與蔡君謨

論書以謂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廢集本甚於今

余之所錄如于頔高駢下至

集本有楷書手三字

陳游瓌等書

皆有蓋

集本有唐之二字

武夫悍將暨楷書手輩字皆可愛

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

蓋忽不為尔唐人書見於今而名不知於當時者如

張師立繆師愈之類蓋

集本有又字

不可勝數也非余錄

之則將遂泯然於後世矣余於集古不為無益也夫

治平元年正月十三日書右真蹟

唐石壁寺鐵彌勒像頌開元二十九年

右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者

集本有林諤撰三字

參軍房璘妻高氏書余所集錄古文自周秦以下訖

于顯德凡為千卷唐居其十七八其名臣顯達下至

山林幽隱之士所書莫不皆有而婦人之書惟此高

氏一人爾然其所書刻石存于今者惟此頌與安公
美政頌爾二碑筆畫字體遠不相類殆非一人之書
疑模刻不同亦不應相遠如此又疑好事者寓名以
為竒也識者當為辨之治平元年端午日書 右真蹟

唐郎官石記 歲月闕

右唐右司負外郎陳九言撰張旭書旭以草書知名
此字真楷可愛記云自開元二十九年已後郎官姓
名列于次而此本止其序爾 右集本

唐開元聖像碑 天寶元年

右開元聖像碑陳知溫書唐開元之治盛矣至於天

寶而溢焉方其盛時人主意氣之驕超然遂欲追真
僊於雲表其夢寐恍忽 集本作惚云有見焉者雖是非真

偽難明於杳藹亦其注心於物精神會通 集本作通會志

苟至焉無不獲也唐書著 集本作紀玄宗事至於神仙道

家頗 集本作類不詳悉而此碑所 集本作此字載夢真容事最

備故特錄之以見其 集本作當時君臣吁俞相與言語者

止於如 集本作此字此俾覽者得以迹其盛衰治亂云 右真蹟

唐大照禪師碑 歲月見本文

右大照禪師碑唐吏部負外郎盧僕撰伊闕縣尉集
賢院待制兼校理史惟則書碑天寶元年立唐世分

書名家者四人而已韓擇木李潮蔡有鄰及惟則也
右集本

唐舞陽侯祠堂碑 歲月見本文

右舞陽侯祠堂碑唐王利器撰史惟則八分徐浩篆
額天寶二年縣令張紫陽修樊噲廟文及書篆皆可
愛也 右集本

唐崔潭龜詩 天寶五年

右崔潭龜詩蔡有鄰書唐世以八分名家者四人韓
擇木蔡有鄰李潮史惟則也韓史二家傳於世者多
矣李潮僅有存者有鄰之書亦頗難得而小字尤佳

若石經藏讚崔潭龜詩與三代彝鼎銘何異 右真蹟

唐興唐寺石經藏讚 開元中

右興唐寺石經藏讚皆其作者自書而八分者數家
惟蔡有鄰著其姓氏有鄰名重當世杜甫嘗稱之於
詩其為苑咸所書小字與三代器銘何異可謂名實
相稱也余家集錄有鄰書頗多皆不若此讚故尤寶
之余初不識書因集古著錄所閱既多遂稍識之然
則人其可不勉強於學也治平元年三月晦日書 右真蹟

唐蔡有鄰盧舍那珉像碑 開元十六年

右盧舍那珉像碑蔡有鄰書在定州唐世名能八分

者四家韓擇木史惟則世傳頗多而李潮及十七字集本作
韓擇木等四家為最而有鄰特為難得慶曆中令昭文韓集本作相
公在定州為余得此本余所集錄自非眾君子共成
之不能若此之多也 右真蹟

唐植柏頌 天寶元年

唐世八分四家而已韓擇木史惟則之書見於世者
頗多蔡有鄰甚難得而李潮僅有亦咸作皆後人莫
及也不惟筆法難工亦近時學者罕復專精如前輩
也 右集本

唐美原夫子廟碑 天寶八年

右美原夫子廟碑縣令王岳字山甫撰并書碑不知
在何縣岳天寶時人字畫竒怪初無筆法而老逸不
羈時有可愛故不忍棄之蓋書流之狂士也文字之
學傳自三代以來其體隨時變易轉相祖習遂以名
家亦烏有集本有定字法邪至魏晉以後漸分真草而義
獻父子為一時所尚後世言書者非此二人集本有別字
皆不為法其藝誠為精絕然謂必為法則初何所據
所謂集本無此二字天下孰知夫正法哉岳書固自放於怪
逸矣聊存之以備傳覽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右真蹟

唐鄭預注多心經 天寶九年

右鄭預注多心經不著書人名氏疑預自書蓋開元天寶之間書體類此者數家如擣練石韓公并記洛祠志皆一體而皆不見名氏此經字體不減三記而注尤精勁蓋他處未嘗有故錄之而不忍棄矧釋氏之書因字而見錄者多矣余每著其所以錄之意覽者可以察也治平元年夏至日大熱翫此以忘暑因書右真蹟

集古錄跋尾卷第六

八都壇實錄元第文云一作

魏載墓誌銘元第居甲一作高甲

代祖二字一治平甲辰

社日書一有此

晉書元第

尹氏元第

尹季子旌表文元第深矣此下

孝子張帝消旌表碣元第

渭南令李君碑元第

流杯亭侍宴詩元第臨汝此下

同前碑亭一無碑字

司判寺大脚跡救元第五百一十二脚跡一作佛跡救一作記若斯

此下甚也一作盛也斯民一作人

幽林思元第三十九

寧州寺鐘銘元第五百九十六

韋維善政論元第八十五治平甲辰秋社日書一有八字

唐令長新戒元第三十九

華陽頌元第七百一十所以貪畏一作貪所畏之心一作性或曰

彼術未至故死爾一無此字於彼此下有笑也此下有

治平元年正月四日書一有九字

有道先生葉公碑元第四百一十二為最一作最為

藏寺碑元第七百一十

石室記元第四百一十

伯謀一作仲謀

缺也一無也字

智碑元第四百一十五

正碑元第六百一十三

知者此下知運一有注云英又紀德碑

書互見者五人尚闕其二

御史臺精舍記元第七十三

張尊師碑元第六百七

景陽井銘元第三百六 皆磨一無皆字

華嶽題名元第四百二十一 開元二十三年真蹟誤作丙午集本

改作丙子其 其無歲月不可次第者別為一卷第十實歲在乙亥

石臺道德經元第三

唐群臣請立德經臺奏元第十 玼一作盧陵歐陽

某家藏一有此

廬奐廳事讚元第九

鵲鴿頌元無 沂公二字上一

唐玄宗謁玄元廟詩元第七

裴光庭碑元第四百

萬回碑元第三

安公美政頌元第二 師丘一作求

鐵彌勒像頌元第六

唐郎官石誌元第九

開元聖像碑元第二 嘉祐八年歲在癸卯初伏日

書一有此

大照禪師碑元第五

舞陽侯祠堂碑元第六

崔譚龜詩元第四十五

興唐寺石經藏讚元第四百八十六

盧舍那珉像碑元第二百三十三
余所集錄自一五字

所集錄目

植栢頌元第一百五十九
植一作甚難一作難

美原夫子廟碑元第七百九

鄭預注多心經元第七百八十一

集古錄跋尾卷第七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四十

唐開元金錄齋頌

天寶九年
包書撰

右開元金錄齋頌雖不著書人姓氏而字爲古文實爲包書也唐世華山碑刻爲古文者皆包所書包以古文見稱當時甚盛蓋古文字世俗罕通徒見其字畫多奇而不知其筆法非工也余以集錄所見三代以來古字尤多遂識之爾

右集本

唐龍興七祖堂頌

天寶十年

右龍興寺七祖堂頌陳章甫撰胡霈然書霈然筆法雖未至而媚熟可喜今上黨佛寺畫壁有霈然所書

多為流俗取去匪而藏之以為奇翫余數數於人家見之其墨蹟尤工非石刻比也 右真蹟

唐明禪師碑

天寶十年鄭昉之撰徐浩書

秋暑困甚覽之醒然治平丙午孟饗致齋東閣書 右真蹟

唐徐浩玄隱塔銘

天寶十一年

右玄隱塔銘徐浩撰并書嗚呼物有幸不幸者視其所託與其所遭如何爾詩書遭秦不免煨燼而浮圖老子以託於字畫之善遂見珍藏余於集錄屢誌此言蓋慮後世以余為惑於邪說者 八字集本 也此見當世知名士方少壯時力排異說及老病畏死則歸

心釋老反恨得之晚者徃徃如此也可勝歎哉 右真蹟

唐顏真卿書東方朔畫贊

天寶十三年

右東方朔畫贊晉夏侯湛撰唐顏真卿書贊在文選中今較選本二字不同而義無異也選本曰棄俗登仙而此云棄世選本曰神交造化而此云神友 右集

唐畫贊碑陰

歲月見本文

右畫贊碑陰唐顏真卿撰并書湛贊開元八年德州刺史韓思復刻于廟天寶十三年真卿始別書之 右集本

唐顏魯公題名

歲月見本文

右靖居寺題名唐顏真卿題按唐書紀傳真卿當代

宗時為檢校刑部尚書為宰相元載所惡坐論祭器
不修為誹謗貶破州貞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
復為刑部尚書而此題名云永泰二年真卿以罪佐
吉州與史不同據真卿湖州放生池碑陰所序云貶
破州旬餘再貶吉州蓋真卿未嘗至破遂貶吉而史
氏但據初貶書于紀傳耳真卿大曆三年始移撫州
當遊靖居時猶在吉也 右集本

同前

右魯公題名言

五字集本作顏魯公華嶽靖居寺東
西二林題名靖居寺在吉州據魯公

言永泰二年真卿以罪貶佐吉州據舊
二字集按唐書

列傳云真卿代宗時為刑部尚書為宰相元載所惡
貶破州貞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為刑部尚
書不書其貶吉州也按真卿湖州放生池碑陰自敘
云貶破州旬餘再貶吉州蓋真卿未嘗至破遂貶吉
州集本無而史官闕漏但書其初貶爾嘉祐八年十
此四字月廿三日書 石真蹟

唐顏真卿麻姑壇記 大曆六年

右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
月其為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僊之
說釋老之為斯民患也深矣 右集本

唐顏真卿小字麻姑壇記歲月闕

右小字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或疑非魯公書魯公喜書大字余家所藏顏氏碑最多未嘗有小字者惟干祿字書注最為小字而其體法與此記不同蓋干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蹙此記道峻緊結尤為集本無此字精悍此所以或者疑之也余初亦頗以為惑及把翫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故聊誌之以釋疑者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 右真蹟

唐中興頌 大曆六年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顏真卿書書字尤奇偉而文辭古雅世多模以黃絹為圖障碑在永州磨崖石而刻之模打既多石亦殘缺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真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史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崖石真本也尤為難得爾 右集本

又

右中興頌世傳顏氏書中興頌多矣然其崖石歲久剝裂故字多訛缺近時人家所有往往為好事者嫌其剝缺以墨增補之多失其真余此本得自故西臺

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舊本最為真爾 右真蹟

唐干祿字樣 大曆九年

右干祿字樣別有模本文注完全可備檢用此本刻石殘缺處多直以魯公所書真本而錄之爾魯公書刻石者多而絕少小字惟此注最小而筆力精勁可法尤宜愛惜而世俗多傳模本此以殘缺不傳獨余家藏之治平丙午九月二十九日書 右集本

唐干祿字樣模本 歲月見本文

右干祿字樣模本顏真卿書楊漢公模真卿所書乃大曆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缺漢公以謂一二

工人用為衣食之業故摹多而速損者非也蓋公筆法為世楷模而字書辨正偽繆尤為學者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模多爾豈止工人為衣食業邪今世人所傳乃漢公模本而大曆真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足以為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錄二本並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模本之多失真也 右集本

又

右顏魯公干祿字書乃大曆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缺蓋由公筆法為世楷模而字書辨正偽繆尤

為學者所資而當時盛傳於世爾漢公謂一二工人
用為衣食之業者惜其傳模多而早損然豈止為工
人為衣食業也今世人多傳漢公模本而大曆真本
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
之餘藏之尤足為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錄二
本並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模本之多失真也治平元
年正月五日錫慶院賜壽聖節宴歸書右真蹟

唐歐陽珪碑 大曆十年

右歐陽珪碑顏真卿撰并書余自皇祐至和以來頗
求歐陽氏之遺文以續家譜之闕既得顏魯公歐陽

珪碑又得鄭真義歐陽謨墓銘以與家所傳舊譜及
陳書元和姓纂諸書參較又問於呂學士夏卿夏卿
世稱博學精於史傳因為余考正訛舛而家譜遂為
定本然獨珪碑所失者四顏公書穆公封山陽郡公
呂學士云陳無山陽郡山陽今楚州是也當梁陳時
自為南兗州而以連州為陽山郡然則陳書及舊譜
皆云穆公封陽山公為是而顏公所失者一也舊譜
皆云堅石子質南奔長沙顏公云自景達始南遷其
所失者二也歐陽生自前漢以來諸史皆云字和伯
而顏公獨云字伯和二字義雖不異然當從衆又顏

氏獨異初無所據蓋其繆爾其所失者三也元和姓纂及謚銘皆云胤約之子而顏公獨以為紇子其所失者四也璉之世次不應舛亂如此蓋謚之卒葬在咸亨上元之間去率更未遠真義所誌宜得其實璉卒大曆中唐之士族遭天寶之亂失其譜繫者多顏公之失當時所傳如此不足恠也治平元年夏至日書銘闕其末數句不補

右真蹟

唐杜濟神道碑

大曆十二年

右杜濟神道碑顏真卿撰并書藝之至者如庖丁之刀輪扁之斲無不中也顏魯公之書刻於石者多矣

而有精有粗雖他人皆莫可及然在其一家自有優劣余意傳模鐫刻之有工拙也而此碑字畫適勁豈傳刻不失其真者皆若是歟碑已殘缺銓次不能成

集本有其字

文第錄其字法爾嘉祐八年中元假日書

右真蹟

唐杜濟墓誌銘

大曆十二年

右杜濟墓誌銘但云顏真卿撰而不云書然其筆法非魯公不能為也蓋世頗以為非顏氏書更俟識者辨之

右真蹟

唐顏真卿射堂記

大曆十二年

右射堂記顏真卿書魯公在湖州所書刻于石者余家集錄多得之惟放生池碑字畫完好如干祿字書之類今已殘闕每為之歎惜若射堂記者最後得之今僕射相公筆法精妙為余稱顏氏書射堂記最佳遂以此本遺余以余家素所藏諸書較之惟張敬因碑與斯記為尤精勁惜其皆殘闕也 右集本

唐張敬因碑 大曆十四年

右張敬因碑顏真卿撰并書碑在許州臨潁縣民田中慶曆初有知此碑者稍稍往摸之民家患其踐田稼遂擊碎之余在滁陽聞而遣人往求之得其殘闕

者為七段矣其文不可次第獨其名氏存焉曰君諱敬因南陽人也乃祖乃父曰澄曰運其字畫尤奇甚可惜也 右集本

又

右魯公之碑世所奇重此尤可珍賞也廬陵歐陽脩書 右續添

唐顏勤禮神道碑 大曆十四年

右顏勤禮神道碑顏真卿撰并書序顏溫二家之盛云思魯大雅在隋俱仕東宮愍楚彥博同直內史省遊秦彥將皆典祕閣按唐書云溫大雅字彥弘弟彥

博字大臨弟大有字彥將兄弟義當一體而名大者
字彥名彥者字大不應如此蓋唐世諸賢名字可疑
者多封德彝云名倫房玄齡云名喬高士廉云名儉
顏師古云名籀而皆云以字行倫喬儉籀在唐無所
諱不知何避而行字余於中書見顏氏裔孫有獻其
家世所藏告身三卷以求官者其一思魯除儀同制
其一勤禮除詹事府主簿制其一師古加正議大夫
制思魯制云內史令臣瑀宣者蕭瑀也侍郎臣封德
彝奉舍人臣彥將行不應內史令書名而侍郎舍人
書字又必不稱臣而書字則德彝彥將皆當為名師

古制有尚書左僕射梁國公玄齡右僕射申國公士
廉又有吏部尚書君集者侯君集也侍郎纂者楊纂
也四人並列於後不應二人書名二人書字也則玄
齡士廉亦皆當為名矣又師古與令狐德棻同制不
應德棻書名而師古書字則師古亦當為名也然余
家集錄有申文獻公瑩兆記是高宗時許敬宗撰云
公諱儉字士廉敬宗與士廉同時人而為其家作記
必不繆誤則士廉又當為字也然告身書字在理豈
安今新唐書雖云房玄齡字喬顏師古字籀以高儉
瑩兆記為名則喬籀果為字乎又按元和姓纂封氏

隋人隋通州刺史繡生四子曰德潤德興德如德彛
又云德彛更名倫亦不知果是否唐去今未遠事載
文字者未甚訛舛殘缺尚可考求而紛亂如此故余
嘗謂君子之學有所不知雖聖人猶闕其疑以待來
者蓋慎之至也 右集本

唐顏氏家廟碑 建中元年

右顏氏家廟碑顏真卿撰并書真卿父名惟貞仕至
薛王友真卿其第七子也述其祖禰羣從官爵甚詳
右集本

唐顏魯公書殘碑 歲月闕

右顏氏殘碑以家廟碑考之是顏允南碑也家廟碑
云允南歷殿中膳部司封郎中司業金鄉男此碑云
肅宗入中京遷司封尋封金鄉縣男又云遷國子司
業此碑云二子頰頰好為五言詩授校書郎早卒家
廟碑亦云頰好五言校書而此碑又云與弟允臧同
時臺省則為允南可知不疑惟書頰事家廟碑云侍
郎蔣冽賞其判此碑云為崔器所賞小不同爾治平
元年寒食日書 右真蹟

又

余謂顏公書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嚴尊重人

初見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愛也其見寶于世者不
必多然雖多而不厭也故雖其殘缺不忍棄之

右集本

唐湖州石記 歲月闕

右湖州石記文字殘缺其存者僅可識讀考其所記
不可詳也惟其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也公忠
義之節明若日月而堅若金石自可以光後世傳無
窮不待其書然後不朽然公所至必有遺蹟故今處
處有之唐人筆蹟見於今者惟公為最多視其鉅書
深刻或託於山崖其用意未嘗不為無窮計也蓋亦
有趣好所樂爾其在湖州所書為世所傳者惟干祿

字放生池碑尚多見於人家而干祿字書乃楊漢公
摹本其真本以訛缺遂不復傳獨余集錄有之惟好
古之士知前人用意之深則其堙沉磨滅之餘尤為
可惜者也

右集本

唐顏魯公帖 歲月闕

右蔡明遠帖寒食帖附皆顏魯公書魯公後帖流俗
多傳謂之寒食帖

集本無此

其後字有

印文曰忠孝

之家者錢文僖公自號也希聖錢公字也又曰化鶴
之系者丁崖相印也潤州觀察使者錢惟濟也

右真

唐顏魯公二十二字帖 歲月闕

斯人忠義出於天性故其字畫剛勁獨立不襲前蹟
挺然竒偉有似其為人 右真蹟

唐顏魯公法帖 虞世南帖附
虞月閣

右顏真卿書二帖并虞世南一帖合為一卷顏帖為
刑部尚書時乞米於李大夫云拙於生事舉家食粥
來已數月今又罄乏實用憂煎蓋其貧如此此本墨
蹟在予亡友王子野家子野出於相家而清苦甚於
寒士嘗模帖刻石以遺朋友故人云魯公為尚書其
貧如此吾徒安得不思守約世南書七十八字尤可
愛在智永千字文後今附于此 右集本

唐元次山銘 歲月闕

右元次山銘顏真卿撰并書唐自太宗致治之盛幾
乎三代之隆而惟文章獨不能革五國 二字集本
作陳隋之
弊既久而 集本有
其字 後韓柳之徒出蓋習俗難變而文
章變體 集本
作之 又難也次山當開元天寶時獨作古文
其筆力雄健意氣超拔不減韓之徒也 十二字集本
作雖少雄健
而意氣
不俗亦 可謂特立之士哉 右真蹟

唐呂諲表 上元二年

右呂諲表元結撰顧戒奢八分書景祐三年余謫夷
陵過荆南謁呂公祠堂見此碑立廡下碑無趺石埋

地中勢若將踣惜其文翰遂得斯本而入于地處字多缺減今世傳元子文編亦有此文以碑考之集本首尾不完中間時時小異當以石本為是然石本亦自多亡缺可不惜哉 右集本

又

景祐三年余謫夷陵過荆南謁呂公祠堂見此碑立無下碑無趺石埋地中勢若將踣惜其文翰遂得斯本而入于地處字多缺減今世傳元子文編所載首尾不完中間時時小異當以石本為是集錄實不為無益矣然石本亦自多亡缺可不惜哉書者顧戒奢

也余得此碑三十年矣暇日因偶題之嘉祐八年五月中旬休日書 右真蹟

唐元結窪罇銘 永泰二年

右窪罇銘元結撰瞿令問書次山喜名之士也其所為為惟恐不異於人所以自傳於後世者亦惟恐不奇而無以動人之耳目也視其辭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誠耻於無聞然不如是 集本有之汲汲也 右真蹟

唐元結陽華巖銘 永泰二年

右陽華巖銘元結撰瞿令問書元結好奇之士也其所居山水必自名之惟恐不奇而其文章用意亦然

而氣力不足故少遺韻集本無此九字君子之欲著于不朽者有諸其內而見於外者必得於自然顏子蕭然卧於陋巷人莫見其所為而名高萬世所謂得之自然者集本有字也結之汲汲於後世之名亦已勞矣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 右真蹟

唐元結岵臺銘 大曆二年

右斯人之作非好古者不知為可愛也然來者安知無同好也邪 右真蹟

唐張中丞傳 歲月闕

右張中丞傳李翰撰嗚呼集本無此二字張巡許遠之事壯

矣秉筆之士皆喜為之稱述也然以翰所記考唐書列傳及韓退之所書皆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為踈略雖云史家當記大節然其大小數百戰屢敗賊兵其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滅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為太繁然廣記備言所以備史官之采也 右真蹟

唐李陽冰城隍神記 乾元二年

右城隍神記唐李陽冰撰并書陽冰為縉雲令遭旱禱雨約以七日不雨將焚其祠既而雨遂徙廟于西山陽冰所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然今非

止吳越天下皆有而縣則少也 右集本

唐李陽冰忘歸臺銘 乾元二年

右忘歸臺銘唐李陽冰撰并書銘及孔子廟城隍神記三碑並在縉雲其篆刻比陽冰平生所篆最細瘦世言此三石皆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爾然時有數字筆畫特偉勁者乃真蹟也 右集本

唐縉雲孔子廟記 上元二年

右縉雲孔子廟記李陽冰撰并書孔子廟像之制前史不載開元八年國子司業郭瓘奏云先聖孔宣父以先師顏子配其像為立侍配享宜坐弟子十哲雖

得列像而不在祀享之位按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猶蒙從祀十哲請列享在何休等上於是詔十哲皆為坐像據陽冰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蓋獨顏回配坐而閔損等九人為立像矣陽冰修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 右集本

唐裴虬怡亭銘 永泰元年

右怡亭在武昌江水中小島上武昌人謂其地為吳王散花灘亭裴鷗造李陽冰名而篆之裴虬銘李莒八分書刻于島石 四十六字集本作怡亭銘李陽冰篆裴虬撰李莒書銘在武昌江水

中有小島亭在其上人謂其地為吳王散花灘銘刻于島石常為江水所沒故世

亦罕傳鷗

集本以鷗字作亭裴公作

不知何人虬代宗時

集本有為字

道州刺史韓愈

集本作退之

為其子復墓志云虬為諫議

大夫有寵代宗朝屢諫諍數命以官多辭不拜然唐

史不見其事李荈華弟也治平二年正月十日孟春

薦饗攝事致齋中書東閣書

右真蹟

唐李陽冰庶子泉銘

大曆六年

右庶子泉銘李陽冰撰并書慶曆五年余自河北都
轉運使貶滁陽屢至陽冰刻石處未嘗不裴回其上
庶子泉昔為派谿今為山溜填為平地起屋于其上
問其泉則指一大井示余果本無此二字曰此庶子泉也可

不惜哉

右真蹟

唐李陽冰阮客舊居詩

歲月闕

右李陽冰阮客舊居詩云阮客身何在僊雲洞口橫
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阮客者不見其名氏蓋緇
雲之隱者也彼以適俗為高而終以無名於後世可
謂獲其志矣然聖人有所不取也陽冰欲稱其人而
不顯其名字何哉豈阮客見稱於當時而陽冰不慮
於後世邪夫士固有顯聞於一時而泯沒於萬集本作後
世者矣顧其道何如集本作如何也陽冰篆字世傳多矣
此磨滅而僅存尤可惜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有六

日書 右真蹟

唐裴公紀德碣銘 歲月見本文

右裴公紀德碣銘唐越州刺史王密撰國子監丞集賢院學士李陽冰篆裴公徹為明州刺史密代之為作此文其文云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年天下大康海隅小寇結亂甌越因言明州當出兵之衝民物殘弊徹撫綏有惠愛而人思之爾按唐自戊寅武德元年受命至己亥乾元二年乃一百四十二年是時肅宗新起靈武上皇自蜀初還史思明僭號于河北是歲洛陽汝鄭等州皆陷于賊不得去天下大康而

海隅小寇也考于史傳又不見其事惟台州賊袁晁攻陷浙東州郡乃寶應元年當云一百四十五年又據密代徹為明州刺史至大曆十四年移湖州則徹密相繼為刺史宜在代宗時然密當時人推次唐年不應有失余友王回深父曰唐自武德至大曆八年實一百五十六年中間除則天稱周十四年則正得一百四十二年是時天下粗定文人著辭以為大康理亦可通是歲廣州哥舒晁作亂海隅小寇豈謂此歟余以謂晁之亂唐命江西路嗣恭討平之不當自明州出兵深父曰然兵家出奇明州海道去廣不遠

亦或然也故并著之 右集本

又

右裴公紀德碣王密撰裴公名儻代宗時為明州刺史密代之碣文云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載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結亂甌越按唐自武德元年至乾元二年實一百四十二年是時肅宗新起靈武上皇自蜀初還史思明僭號于河北是歲洛陽汝鄭等州皆陷于賊不得云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考于史傳又不見其事然密當時人推次唐年不宜有失王回曰大曆八年廣州哥舒晃作亂此所謂海隅小寇者

也自武德元年至是歲實一百五十六年中間則天稱周者十四年去之正得一百四十二年矣豈謂此歟以事考驗理宜如此又不知密意為如何也姑志其語以俟知 集本有者嘉祐八年十月三十日書蹟

唐玄靜先生碑 大曆七年

右玄靜先生碑柳識撰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唐世工書之士多故以書知名者難自非有以過人者不能也然而張從申以書得名於當時者何也從申每所書碑李陽冰多為之篆額時人必稱為二絕其為世所重如此余以集錄古文閱書既多故雖不能書

而稍識字法從申所書棄者多矣而時錄其一二者以名取之也夫非衆人之所稱任獨見以自信君子於是慎之故特錄之必待知者 右真蹟

唐龍興寺四絕碑首 大曆八年

右四絕碑首者李陽冰篆法慎律師碑額也在揚州龍興寺唐李華文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律師者淮南愚俗素信重之謂此碑為四絕碑律師非余所知華文與從申書余亦不甚好故獨錄此篆爾 右集本

唐滑州新驛記 大曆九年

右新驛記李陽冰篆碑在今滑州驛中其陰有銘曰

斯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八千年有人吾不知之後千年無人當盡於斯嗚呼郡人為吾寶之不知作者為誰然賈耽嘗為李騰序論文字源盛稱陽冰此記耽為滑州刺史因見斯記而稱之耳陽冰所書世固多有可愛者不獨斯記也嘉祐八年十二月廿六日書 右真蹟

唐王師乾神道碑 大曆十三年

右王師乾神道碑張從申書余初不甚以為佳但怪唐人多稱之第錄此碑以俟識者前歲在臺社因與秦玠郎中論書玠學書於李西臺建中而西臺之名

重於當世余因問玠西臺學何人書去學張從申也
問玠識從申書否去未嘗見也因以此碑示之玠大
驚曰西臺未能至也以此知世以鑒書為難者誠然
也從申所書碑今絕不行於世惟予集錄有之者吳
季子碑陰記崔圓頌德碑并此纔三爾熙寧三年十
月二十七日書右真蹟

集古錄跋尾卷第七

開元金籙齋頌元第七

姓氏一作治平元年七月

三十日九一有此

七祖堂頌元第三

明禪師碑元第五百

玄隱塔銘元第九十

東坊胡畫贊元第九

畫贊碑陰元第十

顏魯公題名元第一

麻姑壇記元第十

小字麻姑壇記元第三

唐中興頌元第四十五

千祿字樣元第七百二十七

千祿字樣模本元第七百二十七

歐陽堆碑元第七百七十六

杜濟神道碑元第五百四碑已一作

杜濟墓誌銘元第七百二十七

射堂記元第五十五為余二字上一諸書一作治平元年

七月二十二日中書東閣書十五有

或問余曰何謂六一居士余曰吾家有書曰一萬卷

集古錄一千卷棊一局琴一張常置酒一壺問者

曰此五一也奈何余曰以吾一翁老於五物之間

豈非六一乎治平丙午秋饗攝事於于東閣書後

十一有

張敬因碑元第四十三

顏勤禮碑元第三百四十五彥將皆當為名此下

字乎一作治平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書十一有

顏氏家廟碑元第五十三

顏魯公書殘碑元第七百二十七

又棄之也一作

湖州石記元第七百二十七後世能而字不朽此下亦有

一作 治平元年正月二十日書 十一有此

顏魯公帖 元第八十一 罄乏 石本作

顏魯公三十二字帖 元卷第無

顏魯公并虞世南帖 元卷第無

元次山銘 元第四十三

呂諱表 元第五百

宓窪罇銘 元第八百

陽華巖銘 元第二 見於 此下

崑臺銘 元第七十六

張中丞傳 元第二十八 最為 為一

城隍神記 元第三

忘歸臺記 元第四

續雲孔子廟記 元第一 郭瓘 一作郭瓘 瓘一作瓘 瓘為是

嘉祐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十一有此

怡亭銘 元第一

庶子泉銘 元第一 裴回 一作徘徊

阮客舊居詩 元第五

裴公紀德碣 元第八

玄靜先生碑 元第七 之必 作二字

四絕碑首 元第一 嘉祐八年夏至日書 有一

此八

覺寂碑首亦陽冰篆也此跋後又有

滑州新驛記元第一十二

王師乾碑元第五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集古錄跋尾卷第八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一

唐徐方回西墉記寶應年

右西墉記唐徐方回撰方回云寶應中為南陽令得崔子玉所作平子銘末二十一字陷于廳之西墉按今西鄂石本末句見在方回所得乃南陽羊石之末也今又亡矣惜哉石集本

唐禹廟碑大曆三年
段季展書

崔巨文傳於今者絕少皆不及此碑季展他所書亦不偉於此治平二年上元日書右真蹟

唐崇徽公主手痕詩大曆四年

右崇徽公主手痕詩李山甫撰崇徽公主者僕固懷恩女也懷恩在肅宗時先以二女嫁回紇其一嫁毗伽可汗少子後號登里可汗者是也其一不知所嫁何人唐書懷恩傳及回紇傳皆不載惟懷恩所上書自陳六罪有云二女遠嫁為國和親以此知其又嘗嫁一女爾此所謂崇徽公主者懷恩幼女也懷恩既反引羌渾奴刺為邊患永泰中病死於靈武其從子名臣以千騎降唐大曆四年始以懷恩幼女為集本崇徽二公主又嫁回紇即此集本有公也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僧懷素法帖大曆十二年

右懷素唐僧字藏真特以草書擅名當時而尤見珍於今世子嘗謂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書為事業至終老而集本無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為苦者是真可笑也懷素之徒是已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重摹吳季子墓銘大曆十四年

右吳季子墓銘自前世相傳以為孔子所書據張從紳疑記云舊石埋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模搭其

書以傳然則開元之前已有本矣至大曆中蕭定又
刊于石則轉相傳模失其真遠矣按孔子平生未嘗
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踰楚推其
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
大非古簡牘所容第以其名傳之久不可遽廢故錄
之以俟博識君子右集本

又

右古篆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自前世相傳
以爲孔子所書據張從紳（缺）記云舊石堙滅開元中
玄宗命殷仲容榻本遂傳於世然則開元以前已有

刻石矣其後正元中鄭播又為記盧國遷建堂樹碑
則今本又非仲容所模者字亦奇偉莫知何人所書
後孔子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
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無過吳之理不得親銘季子
之墓又其字特大非簡牘所容惟博物君子必能辨
之右真蹟

唐竇叔蒙海濤誌大曆中

右海濤誌竇叔蒙撰其書六篇一曰海濤誌二曰濤
曆三曰濤日時四曰濤期五曰朔望體象六曰春秋
仲月漲濤解余嚮在揚州得此誌甚愛之張于座右

之壁冀於朝夕見也已而夜為風雨所壞其後求之凡十五年而復得斯本以示京師好事者皆云未嘗見也 右集本

唐鹽宗神祠記 大曆中

右鹽宗神祠記錢義方撰近時有尚書郎張席自言家寓解州為余言安邑解縣兩池鹽事云夏月鹽南風來池面紫色頃臯凝結如雪土人謂之漫生鹽而兩池歲役畦夫數百種鹽公私耗弊而州縣吏緣以為姦利棄漫生鹽不取誣其苦不可食席博學能言漢唐事尤詳為余復言前世鹽皆自生開元中姜師

度為河中尹而鹽池涸始置鹽屯故唐格自開元後遂有畦夫營種之課席因上書論鹽漫生之利官遂罷畦夫而公私皆以為然而議者或害其事乃云漫生鹽味苦不可食或云暫結復銷不可畜聽者方惑其事余因讀義方所記乃云若陰陽調和鬼神驅造不勞人而擅其利與夫鑿泉煮海不相為謀由是知唐世鹽非營種為決可信義方大曆時為推鹽使余家集錄古文不獨為傳記正訛繆亦可為朝廷決疑議也 右集本

唐鴈門王田氏神道碑 代宗時

右唐魏博節度使鴈門郡王田承嗣碑營田副使裴
抗撰子緒碑節度判官丘絳撰按唐書列傳承嗣十
一子維朝華繹綸綰緒繪純紳縉而緒次當第七此
二碑皆以緒為第六子而無綰自緒而下有繪純紛
縉與史不同二碑當時故吏所作必不誤蓋史之繆
也其文與字皆不嘉故余特錄其世次而已右真蹟

唐李愷碑 大曆四年

右李愷碑李紆撰新唐書列傳云愷十餘子江涵風
瀛等同被害惟源彭免據李紆載愷子見於碑者實
十二人曰右補闕彭汝州刺史深華陰丞泐左驍衛

兵曹瀛破石丞泐洪州別駕瀚洛陽尉滑司農主簿汶
又云公之薨也彭從玄宗南狩次公而歿深授任他
部其在洛陽者長子江第三子涵與華陰驍衛而又
少子合六人皆從公殲于虜刃破石而下與眾孫之
在者僅以孩提免如紆所記愷子盡於是矣未嘗有
源也紆但言眾孫孩亦不云有未名子也然則源者
史家何從而得之據史言源為司農主簿以碑考之
源當為汶也又據碑方愷歿于賊也彭深沆瀚瀾汶
六子獲免而史惟云源彭此當以碑為正紆當代宗
時為愷作碑自云與愷有通家之好幼奉井堂之慶

宜知橙事不繆也 右集本

唐甘棠館題名 歲月見本文

右甘棠館題名自唐德宗貞元以來止於會昌文字多已磨滅惟高元裕韋夏卿所書尚可讀甚矣人之好名也其功德之盛固已書竹帛刻金石以垂不朽矣至於登高遠望行旅往來慨然高興於一時亦必勒其姓名留于山石非徒徘徊俯仰以自悲其身世亦欲來者想見其風流夏卿所記留連感愴意不淺也如高韋二子皆當時知名士也史傳載之詳矣昔杜預沈碑漢水謂萬世之後谷或為陵幾復出以

見于世其為慮深矣然預之功業不待碑而自傳其區區於此者好名之弊也故士或勤一生以自苦或餓死空山之中甚者蹈水火赴刀鋸以就後世之名為莊生所笑者有矣故余於集古每得前世題名未嘗不錄者閔夫人之甚好名也 右集本

唐汾陽王廟碑貞元二年

右郭子儀廟碑高參文其敘子儀功業不甚詳而載破墨姓處木討沙陀處密事則唐書列傳無之蓋子儀微時所歷集本其後遂立大勲宜乎史略不書也然唐書有處密處月朱耶孤注等皆是西突厥薛延

陔別部名號余於五代史為李克用求沙陔種類卒
不見其本末而參謂處密為沙陔不知其何所據也
按陳翊子儀家傳亦去討沙陔處墨十二姓與參所
書頗同唐書轉密為密當以碑為正 右真蹟

唐郭忠武公將佐略貞元十二年

右忠武公將佐略陳翊撰忠武公者郭子儀也翊之
所書亦為盛矣猶言得其六七蓋其官至宰相者七
人為節度使者二十八人尚書丞郎京尹者十人廉
察使者五人據翊所得而書者實六十人而顯名於
世者蓋五十人雖喬琳周智光李懷光僕固懷恩等

陷於禍敗然杜鴻漸黃裳李光弼光進之徒偉然名
見於當時而垂稱於後世者亦不為少豈惟得失相
當而已哉雖汾陽功業士多喜附以成名然其亦自
有以得之也其忠信之厚固出其天性至於處富貴
保功名古人之所難者謀謨之際宜亦得其助也治
平甲辰秋社前一日書 右真蹟

唐濟瀆廟祭器銘 貞元十三年

右濟瀆廟祭器銘張洗撰碑去置齋郎六人唐自高
宗以後官不勝其濫矣洗之所記乃開元時事州縣
祠廟置齋郎六人可知其濫官之弊然史家不能詳

載惟於碑刻偶見其一二爾治平甲辰秋分後一日
中書東閣雨中書右真蹟

唐神女廟詩 貞元十四年

右神女廟詩李吉甫丘玄素李貽孫敬騫等作余賤
夷陵令時嘗泛舟黃牛峽至其祠下又飲蝦蟆碛水
覽其江山巉絕窮僻獨恨不得見巫山之竒秀每讀
數子之詩愛其辭翰遂錄之佳一有遂為右集本

唐馬寔墓誌銘 貞元十四年

右馬寔墓誌銘唐歐陽詹撰并書其文辭不工而字
法不俗故錄之寔之事迹亦無足紀也 右集本

又

唐之文為韓退之所稱遂傳于世然其不幸早死故
其傳者不多刻石之文祇有此與福州佛記耳尤可
惜也 右真蹟

唐石洪鍾山林下集序 貞元二十年

右鍾山林下集序者石洪為浮圖總悟作也石洪為
處士而名重當集本一時者以常為韓退之稱道也唐
世號處士者為不少矣洪終始無佗可稱於人者而
至今其名獨在人耳目由韓文盛行於世也而洪之
所為與韓道不同而勢不相容也然韓常歎籍湜輩

叛已而不絕之也豈諸子駁雜不能入於聖賢之域而韓子集本有獨字區區誨誘思援而出於所溺歟此孔孟之用心也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是日上以霖雨不止分命羣臣祈禱余祈于太社既歸而雨遂止某謹記右真蹟

唐房太尉遺愛碑陰記元和六年同是

石洪文字罕見於後世故特錄之右見綿本拾遺

唐賀蘭夫人墓誌貞元七年

右賀蘭夫人墓誌唐陸贄撰或云贄書也題曰祕書監陸公夫人墓誌銘而贄自稱姪曾孫此石在常州

齊有陸監名右集本

唐陸文學傳咸通十五年

右陸文學傳鴻漸自撰茶之見前史蓋自魏晉以來有之而後世言茶者必本陸鴻漸蓋為茶著書自其始也至今俚俗賣茶肆中嘗置一甕偶人於竈側云此號陸鴻漸鴻漸以茶自名於世久矣考其傳著書頗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潮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其多如此豈止茶經而已哉然其他書皆不傳右集本

唐辨正禪師塔院記 貞元中

右辨正禪師塔院記徐峴書誠能行筆而少意思也
往時石曼卿屢稱峴書曼卿多得顏柳筆其書與峴
不類而遠過之不知何故喜峴書也余當曼卿在時
猶未見峴書但聞其所稱曼卿歿已久始得此書遂
錄之爾 右真蹟

唐韓愈盤谷詩序 貞元中

右送李愿歸盤谷序韓愈撰盤谷在孟州濟源縣正
元中縣令刻石于其側令姓崔其名泱今已磨滅其
後書去昌黎韓愈知名士也當時退之官尚未顯其

道未為當世所宗師故但云知名士也然當時送愿
者為不少而獨刻此序蓋其文章已重於時也以余
家集本校之或小不同疑刻石誤集本世已大行刻
石乃當時物存之以為佳翫爾其小失不足較也 右真蹟

唐韓退之題名 元和四年已下七篇皆韓文

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
柱上刻之 集本有記龍潭 天聖中余為西京留守推

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裴回柱下而去遂登
山頂至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妄語
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

有所試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模刻于石也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書石真蹟

唐田弘正家廟碑元和八年

右田弘正家廟碑昌黎先生撰余家所藏書萬卷惟昌黎集是余為進士時所有最為舊物自天聖以來古學漸盛學者多讀韓文而患集本訛舛惟余家本屢更校正時人共傳號為善本及後集錄古文得韓文之刻石者如羅池神黃陵廟碑之類以校集本有字集本舛繆猶多若田弘正碑則又尤甚蓋由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集本有以碑校集印本與刻石

多同當以為正九字集本初未必誤乃知文字之傳久而轉失其真者多矣則校讎之際決於取舍不可不慎也

印本云銜訓事嗣朝夕不怠往時用他本改云銜訓嗣事今碑文云銜訓事嗣與印本同知其妄改也

印本云以降命書用他本改為降以命書今碑文云以降命書與印本同知為妄改也

印本云奉我天明用他本改云奉我王明今碑文云奉我天明與印本同知為妄改也此類甚多略

舉三事要知改字當慎也 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

右真蹟

唐韓愈南海神廟碑元和十五年

右南海神廟碑韓愈撰陳諫書以余家舊藏集本校之
皆同惟集本云蜿蜿蜒蜒而碑為集本作大蜿蜿蛇蛇小
異當以碑為正今世所行昌黎集類多訛舛惟南海
碑不舛者以此刻石人家多有故也其妄意集本無
改易者頗多亦賴刻石為正也治平元年七月二十
日書右真蹟

唐韓愈羅池廟碑長慶中

右羅池廟碑唐尚書吏部侍郎韓愈撰中書舍人史
館修撰沈傳師書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
宗實錄長慶二年二月傳師自尚書兵部郎中翰林
學士罷為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其九月愈自兵部侍
郎遷吏部集本有然則據建碑時愈未碑言柳侯死
後三年廟成明年愈為柳人書羅池事子厚以元和
十四年卒至集本有後愈作碑時當是長慶三年考
二君官與此碑亦同但不應在元年正月蓋後人傳
模者此碑同其書元年正月蓋傳模者誤刻之爾今
世傳昌黎先生集載此碑文多同惟集本以步有新

船為涉荔子丹方蕉黃蕉下加子

此二十五字集本作此文與碑多同惟

集本云涉有新船而碑以涉為步當以碑為是而碑

去春與猿吟而集本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嘉祐

八年六月二日書

右真蹟

唐韓愈黃陵廟碑 長慶元年

右黃陵廟碑韓愈撰沈傳師書昌黎二字集本作韓集今大

行於世而惠本不真余家所藏最號善本世多取以

為正然時時得刻石校之猶不勝其舛繆是知刻石

之文可貴也不獨為翫好而已黃陵碑以家本校之

不同者二十餘事如家本言降小君為夫人而碑云

降小水之類皆當以碑為正也嘉祐八年十月十八

日書 右真蹟

唐胡良公碑 長慶三年

右唐胡良公碑韓愈撰良公者名珣韓之門人張籍

妻父也今以碑校余家所藏昌黎集本號為最精者

文字猶多不同皆當以碑為正茲不復紀碑云珣子

逞迺巡過述遷造而集本無巡他流俗所傳本集本

有云遇或為巡者皆非集本有也字當以碑為正治平

元年七月晦日書 右真蹟

唐韓文公與顛師書 歲月未詳

右韓文公與顛師書世所罕傳余以集錄古文其求

之既勤且博七字集本只博蓋久而後獲其以易集本無此

字繫辭為大傳謂著山林與著城郭無異等語宜為

退之之言其後書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則非也蓋退

之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後移袁州召為國子祭酒遷

兵部侍郎久之始遷吏部而流俗相傳但知為韓吏

部爾顛師遺記雖云長慶中立蓋并韓書皆國初重

刻故繆為附益爾治平元年三月十三日書右真蹟

唐高閑草書歲月未詳

高閑草書審如此則韓子之言為實錄矣永豐歐陽

脩

右見綿本別集二十三卷

唐武侯碑陰記開成二年

右武侯碑陰記崔備撰唐劍南西川節度使武元衡

及其將佐題名者二十九人揚嗣復再題及其僚屬

又六人并嗣復汝士詩兩首合為一卷唐諸方鎮以

辟士相高故當時布衣韋帶之士或行著鄉閭或名

聞場屋者莫不為方鎮所取至登朝廷位將相為時

偉人者亦皆出諸侯之幕如元衡所記裴度柳公綽

揚嗣復皆相繼去為本朝名將相亦可謂盛矣哉治

平元年初伏休假雨中書右真蹟

唐盧頊禱聰明山記 元和二年

右禱聰明山記盧頊撰乃盧從史禱山神之記也閱
從史官屬題名見孔戡與烏重胤俱列于後而感集本
作韓退之記戡事云戡屢諫從史不聽卒為重胤所
縛掩卷歎息者久之嗚呼禍福成敗之理甚明而先
事而言則罕見從事至而言則不及矣自古敗亂之
國未始不如此也 右真蹟

唐侯喜復黃陂記 歲月見本文

右復黃陂記唐侯喜撰黃陂在汝州汝州有三十六
陂黃陂最大溉田千頃始作于隋記云至貞元辛未

刺史盧虔始復之辛未貞元十年也碑元和三年建
喜之文辭嘗為韓退之所稱而世罕傳者余之所得
此碑而已 右集本

又

昌黎先生甚稱侯喜其文罕傳於今余之所見止此
一篇爾 右真蹟

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 元和三年

右般舟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子厚所書碑世頗多
有書既非工而字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竊借其名
以為重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世稱

為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為道不同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章每極稱子厚者豈以其名並顯於世不欲有所貶毀以避爭名之嫌而其為道不同雖不言顧後世當自知歟不然退之以力排釋老為己任於子厚不得無言也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書右真蹟

唐南嶽彌陀和尚碑元和五年

右南嶽彌陀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自唐以來言文章者惟韓柳柳豈韓之徒哉真韓門之罪人也蓋世俗不知其所學之非第以當時輩流言之爾今余又多錄其文懼益後人之惑也故書以見余意右集本

唐元稹修桐柏宮碑大和四年

右唐元稹撰文并書其題云修桐柏宮碑又其文以四言為韻語既牽聲韻有述事不能詳者則自為注以解之為文自注非作者之法且碑者石柱爾古者刻石為碑謂之碑銘碑文之類可也後世伐石刻文既非因柱石不宜謂之碑文然習俗相傳理猶可考今特題云修桐柏宮碑者甚無謂也此在文章誠為小瑕病前人時有忽略然而後之學者不可不知自漢以來墓碑多題云某人之碑者此乃無害蓋目此石為某人之墓柱非謂自題其文目也今稹去修桐

柏宮碑則於理何稽也 右集本

唐虞城李令去思頌 元和四年

右虞城李令去思頌李白撰文王通篆唐世以書自
名者多而小篆之學不集本數家自陽冰獨擅後無
繼者其前惟有碧落碑而不見名氏通開元天寶時
人在陽冰前而相去不遠集本然當時不甚
知名雖字畫不為工而一時未有及者所書篆字惟
有此爾世亦罕傳余以集本集錄求集本之勤
且博庶得此爾今世以小篆名家如邵不疑楊南仲
章友直問之皆云未嘗見也治平元年二月七日書

右真蹟

唐陽公舊隱碣 元和中

右陽公舊隱碣胡証撰黎燭書李靈省篆額唐世篆
法自李陽冰後寂然未有顯於當世而能自名家者
靈省所書陽公碣筆畫甚可佳既不顯聞於時亦不
見於他處以余家所藏之博而見於錄者惟此雖未
為絕筆亦可惜哉嗚呼士有負其能而不為人所知
者可勝道哉 右真蹟

唐于魯神道碑 元和中

右于魯神道碑盧景亮撰其文辭雖不甚雅而書事

能不沒其實。夔之為人，如其所書。蓋篤於信道者也。碑云：司馬遷儒之外，五家班固儒之外，八流其語雖拙，蓋言其集本學不駁雜也。然則非徒貶去釋老而已。自儒術之外，餘皆不學。爾碑又云：其弟可封好釋氏，夔每非之。夔于頓父也，然可封之後，不大顯而夔之後甚盛，以此見釋氏之教信嚮者未必獲福，毀貶者未必有禍也。碑言夔篤於孝悌，守節安貧，不可動以勢利，其所履如此，足以興其後世矣。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右真蹟

唐昭懿公主碑元和中

右昭懿公主碑，孟簡撰，皇甫鏗書。公主，代宗女也。號昇平公主，嫁郭氏。公主之號，自漢以來始有。謂天子之女，禮不自主婚。集本以公主之因，以為名。爾後世號某國公主者，雖實不以國公為主，而名猶不失其義。唐世始別擇佳名，以加之。如昇平之類是也。已失其本義矣。今此碑乃云：諱昇平公主。字昇平公主。集本斯莫可曉也。已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李光進碑元和中

右李光進碑，楊炎撰，韓秀實書。唐有兩李光進，其一光顏之兄，其一光弼之兄弟也。此碑乃光弼弟也。唐

史書此兩人事多誤新書各為傳以附顏弼遂得其
正右集本

集古錄跋尾卷第八

西壩記元附三

禹廟碑元第九

崇徽公主手痕詩元第八

懷素法帖元第九

重摹吳季子墓銘元第二已有本一作自未嘗過

吳一作無其理過其名傳之久傳也其嘉祐八年五月晦

日書九有

海濤誌元第九誌一作志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一有此

監宗神祠記元第九故唐一官遂一官為然一作

利不獨為傳記正訛繆亦可為朝廷決疑議也一為
記正訛繆多矣為朝廷決疑議也為傳
此有司疑議焉斯記也
字十

鴈門王田氏神道碑元無

李愬碑元第四而又一作六人一作孩提一作衆

孫有此下字一升堂之慶堂一作昇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三

日書十一有字

甘棠館題名元第四百二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十有字

汾陽王廟碑元第九百九治平甲辰七月十三日以服

藥家居書十一有字

郭忠武公將佐畧元第八百五謀謨一作

濟瀆廟祭器銘元第八百所記一作

神女廟詩元第一百三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十有字

馬寔墓誌銘元第九十同前

鍾山林下集序元第九百而洪一無

房太尉遺愛碑陰記元第四

賀蘭夫人墓誌元第三

陸文學傳元第五百茶此下號陸鴻漸此下

茶客稀則烹茶沃之鴻漸以茶四字上一考其此下

云可祝利市十五字其多如此四字無此不傳經著於世宜獨其

自潮州湖作其多如此四字無此不傳經著於世宜獨其

自傳於此名也治平元年又別本右陸文學傳題云自傳而曰名羽字鴻漸

或云名鴻漸字羽未知孰是然則豈其自傳也茶

載前史自魏晉以來有之而後世言茶者必本鴻

漸蓋為茶著書自羽始也至今俚俗賣茶肆中多

置一甕偶人云是陸鴻漸至飲茶客稀則以茶沃

此偶人祝其利市其以茶自名久矣而此傳載羽
所著書頗多云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
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
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豈止茶經而
已也然他書皆不傳獨茶經著於世爾

辨正禪師塔院記元第百徐峴此所字一柳筆此有

字法

盤谷詩序元第百當時一作世已既一作治平元年

中元日書八有此

韓退之題名元第百記遇一無試也賦識

田弘正家廟碑元第百尤甚此下字知其為一作改

為一作

南海神廟碑元第百

羅池廟碑元第百碑言一作荔子枝一作加子業一作

黃陵廟碑元第百餘事二字一本言一作

胡良公碑元第百

韓文公與顛師書元第百

高閑草書元第百草書一無草字

武侯碑陰記元第百

禱聰明山記元第百

復黃陂記

卷元無第

文

一作祭焚仲文復黃陂記附元第八百九十五

般舟和尚碑

元第四百六十二

彌陀和尚碑

元第一百十三

推韓

稱韓今余余無其文書一作

修桐栢宮碑

元第一百十一

為碑

於碑作

虞城李令去思頌

元第八百八

陽公舊隱碣

元第七百五

當世時

一作

于復神道碑

元第九百

昭懿公主碑

元第八百九

義矣

矣一字無

李光進碑

元第七百六

兄弟

兄一字無

治平元年夏至日書

一字有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錄跋尾卷第九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二

唐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 長慶三年

右絳守居園池記唐樊宗師撰或云此石宗師自書
嗚呼元和之際文章之盛極矣其怪奇至於如此 右集本

唐張九齡碑 長慶三年

右張九齡碑按唐書列傳所載大節多同而時時小
異傳云壽六十八而碑云六十三傳自左補闕改司
勲負外郎而碑云遷禮部傳言集本張說卒召為祕
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碑云副知全後作相遷

中書令始云知院事其載張守珪請誅安祿山事集本
無此傳云九齡判守珪狀碑云守珪所請留中不行
而公以狀諫然其為語則略同碑長慶中立而公薨
在開元二十八年至長慶三年實八十四年所傳或
有同異而至於年壽官爵其子孫且不繆當以碑為
是也治平元年二月十日書右真蹟

唐田布碑長慶四年

右田布碑庾承宣撰布之事壯矣承宣不能發於文
也蓋其力不足爾布之風烈非得左丘明司馬遷筆
不能書也故士有不顧其死以成後世之名者集本

字有集本不幸馬字各視其所遭如何爾今有道史
漢時事者其人偉然甚著而市兒俚姬猶能道之自
魏晉以下不為無人而其顯赫不及於前者無左丘
明司馬遷之筆以起其文也治平甲辰秋社日書右真蹟

唐沈傳師游道林嶽麓寺詩長慶中

右嶽麓寺詩沈傳師撰并書題云酬唐侍御姚負外
而二人之詩不見不知為何人也獨此詩以字畫傳
于世而詩亦自佳傳師書非一體此尤放逸可愛也

右集本

唐崔能神道碑 長慶三年

右崔能神道碑李宗閔撰能弟從書碑云拜御史中丞持節觀察黔中仍賜紫衣金印按唐世無賜金印者官制古今集本作古沿革不同而其名號尚或相襲自漢以來有銀青金紫之號當時所謂青紫者綬也金銀者乃其所佩印章尔綬所以繫印者也後世官不佩印此名虛設矣隋唐以來有隨身魚而青紫為服色所謂金紫者乃服紫衣而佩金魚爾宗閔謂賜金印者繆也今世自以賜緋銀魚袋賜紫金魚袋結入官銜集本有而階至金紫光祿大夫者

遂於結銜去賜紫金魚袋皆流俗相承不復討集本訂正久矣故因宗閔之失并記之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 右真蹟

唐李德裕茅山三像記 寶曆二年

右茅山三像記李德裕撰德裕自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上為九廟聖主次為七代先靈下為一切含識敬造老君孔子尹真人像三軀此固俚巷庸鄙人之所常為德裕為之有不足恠然以孔子與老君為伍而又居其下此豈止德裕之獨可罪耶今史記載孔子問禮於老聃集本作聃孔子去其駟集本作駟

氣多慾而孔子歎其道

集本無此字

猶龍之語著于集本

耳目自漢以來學者未有以為非者豈止德裕之罪哉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右真蹟

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開成五年

已下三篇同是李衛公撰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為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

禍福不能動其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右集本

唐李文饒平泉山居詩開成五年

讀山居詩見文饒夢寐不忘於平泉而終不得少償其志者人事固多如此也余聞釋子有云出家是大丈夫事蓋勇決者人之所難也而文饒詩亦云自是功高臨盡處禍來名滅不由人者誠哉是言也熙寧

壬子正月二十九日書右真蹟

唐李德裕大孤山賦 會昌五年

贊皇文辭甚可愛也其所及禍或責其不能自免然古今聰明賢智之士不能免者多矣豈獨斯人也哉

右集本

唐大孤山賦 歲月未詳

右字畫頗佳而傷於柔媚世傳譚工小篆此豈其筆耶一作右見綿本拾遺

唐辨石鍾山記 大和元年

右辨石鍾山記并善權寺詩遊靈巖記附覽三子之

文皆有幽人之思蹟其風尚想見其人至於書畫亦皆可喜蓋自唐以前賢傑之士莫不工於字書其殘篇斷彙爲世所寶傳於今者何可勝數彼其事業超然高爽不當留精於此小藝豈其習俗承流家爲常事抑學者猶有師法而後世媮薄漸趨苟簡久而遂至於廢絕歟今士大夫務以遠自高忽書爲不足學徃徃僅能執筆而間有以書自名者世亦不甚知爲貴也至於荒蕪敗塚時得埋沒之餘皆前世碌碌無名子然其筆畫有法徃徃今人不及茲甚可歎也石鍾山記字畫在二者間頗爲劣而亦不爲俗態皆忘

憂之佳玩也 右真蹟

唐法華寺詩 大和八年

右法華寺詩唐越州刺史李紳撰其後自序題云大和甲寅歲遊寺刻詩于壁詳自序所言似紳自書然以端州題名較之字體殊不類甲寅大和八年也 右集本

唐薛苹唱和詩 大和中

右薛苹唱和詩其間馮宿馮定李紳皆唐顯人靈澈以詩名後世皆人所想見者 集本有而宿尤然詩皆不及苹豈唱者得於自然和者牽於強作邪 右真蹟

唐僧靈澈詩 元和四年

右靈澈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俗相傳以為俚諺慶曆中天章閣待制許元為江淮發運使因修江岸得斯石於池陽江水中始知為靈澈詩也澈以詩稱於唐故其與相唱和者皆當時知名之士包侍郎者佶也徐廣州者浩也代宗時為嶺南節度使 右集本

唐李藏用碑 大和四年

右李藏用碑王源中撰唐玄度書玄度以書自名于一時其筆法柔弱非復前人之體而流俗妄稱借之

爾故存之以俟識者 右真蹟

唐玄度十體書 歲月未詳

右唐玄度十體書前本得於蘇氏後本得於李丕緒少卿丕緒長安人名家子喜收碑文二家之本大體則同而文有得失故並存之覽者得以自擇焉 右集本

唐鄭澣陰符經序 開成二年

右陰符經序鄭澣撰柳公權書唐世碑碣顏柳二家書最多而筆法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模勒鐫刻亦有工拙集本無此公權書高重碑余特

愛模者不失其真而鋒銚皆在至集本有陰符經序則蔡君謨以為柳書之最精者云善藏筆鋒與余之說正相反然君謨書擅當世其論必精故為誌之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 右真蹟

又此不與別碑是柳說題書或

余自皇祐中得公權所書陰符經序遂求其經云石已亡矣常意必有藏于人間者求之十餘年莫可得治平三年有鐫工張景儒忽以此遺余家小吏遽錄之信乎余所謂物常聚於所好也 右真蹟

唐山南西道驛路記 開成四年

公權書往往以模刻失其真雖然其體骨終在也右見
綿本
拾遺

唐何進滔德政碑開成五年

右何進滔德政碑唐翰林學士承旨兼侍書柳公權撰并書進滔唐書有傳開成五年立其高數丈制度甚闕偉在今河北都轉運使公廨園中右集本

唐李聽神道碑開成五年

右李聽神道碑李石撰聽父子為唐名將其勲業昭彰故以碑考傳少所差異而史家當著其大節其微時所歷官多不書於體且然惟其自安州刺史遷神

武將軍史不宜略而不書者蓋闕也右集本

唐李石神道碑會昌三年

右李石碑柳公權書余家集錄顏柳書尤多惟碑石不完者則其字尤佳非字之然也譬夫金玉埋沒於泥滓時時發見其一二則粲然在目特為可喜尔熙寧三年季夏既望書右真蹟

唐高重碑會昌四年

右高重碑元裕撰柳公權書唐世碑刻顏柳二公書尤多而字體筆畫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亦繫於模勒之工拙然其大法則常在也此碑字

畫鋒力俱完故特為佳矧其墨蹟想宜如何也治平元年正月廿五日書 右真蹟

唐康約言碑 大中七年

右康約言碑柳公權撰并書約言宦者為河東監軍唐自開元以後職官益濫始有置使之名歷五代迄今多因而不廢世徒知今之使額非古官襲唐舊號而不知皆唐宦者之職 集本有約言在大和開成間也字嘗為鴻臚禮賓使又為內外客省使以此見今之使名自樞密宣徽而下皆唐宦官職也又以見鴻臚卿寺亦以宦者為使於其間約言又為宣徽北院副使

又見當時南北院宣徽皆有副使也治平甲辰秋杜前一日書 右真蹟

唐復東林寺碑 大中十一年

右唐湖州觀察使崔黯撰柳公權書東林寺會昌中廢之大中初黯為江州刺史而復之黯之文辭甚適麗可愛而世罕有之 右集本

唐王質神道碑 開成四年

右王質神道碑唐太子賓客劉禹錫撰并書質字華卿王通之後也開成中為宣歙池等州觀察使 右集本

唐會昌投龍文會昌五年

右會昌投龍文余修唐本紀至武宗以謂奮然除去
浮圖銳矣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知
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其好惡有所不同尔及得會
昌投龍文見其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嶽
炎上真人則又益以前言為不繆矣蓋其所自稱號
者與夫所謂菩薩戒弟子者亦何以異余嘗謂佛言
無生老言不死二者同出於貪信矣會昌之政臨事
明果有足過人者至其心有所貪則其所為與庸夫
何異治平元年五月五日書 古真蹟

唐俞珣書陳果仁告身并捨宅造寺疏 大中

八年

右陳果仁告身并妻軫靜緣捨宅造寺疏附疏後題
云明政二年按隋書煬帝本紀大業十一年十月東
海賊帥李子通擁衆渡淮僭稱楚王建元明政則明
政二年乃大業十二年也唐高祖實錄武德二年四
月隋禦衛將軍陳稜以江都降即以稜為總管九月
李子通敗稜陷江都國號吳建元明政則明政二年
是武德三年矣二說不同如此呂夏卿為余言若以
大業十二年為子通僭號之二年則江都方亂煬帝
安得南幸而唐實錄陳稜事可據則明政二年當為

武德三年也隋書繆矣果仁終始事迹不顯略見於隋書云唐初爲隋太僕丞元祐將煬帝已遇弒沈法興果仁共殺祐起兵據江表法興自稱總管大司馬錄尚書事承制置百官以果仁爲司徒其事止見此爾開元中僧德宣爲果仁記捨宅造寺載其世家頗詳而其功闕官爵歲月多繆德宣言中毒以死而宅疏言見屠戮當以宅跡爲是德宣文辭不足錄獨採其世次事蹟終始著之俾覽者覈其真僞而少益於廣聞煬帝本紀高祖實錄皆唐初人所撰而不同如此何哉右集本

唐圭峯禪師碑 大中九年

右圭峯禪師碑唐相裴休撰并書其文辭事迹無足採而其字法世所重也故錄之云 右集本

唐濠州勸民栽桑勅碑 大中十年

余得劉莒修兗州文宣王廟碑見大中時中書門下牒又得此碑見大中時勅乃知平章事非署勅之官今世止見中書門下牒便呼爲勅惟告身之制僅存焉 右集本

唐閩遷新社記 歲月見本文

右閩遷新社記唐濮陽寧撰其辭云大中十年夏六

月關西公命遷社于州坤城作凡築四壇壇社稷其廣倍丈有五尺其高倍尺有五寸主以石壇風師廣丈有五尺高尺有五寸壇雨師廣丈而高尺云文字古雅甚可愛嗚呼唐之禮樂盛矣其遺文有足采焉州縣社稷有主見于此記蓋大中時其禮猶在也按唐書楊發自蘇州刺史為福建觀察使至大中十二年遷嶺南節度以歲月推之關西公者楊發也

右集本

又

唐時州縣社稷有主獨此碑見之開元定禮至大中時猶僅存也禮樂廢壞久矣故錄此記以著之

右真蹟

唐令狐楚登白樓賦咸通二年

右登白樓賦令狐楚撰白樓在河中至楚子綯為河中節度使乃刻於石綯父子為唐顯人仍世宰相而楚尤以文章見稱世傳綯為文喜以語簡為工常飯僧僧判齋綯於佛前跪爐諦聽而僧倡言曰令狐綯設齋佛知蓋以此譏其好簡楚之此賦文無他意而至千有六百餘言何其繁也其父子之性相反如此信乎堯朱之善惡異也

右集本

唐百巖大師懷暉碑歲月未詳

右百巖大師懷暉碑權德輿撰文鄭餘慶書歸登篆

額又有別碑令狐楚撰文鄭綱書懷暉者吾不知爲何人而彼五君者皆唐世名臣其喜爲之傳道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民之無知惟上所好惡是從是以君子之所慎者在乎所學楚之文曰大師泥洹茶毗之六年余以門下侍郎平章事攝太尉泥洹茶毗是何等語宰相坐廟堂之上而口爲斯言集本有邪字臯夔稷契居堯舜之朝其語言尚書載之矣異乎此也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雨中書右真蹟

唐孔府君神道碑咸通十二年

右孔岑父碑鄭綱撰柳知微書其碑云有子五人載

幾戡戡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岑父六子戡之下又有威表據孔氏譜譜其家所藏碑文鄭綱撰綱自言與孔氏有世舊作碑文時殘等尚在然則譜與碑文皆不應有失而不同者何也余所集錄與史傳不同者多其功過難以碑碣爲正者銘誌所稱有褒有諱疑其不實至於世繫子孫官封名字無情增損故每據碑以正史惟岑父碑文及其家譜二者皆爲可據故並存之以俟來者治平元年三月廿二日侍上御崇政踈決繫囚退遂家居謝客因書右真蹟

唐白敏中碑咸通三年

右白敏中碑畢誠撰其事與唐書列傳多同而傳載敏中由李德裕薦進以獲用及德裕貶抵之甚力以此為甚惡而碑云會昌中德裕起刑獄陷五宰相竄之嶺外公承是之後一年寃者皆復其位以此為能其為毀譽難信蓋如此故余於碑誌惟取其世次官壽鄉里為正至於功過善惡未嘗為據者以此也碑又言桑道茂事云桑道慕不知孰是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右真蹟

唐于僧翰尊勝經咸通五年

右尊勝經于僧翰書僧翰筆畫雖適勁然失分隸之

遺矣所以錄者亦自成一家而為流俗所貴故聊者作本之庶知博采之不遺爾右真蹟

唐張將軍新廟記龍紀元年

右張將軍新廟記李巨川撰唐彥謙書張魯事史傳詳矣巨川文辭匪工所錄者彥謙書爾彥謙書頗知名於世故畧存其筆蹟也右集本

唐王重榮德政碑唐初四年

右王重榮德政碑歸仁澤撰唐彥謙書重榮當唐之末再逐其帥遂據河中雖破黃巢平朱玫之叛有功於一時而阻兵召亂為唐患者多矣碑文辭非工而

事實無可采所以錄者俾世知求名莫如自修善譽不能掩惡也考重榮之碑豈不欲垂美名於千載而其惡終暴於牒本後世者毀譽善惡不可誣故也彥謙以詩知名而詩鄙俚字畫不甚工皆非余所取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 右真蹟

唐

潘集本

溪廟記咸通二年

右潘溪廟記張翔撰高駢書駢為將嘗立戰功威惠著於蠻蜀筆研固非其所事然書雖非工字亦不俗蓋其明爽豪雋終異庸人至其惑妖人呂用之諸葛殷等信其左道以冀長年乃騎木鶴而習凌虛僊去

之勢此至愚下品皆知為可笑而駢為之惟恐不至者何哉蓋其貪心已動集本作薰於內故邪說可誘於外內貪外誘則其何所集本增有而二字不為哉 右真蹟

唐梁公儒碑

天祐中

右梁公儒碑于廣撰王說書公儒者世為成德軍將公儒當王鎔時為冀州刺史以卒其碑首題云唐故成德軍內中門樞密使特進檢校太保使持節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團練守捉等使軍器作坊使其餘所領事職甚多皆當時方鎮常事不足書惟樞密使唐之末年内官之職其後方鎮遂亦僭置於此見之

軍器作坊五代之際號內諸司使皆朝廷官然不見其始置集本有時而今見於此豈方鎮之職朝廷因而用之耶將方鎮之盛亦僭置也公儒事迹無所取特以此錄之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書右真蹟

唐花林宴別記歲月未詳

右花林宴別記唐竇常撰花林寺在滁州全椒縣余在滁陽遣推官陳詵以事至縣見寺旁石澗岸土崩出石崖隱隱有字亟命摸得之右集本

唐陽武復縣記貞元十九年

唐衢文世罕傳者余家集錄千卷唐賢之文十居七

八而衢文祇獲此尔然其氣格不俗亦足佳也右真蹟

唐崔敬嗣碑景龍二年

右唐崔敬嗣碑胡皓撰郭謙光書崔氏為唐名族而敬嗣不顯皓為昭文館學士然亦無聞三字集本其事

實文辭皆不足多采而余錄之者以謙光書也其字畫筆法不減韓蔡李史四家而名獨不著此余屢以為歎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右真蹟

唐潤州陀羅尼經幢歲月未詳

右陀羅尼經幢今在潤州寶墨亭中唐雲陽野夫王真之書字畫頗為世俗所重故錄之以備廣採右集本

唐夔州都督府記會昌五年

余嘗謂唐世人人工書故其名堙沒者不可勝數每與君謨嘆息于斯也如貝靈該繆師愈今人尚不知其姓名况其書乎余以集錄之博僅各得其一爾右見

唐鄭權碑寶曆二年

右姚向書筆力精勁雖唐人工於書者多而及此者亦少惜其不傳於世而今人莫有知者惟余以集錄之博得此而已熙寧辛亥孟夏清心堂書右見綿本拾遺

唐王蘂詩

沈傳師李德裕唱知歲月未詳

見綿本拾遺

惠泉在今荆門軍余貶夷陵道荆門裴回泉上得二子之詩佳其詞翰遂錄之逮今蓋三十年矣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書

唐人書楊公史傳記歲月未詳

右楊公史傳記文字訛缺原作者之意所以刻之金石者欲為公不朽計也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然其字畫之法迺唐人所書爾今纔幾時而磨滅若此然則金石果能傳不朽邪楊公之所以不朽者八字集本震也其所果待金石之傳邪凡物有形必有終弊自作揚公者古聖賢之傳也非皆託於物固能無窮也迺知為善

之堅堅於金石也集本無也字嘉祐八年十一月廿日書
右真蹟

唐放生池碑 天寶十年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
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
為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集本有然代也字
天而治物者常為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故集本
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
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
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

而為萬世之利此所以為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
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
為集本有人間之聖人五字地下之罪人矣治平元年八月十日
書 右真蹟

集古錄跋尾卷第九

絳守居園池記元第八

張九齡碑元分作上下卷

卷上第

徐浩結銜云廣州刺史持節充嶺南節度

當云廣州刺史豫章石本卷末有此二十二字

卷下第同異一作

唐田布碑元第八百

道林嶽麓詩元一百

崔能神道碑元一百官不官一無

茅山三像記元九十九老君一作

平泉草木記元第五百無窮此下字其利一無其次

然一作可矣一字上一有云一無非吾一作治平元年

七月二十四日中書東廳後閣書十一有七字

又別本

右平泉山居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常視其人賢愚材性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擇闔之陽開陰閉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也是聖賢之所難也

平泉山居詩元附五百

大孤山賦元第二

辨石鍾山記元第三見其此下以遠此下前世

當一作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九有此

法華寺詩元第一

韓華唱和詩元第三其間二字無此名後世後無和

者二字上一

靈澈詩元第一相唱和者四字一郎者一無州者無

者代宗二字上一

李藏用碑元第三

唐玄度十體書元第四文有一作嘉祐癸卯七月

二十五書十一有此

陰符經序元第九

山南西道驛路記元第一

何進滔德政碑元第二

李聽神道碑元第七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有

此十

李石神道碑元第四

高重碑元第二

康約言碑元第八

復東林寺碑元第三

王質神道碑元無

會昌投龍文元第七百五十七

陳果仁告身并捨宅造寺疏元第五百七十八

子通作為一終始二字無此沈法興此下一與字嘉祐八年歲

在癸卯八月十一日書十一有十四字此

圭峯禪師碑元第六百九十九

澧州勸氏歲桑救碑元第一百二十七

又別本一作勸農碑

皇祐元年春余自揚移穎舟過濠梁得此碑於今
樞密使張公昇唐之制救之文今不復見蓋官失
其職久矣此大中時救也尚可見其遺制焉

閩遷新社記元第五百五十五

登白樓賦元第五百五十四好簡此下一有也字治平元年八月八

日祈晴元第五百五十三太社晨歸遂書十一有十七字此

嚴大師碑元第五百五十二

孔府君神道碑元第五百五十一世繫一作系

白敏中碑元第五百五十廬進一作薦十日此下一有書字

于僧翰尊勝經元第五百四十九

張將軍新廟記元第五百四十八書頗知名作詩

王重榮碑元第五百四十七

磻溪廟記元第五百四十六凌虛一作雲治平元年中秋日書

一有此
八字

梁公儒碑元第七百

拖林宴別記元第七百

陽武復縣記元第九百

崔敬嗣碑元第七百

隋羅尼經幢元第七百 今在一作

夔州都督府記元第七百 堙没一作于斯一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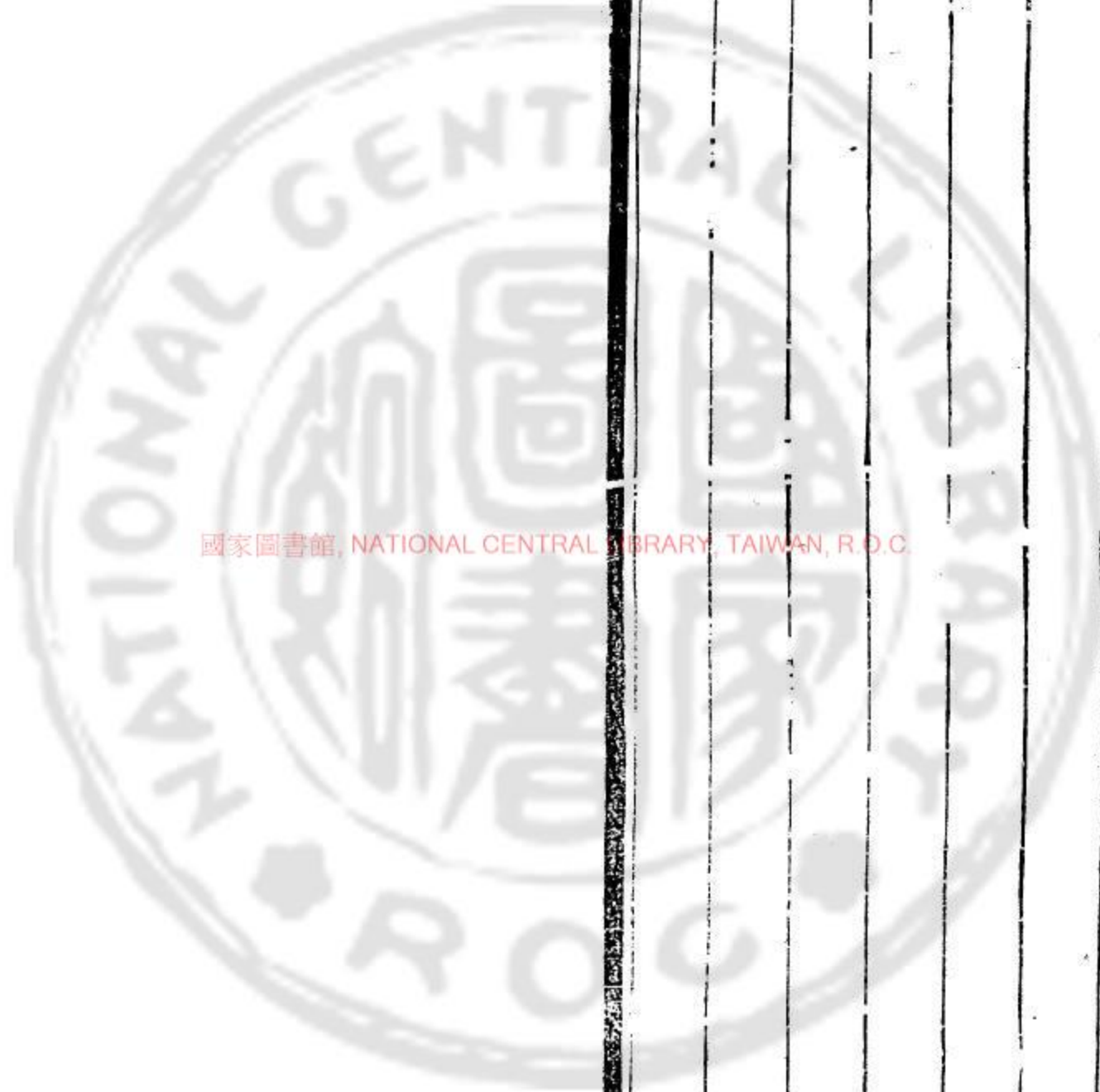
鄭權碑元第七百

玉藥詩元第七百 惠泉詩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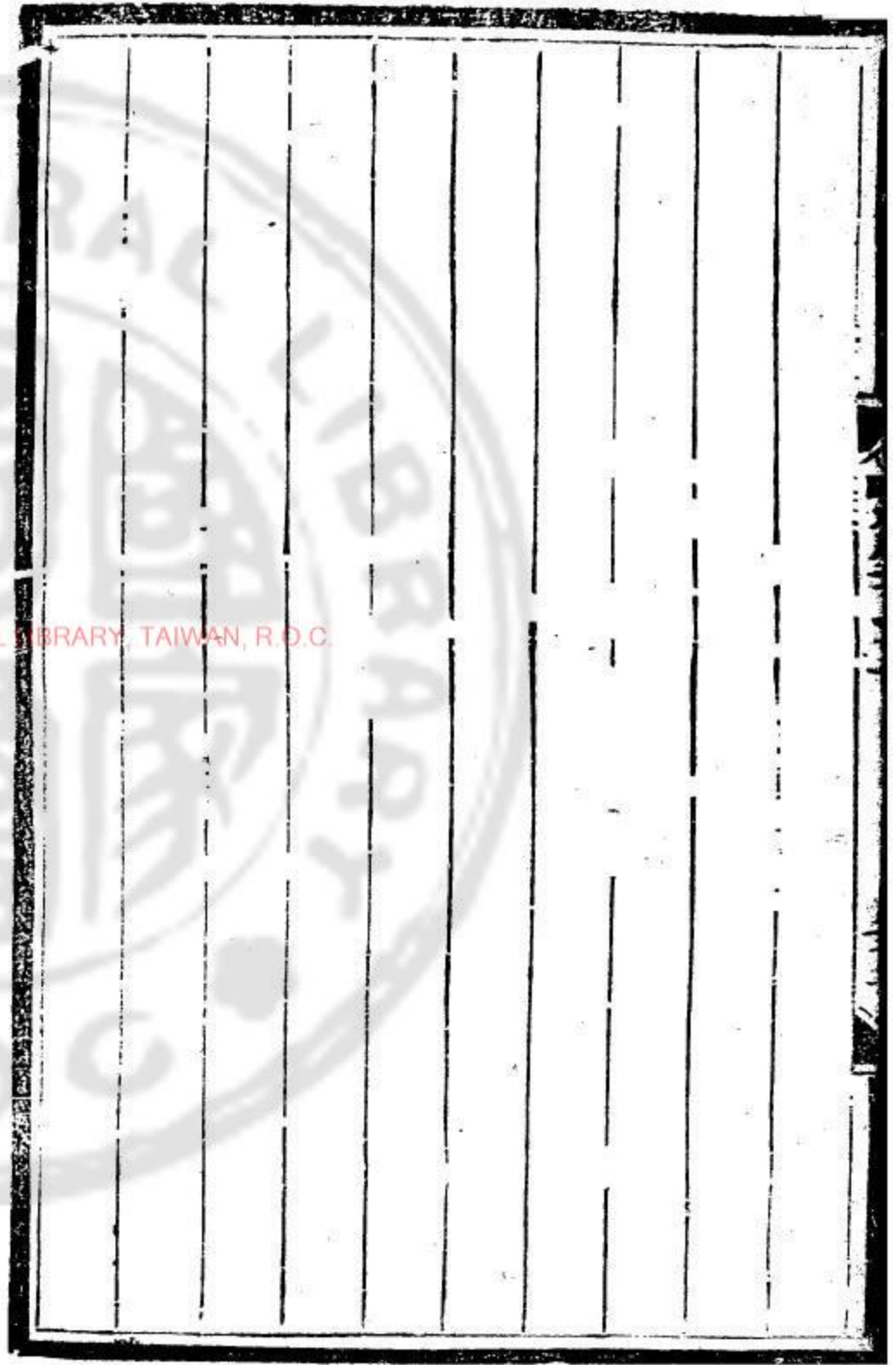
楊公史傳記元第七百 年月此下有非皆一作二十此

字有

能通一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集古錄跋尾卷第十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二

瘞鶴銘 歲月未詳

瘞鶴銘 歲月未詳

右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今不敢遂以為况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

集本



又

右在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止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余所得獨若此之多也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放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或云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銘其所作也右真蹟

黃庭經永和十二年

右黃庭經一篇晉永和年中刻石世傳王羲之書書雖可喜而筆法非羲之所為黃庭經者魏晉時道士養

生之書也今近藏別有三十六章者名曰內景而謂此一篇為外景又分為上中下三部者皆非也蓋內景者乃此一篇之義疏尔流俗又有一篇名曰中景者尤為繁雜鄙俚之所傳也余嘗患世人不識其真多以內景三十六章為本經因取永和刻石一篇為之注解余非學異說者哀世人之惑於繆妄尔

又

今道藏別有三十六章曰黃庭內景而謂此一篇者為外景又有分為上中下三部者流俗所行又別有中景者皆非也所謂內景者乃此經之義疏尔中景

一篇尤為繁雜蓋妄人之所作也此本晉永和甲刻石文字時亦脫繆然比今世俗所傳頗為精也右見綿本

遺拾

又

右黃庭別本一作續得之京師書肆不知此石刻在何處其字畫頗類顏魯公甚可愛而不完更俟求訪以足治平丁未閏月三日書右見綿本拾遺

又

右黃庭經二篇皆不著書人姓名余初得後本已愛其字不俗遂錄之既而又得前本於殿中丞裴造造

好古君子也自言家藏此本數世矣與其藏于家不若附見余之集錄可以傳之不朽也余因以舊本較其優劣而並存之使覽者得以自擇焉世傳王羲之嘗寫黃庭經此豈其遺法歟右集本

遺教經

右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偽也蓋唐世寫經手所書

集本有

唐時佛書今在者大抵書體皆類此第其精

麤

不同尔近有得唐人所書經題其一云薛稷一云

僧行敦書者皆與二人他所書不類而與此頗同即知寫經手所書也然其字亦可愛故錄之蓋今士大

夫筆畫能髣髴乎此者鮮矣 右真蹟

小字道德經 開元二十七年

右小字八分道德經不著書人名氏亦不知其所自來或云在明州其石今亡矣問今藏書之家皆云未常見也其字畫精妙見者多疑為明皇書而知非者以其集本有但題御注而不云御書也 右真蹟

唐人臨帖

右唐人所臨諸家法帖一卷其前數帖類真卿所書蓋其筆畫精勁他人未易臻此按唐書言褚無量嘗請以當時所藏奇書名畫命宰相以下跋尾而玄宗

不許此乃有宋璟等列名于後又頗多訛繆豈後人妄增加之也然要為可翫何必窮較其真偽今流俗所傳鍾王遺迹多不同然時時各有所得故雖小小轉寫失真不害為佳物由是悉取前後所得諸家法帖分入集錄蓋以資博覽云 右集本

小字法帖

此類皆法帖之類也

右小字法帖者近時有尚書郎譙師旦者以官法帖私自模刻于家為別本以行於世余因分以為類散入集錄諸祿而程邈衛夫人鍾繇王虞宋儋皆以小字為一類於此余嘗辨鍾繇賀捷表為非真而此帖

字畫筆法皆不同傳模不能不失本體以此真偽尤為難辨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右真蹟

又

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者竊取官法帖中數十帖別自刻石以遺人而傳寫字多轉失然亦時有可佳者因又擇其可錄者分為十餘卷以入集月聊為一時之翫尔其小字尤精故錄於此右集本

十八家法帖

右世傳十八帖者實二十五帖蓋書者十八家爾而流俗又自集本無此字有羲之十八帖然皆出於官法帖

也太宗皇帝時嘗遣使者天下購募前賢真蹟集以為法帖十卷鏤板而藏之每有大臣進登二府者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御書院往時禁中火災板被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爾故人間尤以官法帖為難得此十八家者蓋官法帖之尤精者也余得自薛公期云是家藏舊本頗真今世人所有皆轉相傳模者也右真蹟

雜法帖六

嚮於薛十三薛十三得法帖一部閱其第一久而始知復南朝諸帝筆法雖不同大率意思不遠眇然都不復

有豪氣但消婉若可佳耳

二

學書不必憊精疲神於筆硯多閱古人遺蹟求其用意所得宜多

二

羲獻世以書自名而筆法相去遠甚父子之間不同如此然皆有足喜也

四

吾有集古錄■千卷晚又得此法帖歸老之計足矣寓心於此其樂可涯嘉祐壬寅大雪攝事致齋閑

五

古今事異一時人語亦多不同傳模之際又多轉時有難識處惟當以意求之爾嘉祐七年大饗明堂致齋于中書東閣偶題

六

老年病目不能讀書又艱於執筆惟此與集古錄可以把玩而不欲屢閱者留為歸穎銷日之樂也蓋物維不足然後其樂無窮使其力至於勞則有時而歇尔然內樂猶有待於外物則退之所謂着山林與着城郭何異宜為有道者所笑也熙寧辛亥清心堂書

右見綿本別集二十三卷

懷州孔子廟記 後魏太和中誤寘于此

右宣尼廟記文辭事實皆不足采其書亦非佳獨其字畫多異故特錄之以備博覽 右見綿本拾遺

景福遺文

余在夷陵時得之民家見當時縣有驅使官衙直典然云米一作來不者莫詳其語嘉祐七年五月二十

六日 右見綿本別集二十三卷

浮槎寺八紀詩

右浮槎寺八紀詩者自云鴈門釋僧皎字廣明作集

無此字詩雖非工而所載事蹟皆圖經所無可以資博覽

浮槎山在今廬州慎縣其上有泉其味與無錫惠山水相上下而鴻漸茶經及張又新等水記皆不載嘉祐中李留後端愿守廬州以其水遺余因為之記其事余甚愛山泉而浮槎水特佳頗怪前世遺而不錄及得僧皎紀浮槎八事亦無之乃知物之晦顯有時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 右真蹟

福州永泰縣無名篆

右在福州永泰縣觀音院後山上世俗多傳以為僊篆太常博士黃孝立閩人也嘗為余言其山無名上

多頑石無復鐫刻之蹟如人以手指畫泥而成文
隨圓石之形環布之如車輪循環莫知其首尾又言
孝立嘗至廣州見南蕃人以夷法事天日夕焚香拜
金書字號爲天篆者正類此然不能曉也今人亦有
以道家之言譯之者曰勤道守三一中有不死術亦
莫知其是非也 右真蹟

又

右在福州永泰縣觀音院後山上太常博士黃孝立
閩人也爲余說曰山無名而甚高峻石皆頑無復鐫
刻之迹如人以手指畫泥而成文隨圓石之形環

布之又曰孝立嘗至廣州見南蕃人以夷法事天日
夕拜金書字圖號天篆者視其 與此篆正同然不
能考也今世人亦有以道家之言譯之者曰勤道守
三一中有不死術亦莫得而詳焉 右集本

謝仙火

右謝仙火字在今岳州華容縣廢玉真宮柱上倒書
而刻之不知何人書也傳云大中祥符中玉真宮爲
天火所焚惟留一柱有此字好事者遂模于石慶曆
中衡山女子號何僊姑者絕粒輕身人皆以爲僊也
有以此字問之者輒曰謝僊者雷部中鬼也夫婦皆

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世間後有聞其說者於道藏中檢之云實有謝僊名字主行火而餘說則無之由是益以僊姑為真僊矣近見衡州奏云僊姑死矣都無神異容有自衡來者云僊姑晚年羸瘦面皮黧黑第一衰媪也嚮時蘇州有一丐者卧道中相傳云是得僊者也自天聖中余已聞之後二十餘年尚在其人姓沈舉世皆傳為沈卧僊云卧而飲食不漏州縣吏屢使人監守或潛伺察之皆實卧而不起亦不漏遂相傳以為神既而亦以病死雖素信惑其事喜為之稱說者亦不云死時有異也斯二人者皆今

世人以為僊者如此故并載之 右集本

張龍公碑乾寧元年

右張龍公碑趙耕撰云君諱路斯穎上百社人也隋初明經登第景龍中為宣城令夫人關州石氏生九子公荒令歸每夕出自戌至丑歸常體冷且濕石氏異而詢之公曰吾龍也燕人鄭祥遠亦龍也騎白牛據吾池自謂鄭公池吾屢與戰未勝明日取決可令吾子挾弓矢射之繫鬚以青綃者鄭也絳子遂射中青綃鄭怒東北去投合肥西山山是也由是公與九子俱復為龍亦可謂

吾也

肥穴

亦嘗

以事至百社村過其祠下見其林樹陰蔚幼然
誠異物之所託歲時禱雨屢獲其應汝陰人尤以為
神也右集本

又

龍公之事怪哉余嘗以事至百社村過其祠下見其
林樹陰蔚池水窈然誠異物之所託歲時禱雨屢獲
其應汝陰人尤以為神也右真蹟

周伯著碑

右周伯著碑者在今宿州出於近歲蓋官部春夫開
汴渠於泥沙中掘得之其文字古怪而磨滅無首尾

了不可讀伯著不知為何人其僅可見者云渤海君
玄孫季景長子也其事蹟不可考文辭莫曉而字畫
不工徒以其古怪而錄之此誠好古之弊也治平元
年七月三十日書右真蹟

衛秀書梁思楚碑上元元年

秀筆工之善模者也其自謂集書信矣無足多取也
書譬君子皆學乎聖人而其所施為未必同也右集本

裴夫人誌天寶四年

右裴夫人誌辭翰瀟灑固多清思惜乎不見其名氏
石在長安之萬年矮槐文亦佳在亳州法相寺二者

皆後得故續附于此熙寧二年六月二十有八日青

州山齋書右見紳本拾遺

五代時人署字

右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子合一卷前人遺蹟往往因人家告身莊宅券契故後世傳之在此署字乃北京人家好事者類而模得之爾右集本

楊凝式題名李西臺詩附

右楊凝式題名并李西臺詩附自唐亡道喪四海困於兵戈及聖宋興天下復歸于治蓋百有五十餘年而五代之際有楊少師建隆以集本後稱李西臺二

人者筆法不同而書名皆為一時之絕故並錄于此右真蹟

徐鉉雙溪院記

右雙溪院記徐鉉書鉉與其弟鍇皆能八分小篆而筆法頗少力其在江南皆以文翰知名號二徐為學者所宗蓋五代干戈之亂儒學道喪而二君能自奮然為當時名臣而中國既苦於兵四方僭偽割裂皆徧迫擾攘不暇獨江南粗有文物而二君者優遊其間及宋興違命侯來朝二徐得為王臣中朝人士皆傾慕其風采蓋亦有以過人者故特錄其書爾若小

篆則與鉉同時有王文秉者其筆甚精勁然其人無足稱作二字所集本也治平元年上元日書右真蹟

王文秉小篆千字文紫陽石磬銘附

右小篆千字文者江南人王文秉書其後題云大唐唐中歲者建隆元年也偽唐李煜自周師取淮南畫江為界以稱臣遂削去年號奉周正朔然世宗特許其稱帝故文秉猶稱唐而不書年號直云庚申歲也文秉在江南篆書遠過徐鉉而鉉以文學名重當時文秉人罕知者學者皆云鉉筆雖未工而有字學一點一畫皆有法也文秉所書獨余集錄屢得之此本

得於太學楊南仲紫陽石磬銘者張獻撰亦文秉書也右集本

王文秉紫陽石磬銘

右紫陽石磬銘余獨錄於此而不附他書者文秉之書罕見於今也小篆自李陽冰後未見工者文秉江南人其字畫之精遠過徐鉉而中朝之士不知文秉但稱徐常侍者鉉以文章有重名於當時故也歲在辛酉晉天福六年李昇之昇元五年也五代干戈之際士之藝有至於斯者太平之世學者可不勉哉右見

編本拾遺

郭忠恕小字說文字源

右小字說文字源郭忠恕書忠恕者集本有五代漢周之際為湘陰

公從事及事皇朝其事見實錄頗竒怪世人但知小

篆而不知其楷法尤精然其楷字亦不見刻石者蓋

惟有此耳故尤可惜也五代干戈之際學校廢是謂

集本君子道消之時然猶有如忠恕者國家為國百

年天下無事儒學盛矣獨於字書忽廢幾於中絕今

求如忠恕小楷不可得也故余每與君謨歎息於此

也石在徐州集本無嘉祐八年十二月廿日書蹟

郭忠恕書陰符經

右陰符經郭忠恕書篆法自唐李陽冰後未有臻於斯者近時頗有學者曾未得其髣髴也實錄言忠恕死時甚怪豈亦異人乎其楷書尤精也嘉祐六年九月十五日宴後歇泊假閑覽因題右真蹟

太清石集本闕題名

余自至亳始得悉閱太清之碑其佳者皆集本已入

余集古錄矣乃知余之集錄所得多矣惟兩石闕題

名集本無未有今集本無續錄于此熙寧元年二月

十九日書右真蹟

太清東闕題名

熙寧元年二月十八日余率僚屬謁太清諸殿裴回
兩闕之下周視八檜之異窺九井禹步之竒酌其水
以烹茶而歸十九日書

右見綿
本拾遺

賽陽山文

太和九年誤寘于此

右跋尾者六人皆知名士也時余在翰林以孟饗致
齋唐書局中六人者相與飲弈歡然終日而去蓋一
時之盛集也明年夏鄰幾聖俞卒又九年而原甫長
文卒自嘉祐己亥至今熙寧辛亥一紀之間亡者四
存者三而擇之遭酷吏以罪廢景仁亦以言事得罪
獨余頑然蒙上保全貪冒寵榮不知休止然筋骸億

矣尚此勉強而交遊零落無復情悰其盛衰之際可
以悲夫是時同修書者七人今亡者五宋子京王景
彛呂縉叔劉仲更與聖俞也存者二余與次道尔次
道去年為知制誥亦以封還李定詞頭奪職因感夫
存亡今昔之可歎者遂并書之熙寧四年三月十五
日病告中書

右見綿
本拾遺

集古錄跋尾卷第十

瘞鶴銘

元第一

奇特

一作
放

黃庭經元百四十一

又元題作

又三日十一作三

又姓名一作已愛其字其一作愛此本無此余因

字較其其字無擇焉一作庭經無治平元年十月十

三日致齋東閣書十四有

遺教經元第百可愛二字上

小字道德經元第百九百二十一

唐人臨帖元第百八十七真卿二字上乃有一作然時

時三字一博覽六此治平有此本得於李丕緒少

小字法帖元第百九十七官法帖此本

又元第百三十七於此于此

八家法帖元第百二十四集以以無進登

雜法帖元第百

五時有二字上

則有時而厭五字一

懷州孔子廟記元第百二十五記碑一

景福遺文元第百求不一作

浮槎寺八紀詩元第百三十七紀浮槎八事一作紀事

無名篆元第百七環布之三字一

又此篆一篆字無

謝仙火元第六百傳云一作傳者云絕粒二字上一世間

人一作而餘其餘而死矣二字上一客有國嘉媪此一無

十一縣吏官一作實卧二字上一并載并字無治平元年

上元日書八字有此

張龍公碑元第五百周伯著碑元第七百渤碑作而錄而字無

梁思楚碑元第七百

裴夫人誌元第八百亦佳一作亦可佳亦

五代時人署字元第七百

楊漢武題名元第八百

雙溪院記元第九百皆能一無及宋其筆一其

小篆帛字文元第六百紫陽國書也一十三無此治平元

年四月九日書九有此

紫陽石磬銘元第六百

小字說文字源元第四百但知此下其字

郭忠恕書隸符經元第五百

太清西闕題名元第五百

太清東闕題名元第五百得罪此下二字有

賈陽山文元第五百

翰林學士吳奎知制誥劉敞祠部郎中集賢校理
江休復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祖無擇屯田員外
郎編修唐書梅堯臣嘉祐四年四月六日於編修
院同觀范鎮景仁後至後見真蹟題此
六人官職姓名

集古碑千卷每卷碑在前跋在後銜幅用公名印
其外標以緗紙束以縹帶題其幟曰某碑卷第幾
皆公親蹟至今猶有存者按公嘗自云四百餘篇
有跋今世所傳本是也其間如唐鄭權碑乃熙寧
辛亥歲跋又至明年正月方跋鄧艾碑李德裕山

居詩四月題前漢鴈足鐙銘後數月而公薨殆集
錄之絕筆也方崧卿哀聚真蹟刻板廬陵得二百
四十餘篇以校集本頗有異同疑真蹟一時所書
集本後或改定今於逐篇各注何本若異同不多
則以真蹟為主而以集本所改注其下或繁簡遼
絕則兩存之謂如後漢樊常侍碑真蹟作永壽四
年四月而集本改作二月訪得古碑二月為是至
於以始元為漢宣帝年號又稱後周大統十六年
唐大足二年之類乃公一時筆誤不敢有所更改
集古跋既刻成方得公子叔弼目錄二十卷具列

碑之歲月雖朝代僅差一二而紀年先後頗有倒
置已具注其下

書簡卷第一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四十四

與韓忠獻王

雜圭

慶曆二年

脩頓首再拜啓仲秋漸涼伏惟觀察太尉尊候動止
萬福脩至愚極陋不足以獻思慮於聰明至於脩記
以問起居則當大君子憂國之時又非宜輒以一作干
視聽是以書牘之禮曠絕一作逾年然而千里之外
威譽之聲日至京師如在耳目可以見作鎮方面懾
動羌戎撫循之間優有餘裕此脩不勝西首企望拳
拳之誠私自爲慰者也伏念脩材薄力弱不堪世用
徒能少此一字無以文字之樂爲事而國家久安於無爲

儒學之士莫知形容幸今剪除叛羌開拓西域紀功
耀德茲也爲時惟俟凱歌東來函馘獻廟執筆吮墨
作爲詩頌以述大賢之功業以揚聖宋之威靈雖曰
懦焉亦區區之鄙志也謹奉手啓咨問伏惟俯賜鑒
察謹啓八月日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歐陽脩啓上

又慶曆五年

某頓首啓冬序極寒不審資政諫議尊候動止何若
昨者偶趨府下過煩主禮自到郡踰月尚稽候問豈
勝愧悚某孤拙多累蒙朝廷保全之恩得此郡地僻
事簡飲食之物奉親頗便終日尸祿未知論報之方
用此不皇爾瞻望盛府數程之近時得通訊下執謹
因請緝人行附此以道萬一新歲甫邇伏乞爲國自
重下情禱詠之至

又同前

某頓首啓近因州吏詣府請緝曾拜狀急足至特辱
手書爲誨伏審履此凝寒台候萬福豈勝慰抃之誠
其此藏拙幸今歲淮甸大雪來春二麥有望若人不
爲盜而郡素無事何幸如之惟尸祿端居未能報國
此爲愧爾瞻望旌榮惟願爲國自重以副禱頌

又慶曆六年

某再拜啓山州窮絕比乏水泉昨夏秋之初偶得一
泉於州城之西南豐山之谷中水味甘冷因愛其山
勢回抱構小亭於泉側又理其傍爲教場時集州兵
弓手閱其習射以警饑年之盜間亦與郡官宴集于
其中方惜此幽致思得佳木美草植之忽辱寵示芍
藥十種豈勝欣荷山民雖陋亦喜遨遊州人春寒食見
服但於城上巡自此得與郡人共樂實出厚賜也愧
行便爲春遊

刻愧刻

又同前

某頓首啓季冬極寒伏惟某官尊體動止萬福某幸

守僻陋咫尺大府常闕脩問左右然幸尸祿奉親職
事日益簡少養拙自便遂成習性但時自警而已冬
深少雪氣候已春和伏惟爲國自重以副瞻頌之誠

又同前

某啓近急足還嘗略拜問歲暮晴和伏惟台候動止
萬福本州張推官欲造祭戟云舊出門下此人涖官
廉善謹守其職亦可自了恐不見多年要知本官行止
謹此拜聞

又慶曆八年

某頓首仲春下旬到郡領職踈簡之性久習安閑當

此孔道動須勉強但日詢故老去思之言遵範遺政
謹守而已其餘廨舍城池數世之利無復增修完小
小斯不敢廢壞爾今年蝗蝻稍稍生長二麥雖豐雨
損其半民間極不易猶賴盜賊不作伏恐要知齷齪
之才已難開展又值罷絕回易諸事裁損日憂不濟
此尤苦爾南北遠遠音信難頻輒此怵怵以煩視聽
慙慙慙慙

又皇祐元年

某頓首啓自去春初到維揚嘗因蔡中孚人行奉狀
自後區區不覺踰歲即日春暄不審尊候動止何似

某昨以目疾爲苦因少私便求得汝陰仲春初旬已
趨官所廣陵嘗得明公鎮撫民俗去思未遠幸遵遺
矩莫敢有踰獨平山堂占勝蜀岡江南諸山一目千
里以至大明井瓊花二亭此三者拾公之遺以繼盛
美爾大明井曰美泉亭汝陰西湖天下勝絕養愚自
便誠得其宜然尸祿苟安何以報國感愧感愧邊防
之事動繫安危伏惟經略之餘爲國自重

又皇祐二年

某頓首啓冬寒伏惟台候萬福脩前在穎曾一拜狀
尋以移守南都苦於當道頗闕修問徒切瞻思專使

枉道手書為賜佩服感慰何可勝言北俗蒙惠邊防
有條宜歸大用以及天下不勝禱望之至謹奉狀叙
謝

又 皇祐二年

脩啓辱示諭邊備有倫此已得之傳者久矣閱古事
蹟尤見大君子之用心動必有益于人也盛製記文
并孔子廟嶽廟等記並於杜公處竊覽已獲祕傳然
私怪明公見遺獨不見寄謂於庸鄙有所惜者何邪
見索亂道敢不勉彊苟得附方尺之木于梁棟間寓
名諸公之後為幸多矣所恨文字行公好屋爾前在

穎承示碑文甚多愧荷之懇已嘗附狀令者人至又
惠宋公碑二本事蹟辭翰可令人想慕張迪碑并八
關齋記此之所有聊答厚賜某惶恐

又 同前

某啓冬候凝寒伏惟某官尊體動止萬福十二日所
遣人至伏承賜書誨諭勤勤且榮且感嗣以近製石
本俾之拭目信所謂未有不求而得之者則前之干
請誠不為非也惶恐惶恐公之德業固已偉然於當
世矣而今又以文章筆札垂示不朽伏讀展玩之際
因思窮邊武俗耳目乍此矜耀其喧傳驚動宜如何

哉後世之見者想公爲人魁傑雄偉又宜如何哉說者謂天不以全美賦人某不信也某自夏入秋苦於親疾以故久不修問謹因人還附此爲謝伏惟幸察

又 皇祐三年

某頓首啓自夏迄今以老母卧疾營求醫藥加以京東盜賊縱橫朝廷督責甚急公私多故遂闕拜狀中間伏承陞職留任亦以無由馳賀但深悚仄而已專人至辱書爲賜具審爲朝自重日膺多福邊隅已熟恩信兵民已安衣食當還廟堂以副公議此非小子之私祝真切真切富公移蔡亦便親而請也恐却以

親疾難於移動未嘗求徐然此歲滿得筮亦其幸也
某再拜

又 皇祐四年

某叩頭泣血罪逆哀苦無所告訴特蒙台念遠賜誨言雖在哀迷實知感咽昨大禍蒼卒不知所歸遽來居穎苟存殘喘承賜恤問敢此勉述其諸孤苦不能具道秋序已冷伏冀順時爲國自重哀誠所望

又 至和元年

某啓伏蒙寵示閱古堂碑三本豈勝榮幸公之德業當施本朝耀青史而刻金石淹留邊郡問暇之餘尚

足以爲一方故事煥赫塞上竊顧小子亦得列于衆
作之間既足爲榮亦可愧也感悚感悚范公人之云
亡天下歎息昨其家以銘見責雖在哀苦義所難辭
然極難爲文也伏恐要知

又同前

某啓近范純仁寺丞見過得觀所製奏議集序豈勝
榮幸文正遺忠獲存於不朽亦勸善之道也某亦爲
其子迫令作神道碑不獲辭然惟范公道大材闕非
拙辭所能述富公墓刻直筆不隱所紀已詳而群賢
各有撰述實難措手於其間近自服除雖勉牽課有
不述一二今遠馳以干視聽惟公於文正契至深厚
出入同於盡瘁竊慮有紀述未詳及所差誤敢乞指
諭教之此繫國家天下公議故敢以請死罪死罪

又同前

某啓昨自居憂服除便得召乃敢離潁至都見日便
乞蒲同朝旨俾留遂領銓筦尋以引人事遽出同州
入辭之際恩旨又留且頒殘書旣而遂被茲命孤拙
多艱無所補報屢招論議常黷上聰寵祿難忝若何
爲效恐終碌碌以爲知己之羞久不拜狀出處多滯
故敢略序范公碑如所教悉已改正但候橋川檢得

希文奏議實在賊界恐知之某又上

又目前

脩啓昨自服除召還闕出處不定皆由蹇拙使然諒
惟悉察自忝此職嘗於遞附啓爲謝某衰病鬚鬢悉
白兩目昏花豈復更有榮進之望而天下責望過重
恨無所爲進不能補益朝廷退不能一作決去恐碌
碌遂爲庸人以貽知己之羞爾夙夜愧懼不知何以
見教願聞誨勸之言真切真切

師魯及其兄子漸皆以今年十二月葬某昨爲他作
墓誌事有不備知公爲作表甚詳使其不泯於後大

幸大幸范公表已依所教改正只是大順時檢得表
文當初奏議是在賊地中伏恐要知

又嘉祐元年

某頓首啓秋暑尚繁不審三司尚書等體動止何似
伏覩制書以天下之計資天下之才雖未足以施夔
稷一作之業致堯舜之道以興至治以副具瞻而天
災水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上有以寬旰食之憂下
有以救飢寒之急此縉紳之君子閭巷之愚民所以
聞命之日欣歡鼓舞而引首北望惟恐來朝之緩也
脩言不足信於人才不足用於世事有不得已而未

能引去徒與衆人同其喜慰伏計大旆即日在塗伏
惟爲國自重謹奉啓咨候不宣脩頓首再拜

又嘉祐三年

某頓首啓自明公進用雖愚拙有以竭其思慮效萬
一裨補之而久無一言甚可責也今竊見國子監直
講梅堯臣以文行知名以梅之名而公之樂善宜不
待某言固已知之久矣其人窮困于時亦不待某言
而可知也中外士大夫之議皆願公薦之館閣梅得
出公之門一美事也公之薦梅一美事也朝廷得此
舉一美事也某不敢以一言而讓三美故言之雖公

而不敢洩公賜擇焉惶恐惶恐

又嘉祐治平間

某啓兩日不奉宴言豈勝瞻系伏承台候稍爾愆和
不審晚來起居何似氣脉小小留滯微行必遂清康
旦夕拜見且此拜聞

又日前

某頓首啓數日不奉餘論竊承台候微傷風冷喜已
康和秋暑尚有殘歎更冀特加精攝無由咨候賓次
謹勒此馳啓上問過旬休必獲瞻奉茲不盡區區

又治平二年

某啓不奉顏色忽已經旬霜寒伏惟台候動履清福
竊承表啓累上聖意決不少疑量斯勢也似非辯說
可入莫且當勉屈高誼兼副中外人情否某衰病最
宜先去者尚此遲疑矧公繫國體重豈可輕議昔人
數好事難必成皆此類也旦夕瞻近姑此以道愚見
幸高明裁察也惶恐惶恐

又 治平元年

某啓晚來伏承台候萬福辱簡誨俾撰先令公直贊
前世文人喜為聖賢記述蓋欲自託以垂名矧盛德
清芬備載史牒但恐衰病久廢筆硯不能稱道萬一

當試勉強以應嘉命值夜草草

又 同前

某啓承教俾作魏國令公真贊屢日杼思不勝艱
訥蓋以鉅德難名非委曲莫究萬一而滯於簡拙遂至
窘窮實辱嘉命惟負慚恐勉自錄呈

又 治平二年

某啓某以松門薄祐少苦終鮮惟存二姪又喪其一
衰晚感痛情實難勝仰煩台慈特賜慰卹豈任哀感
之至酷暑復盛伏承台候萬福來日參假當奉言侍
謹且附此叙謝

又治平■年

某頓首啓不獲瞻奉忽復數日秋暑伏承台候萬福
某以餘毒所攻頸頰間又爲腫核第以不入咽喉比
前所苦差輕旦夕欲且勉出重頰台念特賜存問不
勝感愧區區謹奉此叙謝

又治平■年

某啓不獲瞻見等閑數日餘暑尚繁不審台候動履
何似竊承有外訃之戚方此炎熾伏冀節損悲悼爲
朝自愛無由馳謁門屏謹奉此陳慰

又治平■年

某啓至日不獲展慶不勝馳情伏惟履長納吉爲國
耆老永副中外之具瞻某所苦悉已平蓋得節假中
飽於將理尚煩憂恤手筆存問其爲感激併留面叙
人還粗布萬一

又治平■年

某啓日夕風凜伏喜台候萬福重辱手誨仰認意愛
之深某所以欲速出者蓋家居不遑安爾謹當更與
醫工審議昨亦有一劑乞更寬數日皆寂然所以尤
難安處或因方便特爲略言及豈勝大幸承諭曾見
與叔平簡拙疾更不復云惟乞不賜憂軫皇恐皇恐

又治平四年

某啓不侍台席忽復彌旬經節伏承動履清福杜門
俟命已上三表便值休假方欲旦夕馳布懇誠于左
右忽辱惠誨一作翰感慰兼深某去就之際不惟果於
自決而相知者皆勉以必去不疑亮公見愛素深意
必不殊也此來賴君相之明爲之辨別皎然明白中
外無所疑惑矣則某之引去不嫌稍速所推恩禮不
必過優使災難中遂逃禍咎而保安全於始終蒙德
不淺矣區區所欲述者此爾伏惟幸察

又治平三年

某啓早暮遂涼伏承台候萬福昨日辱以相臺園池
記爲貺俾得拭目辭翰之雄粲然如見衆製高下映
發之麗而樂然如與都人士女遊嬉於其間也榮幸
榮幸畫錦書刻精好但以衰退之文不稱爲慚而又
以得託名于後爲幸也衆篇一時盛事往往佳作咸
得珍藏豈勝感愧昨夕偶數客坐中不時布謝皇恐
皇恐謹奉此咨啓

又嘉祐八年誤寔此

某頓首啓板橋忽遽攀違忽復旬浹氣節遂爾寒凝
伏惟台候萬福龍旌即路幸此晴明然而跋履之勞

事務叢委竊計倍煩神用更乞爲朝自重以副傾依
下情區區

又 治平四年

某啓冬序始寒不審台候動止何似竊承懇請之堅
遂解機政處大位居成功古人之所難公保榮名被
殊寵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讒謗自止過於
周公速矣然而朝廷慮則元老遽去私自計則孤危
失恃此不能不惘然爾其他區區非筆墨所可旣惶
恐惶恐

又 同前

某啓自承遂解政機出鎮便郡尋奉拙記計已通呈
遽審殊命優禮悉已懇辭又當馳賀也某藏拙於此
幸亦優閑而衰病侵攻略無寧日歸心愈切然素計
亦稍有緒也竊計大旆非晚啓行無由瞻望寒中伏
冀爲國自重區區不宣

又 熙寧元年

某啓東州難得酒材郡醞不堪爲信惟羔羊新得法
造又以傷生不能多作然謂此一無其味尚可少薦樽
俎輕瀆台嚴惶恐惶恐

又 熙寧 年

其頓首嚮嘗以拙惡應命深愧唐突乃蒙不鄙以之
刻石得子履鉅筆錯之佳處因公勝迹託附之傳其
為榮幸多矣感惕感惕某近秋冬以來目病尤苦遂
不復近筆硯小詩亦不曾作心志蕭條但思歸爾承
諭臆腹多不調更乞節慎飲食酒能少戒尤佳其一
向不飲遂不復思無由少侍談席區區不布萬一

又熙寧二年

某啓專使至獲捧台翰伏承經寒動止萬福下情欣
慰某以病目艱於執筆稍闕拜問其為傾嚮之勤則
未始少怠也某幸東州歲豐事簡居已踰年已再削
乞壽陽蓋陳蔡勢難乞惟壽近賴亦便於歸計爾益
遠旌祭新春伏惟為國保重

又熙寧三年

某頓首啓近昨過鄆瞻望留都纔三四驛因假急足
拜問粗布區區不謂遠煩專介直走淮濱誨諭勤勤
仰認意愛兼審秋寒台候動止萬福下情豈勝感慰
脩過賴少留以足疾為苦不久勉之官守情悰索然
素志未遂其餘鄙冗莫道萬一惟乞為國自重以副
具瞻

又同前

某啓某去秋留頽月餘嘗因急足還府附狀自爾勉力病軀祇赴官所忽忽遂見窮臘即日凝凜伏惟鎮撫之餘台候動止萬福某昨蒙上恩察其實為病瘁得蔡如請土俗淳厚本自閑僻日生新事條目固繁然上下官吏畏罰趨賞不患不及而老病昏然不復敢措意於其間若郡縣平日常事則絕為稀少足以養拙偷安俟日而去爾甚幸甚幸荷公見愛之深欲知其如此爾歲暮雪寒伏乞為國加愛

又同前

某啓立朝雖久忝冒實多而未有卓然可稱於人者

蒙公愛念贈以嘉篇語重文雄過形褒借何以當克但祕藏榮感而已拙句唐突大匠出於勉強慙恐慙恐某自至蔡遂不曾作詩老年力盡兼亦憂畏頗多冀靜默以安退藏爾

又熙寧四年

某啓近嘗奉記粗布區區竊計已投几格專使忽至特枉親翰伏承經寒鎮撫之餘台候動履萬福豈勝感慰之極某衰病如昨老年憂畏旦暮未去間俛默苟偷如前書所述爾忽忽又見新春惟乞為國愛重以副中外瞻倚之望

又同前

某啓辱貺齋醞尤爲醇美第小邦鮮嘉客老病少歡
意不得如侍台席時豪飲之量爾可歎可歎近以序
傳拜呈塵浼聽覽蓋嚮在穎因欲遂留而當權者猜
忌聊以自解爾進退之間其難如此可懼也千萬保
重以慰勤企

又同前

某頓首再拜近急足還府奉狀粗布謝懇新正今節
限以官守無由一厠賀賓之列元龜柱石神明所相
百福來臻春氣尚寒伏惟爲朝愛帝上副眷倚下情

祝頌之至

又同前

某啓特承寵示歸榮等五篇刻石俾遂拭目豈勝榮
幸唐世勲德鉅公爲不少而雄文逸翰兼美獨擅孰
能臻於斯也某以朽病之餘事事衰退然猶不量力
不覺勉強者竊冀附託以爲榮爾見索拙惡不能藏
默謹以錄呈慙罪慙罪某又上

又同前

某啓向嘗輒以拙詩塵浼台聽尋蒙特賜寵和不惟
以慰寂寥而雄文大句固已警動人之耳目屬閑居

杜門難偶信便遂稽布謝豈勝感幸愧恐之至也因
王郎中詣府的便少道萬一

與富文忠公彦國 天聖明道間

某頓首白彦國自西歸於今已踰月無由一致書蓋
相別後患一大疽為苦久之不暇求西人行者然亦
時時有客自西來獨怪彦國了無一書又疑其人不
的於段氏僕夫來致幾道書此人最的宜有書又無
然後果可怪也始與足下相別時屢一作累累邀聖俞語
謂書者雖於交朋間不以疏數為厚薄然既不得羣
居相笑語盡心有此猶足以通相思知動靜是不可

忽苟不能具寸紙數行亦可易致則可頻致猶勝都
不致也當時相顧切切用要約如此謂今別後宜馬
朝西而書夕東也不意足下自執牛耳登壇先誦降
壇而吐之何邪平生與足下語思欲力行者事何限
此尺寸紙為俗累牽之不能勉強嚮所云云使僕何
望哉洛陽去京為僻遠孰與絳之去京師也今尚爾
至絳又可知矣自相別後非見聖俞無一可語者思
得足下一書不啻飢渴故不能不怵怵也秋暑差盛
千萬自愛

又嘉祐元年

某啓暑雨不審台候何似有蜀人蘇洵者文學之士也自云奔走德望思一見而無所求然洵遠人以謂某能取信於公者求為先容既不可却亦不忍欺輒以冒聞可否進退則在公命也

又嘉祐七年

某啓慰䟽已具如別春候暗冷不常不審孝履何似伏惟以時順變徇禮節哀上副人主之眷懷下為士民自重某自承乏東府忽已半歲碌碌無稱厚顏俯仰尚思一有論報而去然勉強庸拙不知所為苟終止若斯顧亦安能遲久不待彈劾當自為計也未知

尚有可教否無由瞻近豈勝下懷時事多端伊洛遇客相踵必有能道其大槩者其他委細亦非筆墨可殫也謹因遣人萬不布一某又拜

又嘉祐八年

某頓首啓近馳賀懇少布私誠伏承大旆已及近郊道路盛暑竊審台候萬福實慰區區瞻跂之勤朝廷新有大故時事多艱舊德元臣與國同體馳騎奔走不惟出處之節得宜與來者為法康時濟物愚智所同有望於馬首之來也餘如前書所述也旦夕當得瞻見顏色第因張師遠行不可無書謹奉手啓咨問

又同前

某啓忽承手誨以屢辭新命未得請俾有所開陳敢
不如教然愚竊以公自元宰還首西樞懇請而從則
恩典未見其過但公以避災為意思欲深自退抑此
與上待元老之意本不相為謀也亦竊見初一劄自
後更不降出上亦未嘗語及豈非事已決定無可商
量邪若德音有所詢當具道如所教也秋涼喜承台
候萬福謹奉此不宣

又 治平二年

某啓餘暑未祛伏承台候動履清福人至辱賜簡豈
勝感服自公在告為常制所拘不得時伸候見固以
為恨今者大旆當西不一造門下竊意不近人情兼
料諸公意必同此所以雖承誨勒未敢聞命也皇恐
皇恐人還謹此不宣

書簡卷第一

與韓忠獻王第一帖

尊候一尊體以問一候問

第九帖 曾一拜狀曾一嘗

第十五帖 拙辭拙一詢

第十九帖 自明公有三伏字上一

第二十二帖 尚此尚一尔

第二十五帖 仰煩特煩特賜一曲賜

第三十五帖 酒村作村疑

第四十二帖 不得不一復

書簡卷第二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五

與晏元獻公同叔慶曆七年

其啓孟春猶寒伏惟判府相公尊體動止萬福前急
足自府還伏蒙賜書爲報且承臨鎮之餘日有林湖
間燕之樂此乃大君子以道出處之方而元老明哲
所以爲國自重之意也幸甚幸甚有魏廣者好古守
道之士也其爲人外柔而內剛一作外柔內剛新以進士
及第爲滎陽主簿今因吏役至府下非有它求也一字
直以卑賤不能自達欲一趨門仞而已伏惟幸賜察
焉不備某再拜

又皇祐六年

某叩首孟春猶寒伏惟留守相公大學士勳止萬福
某罪逆不孝不自死滅猶存喘息自齒人曹近者輒
以哀誠具之號䟽台慈軫惻憐念孤窮亟遣府兵賜
以慰答有以見厚德載物無所不容求舊拾遺雖弊
不棄捧讀感涕不知自己內惟孤賤受賜有年豈獨
茲時乃爾忉怛蓋以感激臨紙發於其誠而不能止
也留務清閑伏惟上為邦家精調寢饍下情區區謹
因人還附以叙謝某再拜

與杜正獻公世昌慶曆五年

某頓首啓仲夏毒熱伏惟相公閣下尊候動止萬福
某蒙國厚恩任責尤重殆此暮歲曠無所聞不惟上
辜陶鈞實亦慚愧知己瞻望門館豈勝區區然自東
藩下車已累月而尚稽脩問左右之禮蓋其進不能
為朝廷辨邪正而使讒言勝於公議退亦何所述其
私焉用此彷徨非懈怠也伏以大臣出處自繫時事
惟望為國自重以享多福卑情不任禱頌懇切之至
謹奉啓起居伏惟幸察

又慶曆八年

某啓仲夏毒熱不審相公閣下尊體動止何如某昨

蒙恩自滌徒揚揚古名都嘗多鉅公臨治憶為進士
時從故胥公自南還舟次郡下遊里市中但見郡人
稱頌太守之政愛之如父母其時尚未登公之門然
始聞公之盛德矣因竊歎慕不已以為君子為政使
人愛之如此足矣然不知公以何道而能使人如此
又不知使已他日為之亦能使人如此否是時天聖
六年冬也去今幾二十年而幸得繼公為政於此以
償夙昔歎慕之心而其材薄力劣復何能為徒有志
爾相公道德材業著于天下一郡之政不足多述因
小生之幸遂以及之聊陳始末不覺言繁恐悚恐悚

拜見未由伏惟為國自生

又 皇祐元年

某啓孟秋猶熱伏惟致政相公閣下尊體動止萬福
昨者某以目疾為言自揚州求穎至此經時闕於奉
狀蓋以目疾一病無綜私門多故然其企望門館何
日而忘頃自去冬子美之逝賢人不幸天下所哀伏
計台慈倍深痛悼某年方四十有三而鬢鬚皆白眼
目昏暗慈母垂老羸病厭厭身世若斯國恩未報每
以自念慨然興嗟知過至深敢茲瑣碎皇恐皇恐秋
暑未退霖雨為災伏惟順時倍加保重卑情所望不

任區區謹奉啓起居

又同前

某頓首啓季冬極寒伏惟相公閣下尊候動止萬福
其幸得守官近郡當吐欲奔走候問起居而自秋以
來老母卧病郡既僻小絕無醫藥逮冬至之後方得
漸安由此踰月曠闕書啓之禮最爾小子蒙德有年
瞻望門墻何日而已伏願順時自重以迎遐福以隆
壽考卑情不任區區謹奉啓咨問

又皇祐四年

某啓前月初專於郡中借人拜問不謂至今不達必

以大水爲阻急足至伏喜秋來台候萬福得贊善書
承頰多故亦云微恙今必已平康諒煩台慮也寵示
寄君謨唱和詩并梅書豈勝珍荷梅君窮困晚遇真
知不爲否也其此苟活但葬事未有涯大事惟此固
難容易自秋來忽患腰脚醫者云脾元冷氣下攻遂
勉從教誨食肉古人三年不食鹽酪誠有愧也不孝
不孝延陵葬子孔子猶往觀之蓋君子於哀樂喜怒
必有可觀以爲人法也今世士人居喪不及處多風
俗久弊恬不爲怪心常患之不意自犯名教然存身
亦以奉後此蒙寵誨之意也荷見憂愛至深不覺言

多死罪死罪其上

與曾宣靖公明仲慶曆五年

某啓山郡僻寂習閑成懶凡於人事幾廢絕前者送起居院文字人回特沐手誨違別茲久伏承德履甚休可勝慰浣某居此雖僻陋然奉親尸祿優幸至多愚拙之心本貪報國招此取禍勢自當然禪補未有一分而緣某之故事起多端有損無益可爲媿歎今而冒寵名飽食自便何以爲顏也未期良會冬冷保重

與呂正獻公晦皇祐二年

某啓別後人還兩辱書暑中喜承寢味多福某十三日受命與孫公易地此月下旬當行劾官不憚宣力苟爲公家何所不可若區區應接人事以避往來之謗祇恐違其天性難久處也西湖宛然再來之計不難圖而與賢者共樂知其不可得也秋涼惟冀保重

又熙寧年

某啓某以衰病之質幸此優閑中性易習遂成懶墮嚮審召還禁林固與士大夫同其慶抃而久闕馳誠恃知之厚必不罪其踈慢也辱書重增感愧未涯瞻邇漸寒爲國自重

又熙寧三年

某啓養拙東州久自臧縮加之病苦廢事遂闕拜問
比者得請准西道出治下方俟及疆奉狀行次南郡
一作都遽辱賜教其爲感愧何可勝言仍審坐鎮之餘
勤履多福某衰晚之年蒙上信其實病不以避事爲
責而從其所欲恩出萬幸何感如之餘不復云皆留
面布

又熙寧五年

某啓晴陰不常不審動履何似前日四望一賞群芳
之盛已而遂雨古人謂四樂難并信矣十三日欲枉

軒騎顧訪蓋以草堂僅成幸一光飾之爾謹此咨
餘留面叙

又同前

某啓昨晚辱教答承齒疾尚未平若苦不敢勸酒莫
可略枉顧否蓋欲少接清論不主於酒食物亦令減
滋味也矧茲疾某亦嘗苦每蒙寬假也更此咨啓

與程文簡公天球皇祐二年

某啓哀誠迫塞不敢時通記問蒙存錄過厚荷知有
素不當煩述也賤累往來鎮下特承差人送至及勞
賜稠重祇以愧感佳釀拜惠甚頻增醜增醜衰病尺

尺未由號

一作見依戀依戀

又至和元年

某頓首啓依戀之懇略布具前大暑中特煩眷接累日連夕不見勸色私懷感著非一二所可陳舟行病酒累日不解府人屢還皆不能奉啓纔過長平遂苦大熱比及都下俗狀益勞瞻想清冥其可再得餘當續具咨目茲少叙依依不悉

又至和二年

蒙頒寄佳醞感愧非一京師日苦俗狀無復清思臨觴之樂未始有之思去歲留奉清歡不覺已暮年矣
御湖陳之甘棠思有所頌述以遺陳人爲他日故事以彰公之雅志不惟拙訥直以多事忽忽殊所不暇秋涼必償素願得次詩榜之末亦大幸矣

又同前

某啓昨得請淮西方作書乞舟謀出府下冀得一奉言色私懷喜幸何可勝言而改職未謝恩旨復留孤拙無庸於時何報進退遑遽莫知所爲重以屢煩朝聽未敢輕有所陳覲顏周行碌碌而已荷公愛顧非比他人出處之節不敢自默時事日新未知如何區區非紙墨所布也秋熱惟乞以時爲國自重

又同前

某啓忽忽久踈奉問近以被命出疆初緣持送御容須一學士同列五人皆以曾往遂不敢辭繼以虜中凶計義益難免然冒風霜衣皮毛附火食麪皆於目疾有損亦無如之何比者當馳問示諭柳湖嘉致誠願有所述以姓名附見爲榮北行馬上當得杼思偶祕書歸省顧治行計隨分牽率鄙懷不能盡萬一

又至和元年

某頓首伏承台誨欲使撰述先公神道碑豈勝愧恐某才識卑近豈足以鋪列世德之清芬然蒙顧有年義不得辭其如大懼不稱所使以辱執事是用進退惕然餘當詣節下受教舟船荷德無已

又同前

某啓辱賜問并錄到贈告屢煩台聽悚仄可知所要碑文今已牽課衰病無棕言無倫理不足以揚先烈愧汗而已某自病起益疲不能復舊豈遂衰邪碌碌處此思去未果但思明公柳湖春色不得陪俊騎爲恨爾大用猶稽時事多端思見舊德物論如此非諛也未間樽俎爲適亦有嘉趣臨紙區區不能盡惟冀爲國珍重

與孫威敏公元規 皇祐四年

其儼居西郊苟活無求於世號奉几筵而已諸事無
便不便也幸無恤祇如卜墓茫然未有涯然汲汲須
於明年了却其邇來目昏略辨黑白耳復加重恐知
之西行漸相遠哀苦中瞻望依依范杜二家之子不
歸京西此不足怪人事就易爾仕宦子孫多在北古
賢亦皆如此不以去就為輕重也某亦不忍以先妣
有歸子孫以遠不得時省墳墓也哀切哀切

又同前

某叩首急足自徐還辱書承以七月首塗大旆遂西

即日秋暑伏惟台候萬福昨日范公宅得書以埋銘
見託哀苦中無心緒作文字然范公之德之才豈易
稱述至於辨讒謗判忠邪上不損朝廷事體下不避
怨仇側目如此下筆抑又艱矣某平生孤拙荷范公
知獎最深適此哀迷別無展力將此文字是其職業
當勉力為之更須諸公共力商榷須要穩當承公許
作行狀甚善便將請謚議官文書有司據以為議大
是一重公據請早揮筆祇見行狀亦當牽率為之也
入對少留應當西邁殘暑千萬保攝時乞惠問以慰
孤窮

與蘇丞相子容 同前

某啓哀_言苟活奄及仲秋孤苦之心何以自處昨急足_言府嘗奉號䟽必達秋涼寢味如何昨聞入京今必歸府某此幸幼賤如常相見未涯嚮寒得愛因人奉此不次某再拜推官 學士執事 八月五日狀
昨大禍倉卒離南都來不記料錢券曆何在後來須繳納省中不知省中曾催否是王仲文手分託與問之

又同前

某啓近急脚子還嘗奉訊專人至辱書審秋寒以來體況佳福脩苟自存活諸况前書具之此不繁述職租極荷掛意前者為料錢曆子承封送王仲文等狀蓋當時作書誤寫本為添支曆尔更說與問看記得當時離南都時似繳納了恐未曾繳時須要見歸着也此中尋來並不見故也更為王渭州織紗如何亦告因書批及見解榜喜賢弟被薦歲杪多愛某再拜職田絲十二兩有公文却送還府

又 皇祐五年

某啓近累累辱書承夏熟幕中清勝某居此以來事緒累次書中應悉但卜葬心欲速了而事未有涯絕

無人相助又無弟姪可使者茫然中心未知所措吾弟替期應亦不遠公租極小事煩挂意悚悚苟圖存活所須至鮮然有不得已處也窮居危坐病目眊然無以度日又為一妹喪夫惻然無依居處相遠力未相及添此一重煩惱爾人還作書回謝事多未能子細思渴思渴

又

某啓晴色可佳必遂出城之行泥濘竊惟勞頓清明之約幸率唐公見過喫一椀不托爾餘無可以為禮也專此不宣

又

某啓雨晴便苦客多牽強攀和盛篇已不能如韻實愧於詩老也早來承見問所聞再三疑惑不審何事彼有所傳幸以為示也為客在門前守定寫簡不成悉之

又

某啓拙詩趣韻有梅一之業病無其工也早來許行香後見過何為復輟所欲示者何事來日能見顧否行香後乘涼枉駕作一盃飯奉待却有絕品茶數種可試若所說事不妨時幸就近約介甫同來為幸惟

以方上號請告不敢聚飲爾其他並無害批示其再拜

又 治平四年

某啓近嘗奉狀急足深并遞中併捧惠問所以慰誨存恤之甚厚兼審經暑動履多福乃誠瞻嚮欣感可量汴流駛激承使舟即日東下得與民吏奔走道左豈勝馳情謹先奉此攀迎伏惟幸察不宣

又 同前

某啓某以孤拙蒙上恩憐予之一州俾養衰朽又得在使部遂依公庇頓安危心豈勝天幸其至此已數月幸歲豐盜息民事亦稀蝗蝻不多隨時撲滅承齋船下汴首及弊封當得親受約束面布懇誠謹因迎迓人行姑此上問尊候不宣

余皇祐庚寅歲爲南都從事會樂安公來守留司以余乃昔所舉送進士待過特厚府中之務皆以見屬嘗謂余曰愛君至誠喜得共事故事事奉諉必不憚煩也又嘗親書余考牒曰才可適時識能慮遠珪璋粹美是爲邦國之珍文學純深當備朝廷之用又其所遺書簡往往指事詰難盡其底處余亦荷其知照於論議間纖悉無隱前後諸帖雖

秘藏之或為親識携去者多矣今聞公薨謝感舊
愴懷不能已已因索巾褚尚得數十命命工裝背
庶幾藏於久遠尔熙寧五年十月廿五日東陽郡
思堂丹揚蘇頌子容題

予在樂安幙府二年日接論議聞所未聞府事之
外則章奏書疏悉以見託至於私家細故亦多詢
其何如故其簡札丁寧委曲雖至親亦不過如此
自公之薨予每與親舊語言未嘗不及之抑其風
尚之可懷故彌久而不能忘也蘇頌子容題

與王文公介甫
嘉祐年

某再拜相別忽焉遂見新歲中間嘗一得附書其如
忽遽不盡鄙懷於今猶以為恨雖然遂使不忽遽區
區之懷亦不能盡也賢弟來得相見備審動止即日
春寒奉太夫人萬福喜慰無限賢者不能留之朝衰
病者不得放去皆失其分歸咎何所某自新春來目
益昏耳亦不聰大懼難久於筆硯平生所懷有所未
畢遂恐為庸人以死爾其他細故不足道惟奉親自
愛

嘉祐三年

某啓近託揚州附書必達自拜別無日不瞻企秋氣

稍涼伏惟尊候萬福毗陵名郡下車之始民其受賜
然及侍親爲道之樂日益無涯矣其怏怏于此素志
都違諸公特以外議爲畏勉相留古之君子去就乃
若是也呂惠卿學者罕能及更與切磨之無所不至
也因其行謹附此咨起居

又嘉祐元年

近得揚州書言介甫有平山詩尚未得見因信幸乞
爲示此地廣陵爲佳處得諸公錄於文字甚幸也
賢弟平甫秀才不及別書愚意同此前亦承惠詩多
感多感

與韓獻肅公子華 嘉祐六年

其啓多日思致問近見發遣使臣來請公用物呼渠
欲附書待之終不至遂以稽滯不審秋涼所履何似
其碌碌無所稱遂爲朋友之羞第以體難輕發當更
小忍慙尔君謨自南歸幡然一翁但喜其病渴且止
遂當安也仲儀頑健如故惟不能屢相見交游索漠
子華豈當久外何時來歸未間因風時枉數字猶足
以慰衰病之懷竊冒寵榮不知爲樂但覺其勞與負
愧尔茶三二種託賢弟致達勿罪少邊州早寒惟爲
時自愛 公儀云謝禮闈唱和已失二梅可歎可歎

與韓門下持國至和二年

承已受命未克馳賀蓋以治行徙居日併牽率也陰
雨體況佳否小詩幸同作以送介甫因出見過思仰
思仰其再拜十三日何時可入史院幸先示諭為望

與吳正獻公冲卿嘉祐六年

某啓奉別忽見新歲辱書承經寒動履休勝某以孤
拙之姿不求合世加以衰病心在江湖久矣此交親
所共亮之也茲者遽叨誤選實出意外任責已重而
無素蘊不敷何待見愛深者但可弔也不然何以教
之惶恐惶恐新春保愛以副瞻祝某再拜

又嘉祐八年

某啓公私多故久闕奉狀辱書承經者動履清和併
深慰戀近審將漕京西但欣按部過都當遂瞻見亦
承曾有章奏必難遂高懷莫且勉就否某自春涉夏
以小兒女多病不無憂撓加以待罪碌碌不知所為
情緒蕭索無復前日惟握子一笑庶幾尚慰衰殘豈
勝企望也未間盛暑為時自重人還草率為謝不宣

又同前

某啓公私多故稍闕致問自因山赴役事非素料每
見奏削足知勞慮也亦承邇來頗有倫緒諒非精敏

不能濟也某以衰朽謬膺器使當此多艱未知何以
免於罪戾也即此衰病之餘與兒婦輩各安恐知

又 治平四年

某啓遠達台席忽復更時秋暑尚繁不審動履何似
某向以孤危之迹當羣論凶湧之時獨賴至公過以
清議保全至此恩德可量赴職以來日享安逸茲爲
受賜不淺矣乃情傾嚮豈盼區區惟冀以時爲國自
重

又 熙寧四年

某啓感激之誠已具前幅示十七日受命行裝素具

適值久雨積水爲阻三五始遂東歸某此來恩數

出於望外然猶有松門合心恩澤上煩朝廷幸乞留

念一作意蓋他門不敢言恃以親契皇恐皇恐某又上

又 治平元年

某啓多故稍闕致問辱書感愧新正竊承動履休福
貴眷各安某與兒婦等幸如宜第苦殘衰齒牙搖脫
飲食艱難殊無情況爾京西忽已踰年承見諭謹當
誌在下懷也過年賓客書題空集日益區區修報草
率不以爲罪春和惟以時以俱愛

又 熙寧五年

某頓首啓某田野之人自一且屏縮而況機政方繁猶
蒙曲記其生日既之厚禮以佩眷意之篤感懼交并
某以衰病退藏人事或不公以勉力交親必賜寬恕謹
此以代布謝之萬一

又熙寧五年

竊承懇章屢上而中外瞻矚方切恐未能遽遂高懷
也近叔平自南都惠然見訪此事古人所重近世絕
稀始知風月屬閑人也呵呵日會老堂三篇方刻石
續納兒子在宅叨聒感愧感細

與吳正肅公長文嘉

某啓前日齋所却成叨聒累日宿齋不易承手教存
問雨勢不減去年弊居上漏下浸壓溺是憂更三數
日如此當須奔避皇皇不知何適為可居京師其況
如此奈何奈何承惠奇物遠來更要新如何可得也
呵呵感著感著人還謹此不宣

又同前

某再拜累日不瞻奉渴仰可勝酷暑中承氣體清適
某自初旬內嘗冒熱赴宿為暑毒所傷絕然飲不得
加以腹疾時時作遂在告數日前下膀子欲見以虛
羸未任遂復中止更三五日當出承手教存問感慰

感慰謹此奉謝

又目前

某啓在告累日不獲瞻見尤所企渴辱教承餘寒體氣清佳衰病極不自勝左臂疼痛繫衣措笏皆不得懇告諸公幾乎乞骸也何暇復顧外論如何我承見諭感仰感仰乍出事叢草草不悉

又嘉祐四年

某啓承奉祠齋宿喜體候清休某參假方三日左眼臉上生一瘡疼痛牽連右目不可忍旦夕未止又須在告屢廢職事豈得安穩諸公不諒未肯令罷奈何

奈何承惠佳篇甚釋病思和得納上目痛甚書不得勿訝

又目前

某病中聞得解府事如釋籠縛交朋聞之應亦為愚喜也請外又須更作一節般挈上下重以為勞數日卜居稍定遂得從公游矣拙詩取笑

又

此帖乃是嘉祐三年二月誤實此

某啓一兩日不奉見伏惟體候清佳孫明復春秋文字知在彼傳錄欲告借一兩冊或彼中已寫了者若或未寫到者皆得此中一二筆吏閑坐必不久滯某

逐赴班荆忽忽五七日不相見謹此不宣

又 目前

某啓昨日聖俞處見一篇又辱寵示其鋒豈易當也然自此極有工夫却歸人道上也呵呵云百司者尚未見報來不知的否某已有祕閣唐書便更無兼局亦情願臉瘡未愈未得奉見區區不悉

又 目前

某啓昨日奉見偶忘咨聞為親戚喬孝本避嫌當易局乞早與施行況武平郎君例甚近幸冀留念前時亂道數篇必已寵和專令咨請望付人也忙不詳悉

又 目前

某啓在告久不瞻顏采頰涼伏計德履康裕某病體得涼漸愈思欲朝參以奉三宴而假故須初三日方可出昨見新制京朝官不自下文字令審官舉行磨勘朝士唧唧皆為不便某亦思之有數節未便蓋為害甚廣然不知長文曾留否否始初莫與建議否欲有所陳未敢先此咨問幸田而見教

又 嘉祐六年

某啓自大旆東出忽復踰時春氣猶寒竊承動履清勝前約臨行少留會話終一不克遂至今為恨東土雨

雪不愆年豐俗阜爲郡之微亦想亦無涯某衰病日增
勉強碌碌卒無毫分以塞口責奈何前日賞花
釣魚獲侍清宴自景祐三年丁未逮今二十六年獲見盛
事獨恨長文不在爾嚮暑以暇惟以時自愛因風惠
問以慰瞻渴

又治平二年

某啓以公私多故久不奉
訊秋暑伏承孝履支福賢
郎來因得聞動靜粗慰瞻
止然而倚廬遠去城邑飲
食非便亦承臟腑不調諒
四蔬食所致某向居憂於
穎每每因食素生疾遂且
良肉然服除半歲猶未平

復此在典禮亦當從權前時傳侍講還朝尤病其本
羸色久之方復公奉侍茲穎尤當勉強間食少葷味
以養助真氣交舊奉祝惟此爲切餘不煩言也亦知
室居稍亦完緝嚮寒更輩節哀慎護以副瞻祝

又治平元年

某自春末家中疫疾深夏甫定遽此水災驚奔不暇
僅有餘生入今年來兩日昏甚也滯百端直以京師
饑疫復此水患上心憂勞正當竭力未敢請外其如
無所裨補其責愈深奈何奈何賜茶數餅表信然亦
不宜多飲也

又熙寧元年

某啓暑伏已深不審台候動履何似脩赴臈已旬餘幸歲豐盜賊衰息地僻人爭稀簡蹇拙之迹臨禍獲全荷德已多而又假以寬閑之處俾養衰病之餘其受賜亦不淺矣昨過潁尾盍十五六年不到矣而風氣之變物產益佳巨鱉鮮鰕肥魚香稻不異江湖之富故亳雖名郡而歸思下可過也固不待巢成而歛翼矣公方上副聖君眷委之重下爲善人良士所賴惟爲國自重以副區區不之旦某再拜

吳蘇丞相子容

中祐元年

誠如所諭甚善早來所聞是生開者河道云太淺却高如西面二尺已來更請子細看過或果如此即更須那工開令深峻方可行水仍云大抵近東河底漸高恐流水不快千萬且與掛意某兩日拖病來日方可到城外恐知之某白子容足下

又至和元年

某自去秋扶護南歸水陸往還四千餘里幸無風水之恐得遂安耐哀苦中獨力粗如私願其如水往陸還奔馳勞苦故自春多病僅有餘生中間承改秩召試帖職未遑爲賀亦以哀苦北門少見人便故也即

日供職奉親外氣體休佳某六月當勉從人事未知所向何方相見未可期企仰企仰因人不惜垂問此外珍重某又問 哀苦中承示啓事相知何必更如是未禫除稽於復謝諒可情恕也

又嘉祐七年

某啓中間辱書承為政外體履安和近又沫惠問適以合宮大禮前後事叢不時致謝第深感愧也穎城佳郡足以優賢然當舒發遠大則難久留也未聞湖園亦少資清興某衰病碌碌厚類已多有者即得引去矣未果談款初寒以時慎愛不宣某再拜 穎郡守

容學士足下十一月一日

與杜正獻公

慶曆七年
見英辭類藁

某頓首啓仲秋漸涼伏惟致政相公尊體起居萬福前者所遣人還伏蒙寵賜書答因得備問起居之節進退之宜私心喜幸何可勝道淮南歲旱飛蝗羣下來自淮泗至秋暑毒不解不審沿汴如何更望順時倍保尊重

又

慶曆七年
見英辭類藁

某頓首山僻少便闕於修問伏惟台候萬福進士曾輩者好古為文知道理不類鄉閭少年舉子所為近

年文稍與後後進中如此人者不過一二問下志樂
天下之英材如輩者進於門下宜不遺之恐未知其
實故敢以告伏惟矜察

書簡卷第二

與杜正獻公第一帖尊候尊一作體

第四帖當時欲欲字疑

與呂正獻公第二帖瞻邇瞻一作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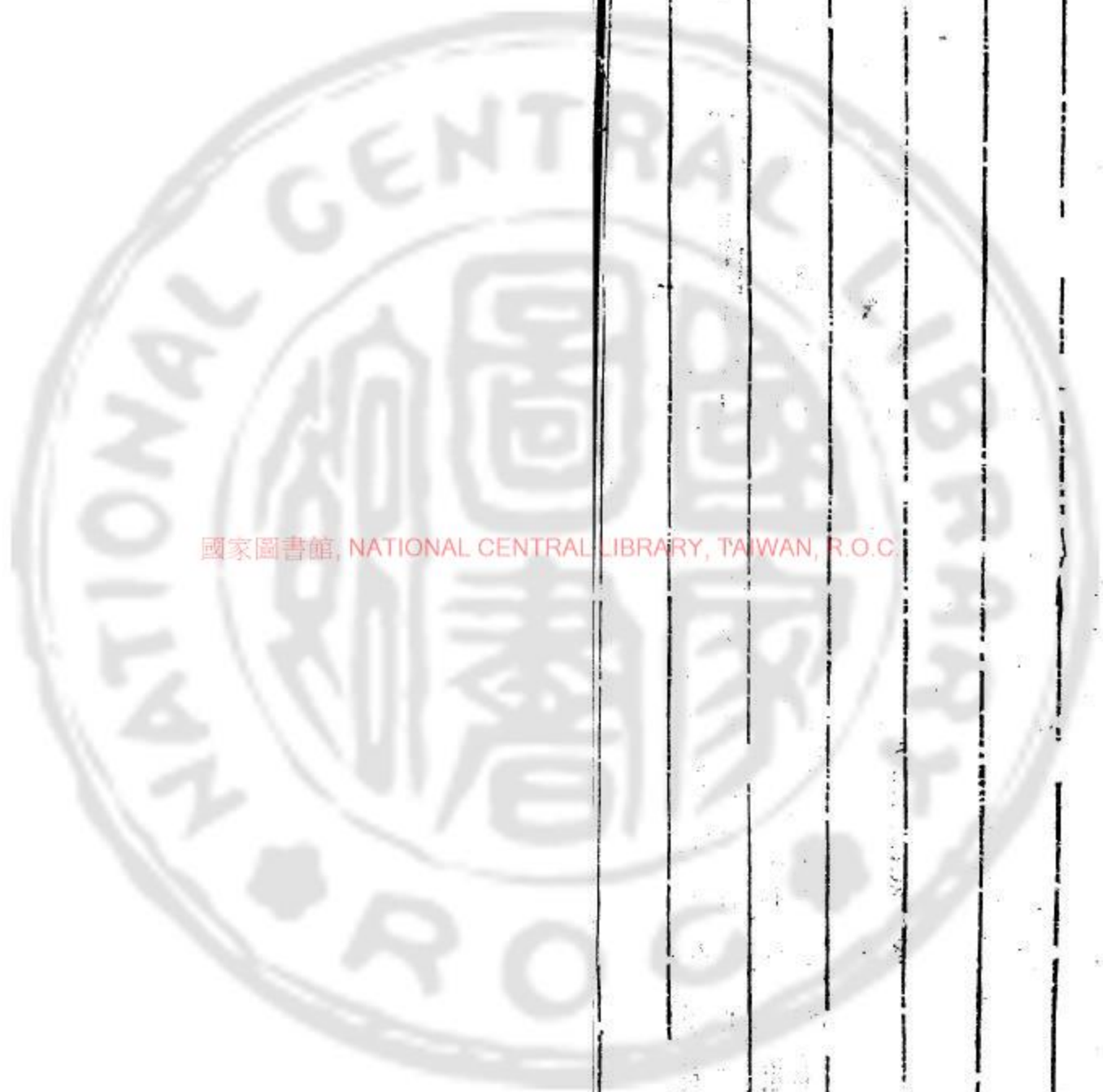
與曾宣靖公幾廢絕一作幾絕手誨一作手教事起多端一作

多事紛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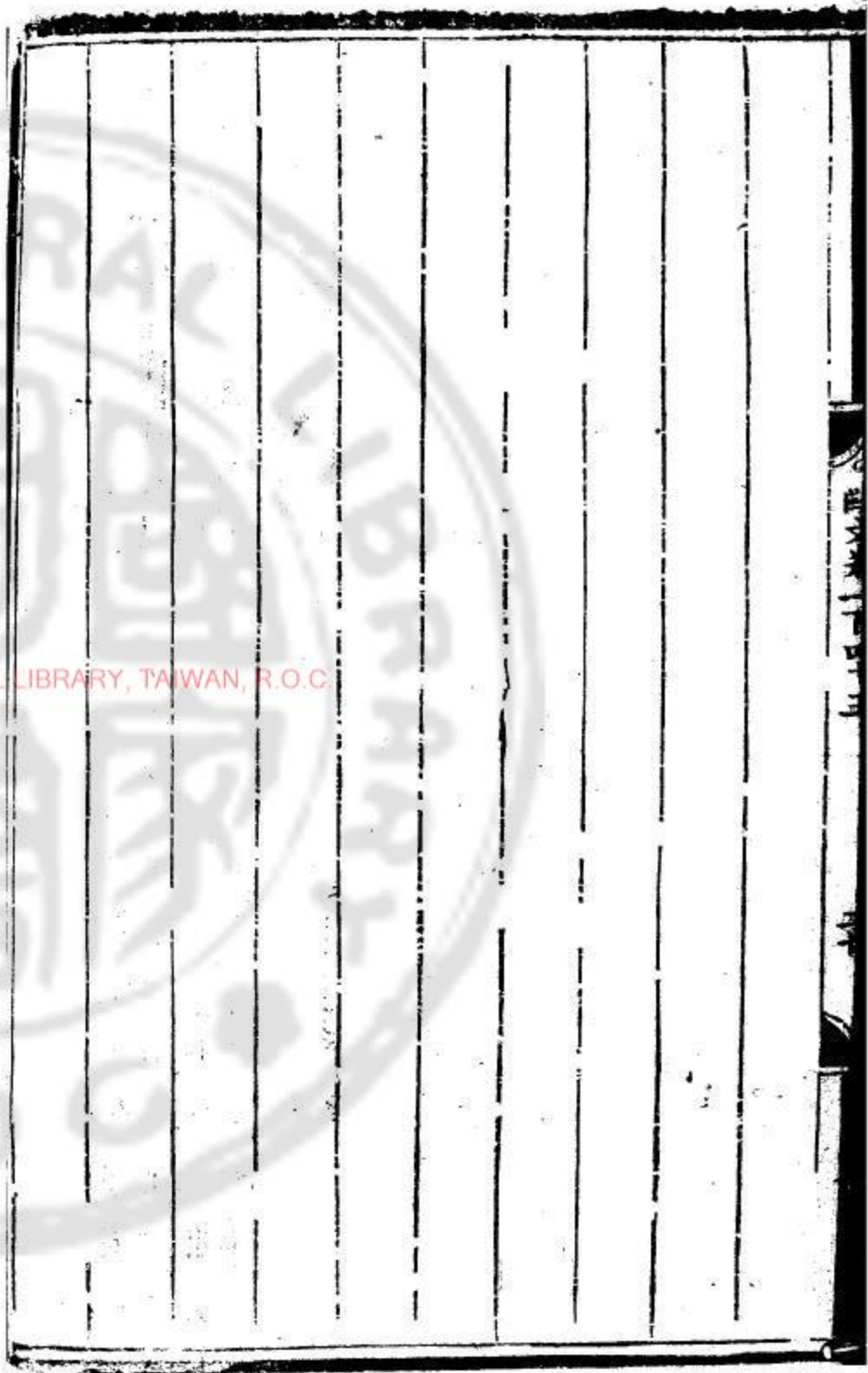
與蘇丞相第三帖思渴此下早請早請一作

六字下簿知不安來今應安也見且伸意帖後又有此

與王文公第一帖得相見三字作得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簡卷第三

歐陽文忠公集卷一百四十六

與趙康靖公叔平 至和三年

某啓辱教并高郵二書不勝感刻足以仰見仁人之心惻物垂憫之深也方欲專馳人土請時暑重煩揮翰來旦併伸面謝人還姑此

又至和三年七月

某啓累日阻拜見不審尊候何

不所滄倉皇

中般家來唐書局又爲皇城司所逐一家惶惶不知所之欲却且還舊居白日屋下夜間上棧子露宿人生之窮一至于此人馬隨多少借般賤累幸不阻

又嘉祐四年

某頓首啓初夏已熱不審動止何似鄆去京師不爲遠而叔平在外宜日走訊問候興居而動輒逾時雖云人事區區實亦可責也某昨衰病屢陳蒙恩許解府事雖江西之請未獲素心而疲憊得以少休豈勝感幸卜居城南粗亦自便自在府中數月以几按之勞凭損左臂積氣留滯疼痛不可忍命醫理之迄今未愈天府孰不爲之獨衰病者如此爾東平風物甚佳爲政之暇想多清趣更冀爲朝自重以俟嚴召遞中謹奉此有懇如別幅

焦千之秀才久相從篤行之士也昨來科場偶不曾入其人專心學古不習治生妻子寄食婦家遑遑無所之往時聞鄆學可居所資差厚可以託食而焦君以郡守貴侯難以屈迹今遇賢主人思欲往託竊計高明必亦聞此但恐鄆學難居今已有人爾若見今無人則焦君不止自託其於教導必有補益亦資爲政之一端也更在高明詳擇可否俟有寵報決其去就也謹於遞中布此懇

又同前

某啓久不奉狀乃以今夏暑毒非常歲之比壯者皆

苦不堪況早衰多病者可知自盛暑中忽得喘疾在
告數十日近方入趨而疾又作動輒伏枕情緒無怵
深思外補以遂初心而唐書不久終篇用是更少盤
桓侍祠既畢當即決去形容心志皆難勉強久焦秀
才事荷挂念方走淮南欲挈家而其婦翁作省判遂
被留連勢不能去然渠感愧非一也某久欲作書屬
病今猶居告自叔平兄去後子華作意以鮮歡

又同前

某啓近嘗奉狀秋雨早寒不審尊候似昨辱書言
郡封不安勞慮醫藥數日前聞果不起伏惟哀悼之

懷何以堪處無由陳慰徒用瞻仰叔平素喜浮圖之
說死生之際固已深達茲顧未能頓至無念諒用此
可以少寬哀苦之情爾交游無以爲言聊以此寒悲
奈何奈何更希爲國自重也謹於遞中附此

又嘉祐五年

某頓首啓伏承榮被制書入司天憲中外欣愜以謂
肅政綱以重朝廷於茲有望焉至於朋舊又喜來歸
獨不得親款宴言以爲恨爾竊計旌旆已及郊畿無
由瞻迎溽暑惟爲國自重

又熙寧二年

某拜拜自承榮遂挂冠之請日欲馳賀而病悴無堪
事多稽廢其如不勝欣慕瞻仰之誠也即日隆暑伏
惟台候動止康福竊惟宴間之樂大愜雅懷回視塵
瑣必深閔歎也某衰病日增尚此遷延為愧不淺然
亦不晚必能勉追高躅也瞻見未涯惟冀順時加重

又熙寧三年

某衰病退藏人事曠廢理無足怪然亦不承問不勝
傾馳屢得君貺書及見唱和新篇粗審動靜喜承台
候萬福嚮嘗辱許在顧雖日企佇乃出於乘輿不敢
坐邀然又思穎之請決在此春若得自乘一鹿車造

門永見亦未為晚未間春暖惟冀以時衛重

又熙寧四年

某啓自退居杜門人事幾絕養成踈慵稍闕拜問塗
中忽辱書頓慰岑寂兼審經寒尊候萬福某衰病如
昨日足尤苦殊不少損茲亦老年常態爾閑居之樂
無待於外而自足處多惟朋舊相從為難得自安道
得請南臺竊思二公物外得朋之樂不勝羨慕所承
寵諭春首命駕見訪此自山陰訪戴之後數百年間
未有此盛事一日公能發於乘輿遂振高風使衰病
翁因得附託垂名後世以繼前賢其幸其榮可勝道

哉在公勉強而成之爾餘具別紙

與馮章靖公當世 嘉祐三年

某頓首區區久闕致問中間辱書爲感何已冬寒伏
惟台候萬福某以衰病期一作得一小郡養拙三二
年間謀一歸老之地此願未獲遽被責以吏事精力
耗竭何止彊勉不出歲末春初當有江西之行矣薛
親幹敏河東風土民間事緒可以詢問得佐幕府甚
幸甚幸某爲目疾爲梗臨紙草率惟冀鎮撫外以時
爲國自重

又嘉祐四年

某啓自承移鎮合肥嘗一得奉狀其後區區更闕附
問不審酷暑以來尊候何以廬在淮南爲劇郡竊惟
下車布治之初當少煩條教旣而可樂之趣則有多
於他邦也伏惟視政之暇爲時自重佇俟來歸以慰
士大夫朋友之望

又嘉祐五年

某啓伏自移鎮肥上嘗一奉書忽已踰歲續雖之馳
問然瞻企之勤則未嘗懈也即日春寒不審尊候何
似某以衰病無堪自解秩天府於今一暮正以唐史
殘編爲累今幸成書不久進御遂當南去世事老來

益有可厭者矣自當世治肥然大率諸相知皆云不
得善某亦以地僻少有來使得詢動止朝廷公議與
交親私望皆願還歸未間向暖惟冀爲國自重

又同前

某啓昨自罷煩劇卜居城南少獲休息然猶此盤桓
未遂決去正以唐史將遂終篇然亦不過秋末時事
爾廬去京師不遠計可備聞難於紙筆具道也當世
據名藩優游文史自足爲樂其餘一付公議但朝多
賢士而獨在外與相知之私立欲公來歸之速爾某
衰病俱攻去心甚速諸公察其實然而未肯決然放
去柰何柰何原父雖歸子華作憲朋友益蕭索當世
尚壯及時讀書行樂此外稍隙時當得數奉問大熱
更冀自重

又同前

某啓自承移鎮金陵遂踈奉問經暑竊惟體履多福
江山之勝實足以資清興而賢者久居于外豈朝廷
之意哉朋友區區之私又可知也某衰病迫於歸計
唐史奏御遽陳危懇而未蒙聽允進無所補退不獲
志負愧周行不知所措一作處相見益無涯惟爲時自
愛以副瞻望

又同前

某啓自成書請外所陳哀切冀以危誠有以感動而
二三公過爲顧慮曲以見留在意實厚於計則非便
也柰何柰何本欲爲郡下客少溷主人復未可得然
使少遷延終當必償夙志也濟叔窮居得當世在鎮
必以慰意不久當應稍起此公議久所鬱鬱也前承
惠碑多佳者甚濟編錄感幸感幸聞金陵有數廳梁
陳碑及蔣山題名甚多境內所有幸爲博采以爲惠
實寡陋之益也病暑草率

又同前

某啓承惠寄碑刻旣博而精多所未見寡陋蒙益
私藏頗富矣中年早衰世好漸荒獨於茲物厥嗜
篤而俗尚乖殊每患不獲同好凡如所惠僅得二三
固已爲難而驟獲如是之多宜其如何爲喜幸也濟
叔公議猶屈乃吾徒之責未嘗少忘于懷而造物者
第與衆人同爲嗟歎而已豈賢人君子亨否有命殆
非人力能致邪雖然敢不竭力辱諭感愧承專
遣人至數召問其還期每云有故未歸遂且於郵中
附此俟渠行別當奉狀也

又嘉祐六年

某啓衰病碌碌無所稱徒負愧耻區區強顏人事廢
曠久闕致問但深瞻企昨承進寵經筵而尚留居外
未足以慰士大夫之望實非交游之私論也辱惠書
承經暑涉秋動履清安江山英勝聊助公餘之興未
嚴召間希爲國自重

與王副樞景彞 嘉祐五年

某啓自承軒騎歸止屬以多故未克祇謁暄和竊審
氣體清安適辱簡誨兼示鄭州書信等偶在院中定
題不時爲答深所感愧謹馳此爲謝幸加恕察不宣
某拜拜景彞舍人閣下八日

與王懿敏公仲儀 嘉祐二年

某啓數日之間併承寄惠蠅粟雖不得書亦喜辱候
萬福某居此如魚鳥之池籠歲律忽已邁盡衰病日
復侵攻交游多在外塊然處此情緒可知今日得蔡
大書言久病近方就安人生聚散憂患百端相見何
時況開年決求南去遂益爲胡越也惟以時自重臨
紙區區

又嘉祐三年

某啓稍不附問新春尚寒不審尊體何似歲月不覺
又添一歲日日益昏聽日益重其情悰則又可知嚮

者公解錢事知已息就今不息徒喧噪人耳何足恤也邊州無事誠爲可樂然俗吏亦不能也近來班著蕭條群賢在外皆當召歸而議者不及衰病思去又亦未得守常不變其弊乃爾其他時事不能悉具惟週年益區區但時與韓三吳大相從爾燈夕却在李端慤家爲會諸君皆奉思也數數附回州人書皆不親付常意不達今偶此人取書適在家湖柑閑寄數十篋去到彼得三四不損尚可表意若遂無可入口亦無如之何也不罪不罪因人幸時惠問

又嘉祐二年

某啓昨日自貢院出得所寄書伏承春暄氣體清福兼知深樂北土之善爲郡處處皆佳況此帥府雄盛邊鄙無事固足以優游也某昨被差入省便知不靜緣累舉科場極弊旣痛革之而上位不主權貴人家與浮薄子弟多一作爲在京師易爲搖動一旦喧然初不能過然所得頗當實材旣而稍稍遂定去冬求洪井未得便差主文今旣喧噪漸息遂復理前請期於必得也中年衰病尤甚自出試院痛不能飲人生聚散安能區區於此進無所補退又不能自遂荏苒歲月有甚了期其他非筆墨可述惟爲國自重因人時

枉問以慰無慘

又嘉祐三年

某啓自承有益都之命必謂來朝當得相見不意遂爾西行實增怏怏又聞闕遠却於沿路盤桓深欲奉狀以莫知旌旆所止不審即日春寒尊候如何計以仲春至鎮在路亦不久留成都風物非老者所宜仲儀雖爲同甲然心意壯銳諒可爲樂難以病夫忖度也諸賢在外者爲復來歸獨公遠去相見何時某非久於此者然素志未遂心徃形留因指使來辭得附書新春爲國自重

又嘉祐四年

某啓自去歲秋冬已來益多病加以目疾復左臂舉動不得三劑請洪諸公畏物議不敢放去意謂寧俾爾不便而無爲我累柰何柰何然且告他祇解府事必可得不過月十日且得作閑人爾少緩湯火煎熬有無限鄙懷不能具述薛婆老亦多病於錦繡無用祇是兒婦輩或恐有所要臨時奉煩爾土宜歸日惟好且當正如寬厚之說也呵呵酒絕喫不得聞仲儀日飲十數杯旣徒羨又不能奉信蜀中碑文雖古碑斷缺僅有字者皆打取來如今祇見此等物粗有心